WWW ROMANCEBOOK
紅色藍色茶色

WWW ROMANCEBOOK

浪漫文集

紅色藍色茶色

李學熙譯
柴田錬三郎著

希代書版

浪漫文集

④

紅色・藍色・茶色

柴田練三郎 著

李學熙 譯

浪漫文集① 灼灼的愛 (法) 莎岡著 李學熙譯 定價40元

法國浪漫派文學作家莎岡自「早安，憂鬱」一書享譽世界文壇（該書拍成電影名「玉樓春劫」）一直是寫作嚴謹，十餘年來僅寫了六部小說。莎岡以筆調細膩著稱，對現實社會的男女愛情做大膽露骨的描述，「灼灼的愛」是她的近作，可說和步入卅歲的莎岡同樣地成熟，對熱愛新派文學作品的讀者以及高級知識份子來說，卻是一部應讀的文藝佳作。

譯序

——在這芸芸衆生之中，每個人都有着一個什麼樣的希望和目的，並且爲着自己的希望和目的而生存，但眞能實現希望達成目的的，能有幾人？

這是作者假借書中一位孤獨而怪誕的畫家之口所發出的感嘆，也是全書結尾的一段話，想這就是作者所要表現的主題，這個主題與其說是消極的，毋寧說是積極的——實現人生的希望和目的，公算雖小，但不能因此失去追求理想的奮鬪勇氣。只有不折不撓的奮鬪，纔能迸發出生命的火花。人生本來就像攀登額非爾士峯，從古到今，能有幾人征服過它；站在它的巍巍峯巔之上的人，畢竟比長埋皚皚白雪之下的人少得多，但是長埋崩雪之下的失敗者，並無損一位探險者的光榮。

書中三位不同典型的現代女性，也抱着各自的希望和目的，在世界繁華都市的東京，開闢各自的前程，在作者的筆下，她們都有着如謎的身世，也都有着多彩的夢幻，但更多的是追求人生

理想的勇氣，「人生理想」是主觀的，書中女主角們各自所懷抱的人生理想——愛情至上、金錢至上、文學至上——熟是熟非，讀者無法爲她們做價值判斷，但追求理想的「勇氣」則是客觀的，我們毋寧看重她們的奮鬪勇氣。

書中有「最乾淨的髒話」的對話，有「最美麗的醜惡」的場面，也有「最嚴肅的滑稽」的情感表現，作者處理本書故事的情節，含有很濃厚的推理色彩。

本書作者柴田錬三郎先生歷任「日本讀書新聞」及「書評」等雜誌編輯，自一九五一年，以「耶穌的後裔」一書獲得日本文壇的榮冠「直木賞」（爲紀念日本小說家直木三十五而設之文學獎，設於一九三五年）之後，即竄紅文壇，其後復以「眠狂四郎無賴控」一書，一躍而爲日本最著名小說家之一。本書爲其後期力作。已發行二十五版。

李學熙

目次

一、週末午後同一時刻……七
二、銀色誘惑、桃色陷阱……一六
三、女人宿命今古皆然……四六
四、奇妙決鬥之後……六五
五、中年男子之言……八五
六、羅曼蒂克之夢……一〇五
七、女性演技也者……一二四
八、命運安排……一四五
九、人生如齒輪……一六五
十、明日黃花……一八六

十一、幸福知遲早？……二〇八
十二、女人以自己爲賭注……二二九
十三、晝夜之間……二四三
十四、愛與死之瞬間……二六五
十五、銀座繁華依舊……二八六

週末午後同一時刻

鹿子木修平從那張擺在寬敞（足有十五坪面積）畫室一角的舊床上睜開睡眼，瞧着掛在對面牆壁中央的鴿鐘。

這時鴿鐘指着十點二分。是鴿子探出頭來作了十個揖又縮回去之後。

——今天眞正一個倒霉的日子！

修平自言自語地說：

不管倒霉也罷，走運也罷，反正他是過的遊手好閒的生活。今天比昨天既沒有不同，明天比今天也沒有什麼兩樣，向來就是那麼一個勁兒。

他是個懶散、吊兒郎當、尖酸刻薄、而且自視過高的人，雖然識者和畫商之流，也還相當欣賞他這位洋畫家，但他却連自己所屬的「春秋會」畫展，也只是每隔三年左右參加一次而已。一年到頭只是在畫室裏睡大覺，要不然就是到外面蹓躂一番。

在他以往的生涯中，最勤奮的一段時間，是約在五年前，替窪紅文壇的河合正一的新聞小說畫插圖的時候，那時他每天搜索枯腸埋頭苦幹，整整畫了一年。

那篇連載的新聞小說非常轟動，有一半應該歸功於修平的生動的插圖。連載那篇小說的「每朝新聞」，後來雖然想讓修平再度和河合正一搭檔，但由於修平堅決拒絕，一直都沒有實現。

「不瞞你說，我是全日本最懶的人！」

這句話已經成了他推辭工作的口頭禪。

這位全日本最懶的人，只保持着一項習慣。

那就是醒來時刻的準確性。

一到十點正，就驀地睜開眼睛。

有時也會不知怎麼搞的早醒一分鐘，或遲醒一分鐘，很少會差上兩分鐘。

但是今天早上，居然遲醒了兩分鐘。

對修平來說，這是一個十分不痛快的早上。

事實上，他的生活並沒有緊張到這種地步，不要說遲了兩分鐘，就算遲上半點鐘，乃至於一點鐘，也破壞不了他一天的生活秩序。

他嘴裏啣着牙刷，走到院子，然後繞着院子溜上二十分鐘左右，算是一天的開始。

這棟房子，是在「東洋映畫攝影所」後面的那座保留着武藏野面貌的樹林中。

修平在那裏買下了將近兩百坪的土地，蓋起一棟連玄關都沒有的奇妙的房子。因爲他峻拒了地主要他在用地週圍築起圍牆，於是一座兩千坪左右的樹林，就整個成了他自己的院子似的。

回到畫室，喫下了早餐兼中餐的牛奶和吐司麵包之後，不是又躺回床上，就是出去蹓躂。

紙是不看的。

今天早上因爲遲醒了兩分鐘，影響了心情，總覺得坐臥不安。

「這——」

他自言自語地，搔着刺蝟般蓬亂着的花白的頭髮。

那頭花白的頭髮，使他看來像五十開外，但他纔四十五歲。直到現在還沒有結過一次婚，當然也沒有孩子。

這——該搞些什麼呢？

搞些什麼？沒有搞什麼的目的，腦子裏一片空白。修平從破椅站起，去到走廊。

右側是八個塌塌米大的日式房間，左側是四坪大的西式房間，爬上盡頭的樓梯，還有一個利用頂樓隔成的屋頂室。

這三個房間，都住了人，住的是三位年輕女郎。

修平站到掛在梯側壁板的黑板前面。

一早就外出而去的三個女人，各自在黑板上寫着本日的行動和回家的時刻。

修平可不是經營旅館。

約在一年前，由於熟人的央求，不得已把那間長年任由它空着的西式房間，租給了一個女人。例子一開，在三個月之內，連日式房間和屋頂室，也不得租了出去。

最初的房客，叫津森華江，她是「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的專門秘書。二十六歲，不愧爲一個典型的美女。

租下日式房間的第二位房客，是透過華江介紹的，她是「東京速記中心」的速記員，名叫守屋郁子。眼臉泡泡的，小嘴唇微微噘起，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她很容易上男人的當，而且不管怎樣上當受騙，也絲毫不會抱怨男人。

她和那位漂亮、高貴而又顯得非常任性的華江，眞是一個强烈的對比。

租下屋頂室的最後一位房客，是另外一位熟人所介紹。就像她更名改姓一樣，相貌和性格也起了變化。她畢業於「城南大學」的英文系。原是在那所大學的圖書館工作，可是一下子就野心勃勃，想在文壇上嶄紅，做個赫赫有名的女作家。那張從生下來就沒有擦過粉的臉，和她那不滿五尺的嬌小身材，配合得恰到好處。如果到了外國，外國人可能以爲她只有十三歲，全身上下找不出一點地方像一個二十二歲的女人。只是默然相對就够動人，要是嫣然一笑，任憑多麼道貌岸然的人，也終於會經不起誘惑而不禁咄牙咧嘴吧。

這——

在修平望着的黑板上，三人分別寫着下面的留言：

「逛銀座，七時返宅，華江。」

「約會。因看電影，十時後返。郁子。」

「傑作本日殺青，歸否未定，巴。」

修平摸摸下巴。

「哼！」

用鼻子噴出這麼一聲。

其實，修平在租房間給她們的時候，唯一的條件只是要求在這塊黑板上寫下當天的行動和返宅時刻，至於房租什麼的，就按各人的經濟能力，多少不拘，可謂通融之極，房租可以通融，只有這點子要求，必須讓她們不折不扣的執行。

修平這個人，該說是一個十足的怪人吧！

午後一時。

津森華江，在週末午後銀座靜靜的後街漫步，就像她寫在黑板上的。

她那秀麗的臉蛋兒和那五尺四寸的勻襯的身段，使得一些往來道上的男士，爲之駐足不前。

一位這麼漂亮的女人，又像沒有啥事地，獨自在街頭悠哉悠哉的漫步，該有多麼惹眼，起碼有人會想：這女人莫非以爲天下的男人可以任揀任挑，否則不會故意選在週末的午後，獨自無聊地漫步。這顯然是眼睛長在頭頂上，以前遇見的男人，沒有一個符合她的理想。

而怯懦的男人還會覺得：這麼漂亮的小妞，不會沒有愛人。

這些都是臆測。

一邊漫步一邊欣賞那些裝飾得美侖美奐的窗櫥，華江的心裏有着無比的滿足——一種現實性的滿足。

話得從頭說起——。

華江從四年前就悄悄玩起股票，到今天已經達到了百萬元的目標，那份喜悅，使得她不把男人擺在眼裏。

華江在秘書室裏如坐針氈，恨不得錶上的長短針馬上重叠在「十二」的羅馬字上，因爲她想一到正午，就衝出辦公室，飛奔到替她存放股票的「日丸證券」銀座營業所去。

「瞧妳這付焦急的樣子！」

忽然在身後有人對她說了這麼一句話。回頭一看，原來是常務董事月田五郎。只見他掛一付金邊眼鏡，鏡片下冷峻而細長的眼睛，瞇成一條縫。

這位纔四十歲，精明幹練的常董，是一位無懈可擊的英國紳士。這個有着一位當過「昭和商事」前任老社長的父親的人物，還沒有唸完慶應大學，就忙着到英國劍橋大學去留學，回國的時候，從頭到脚都是一付英國紳士派頭。

「是那一位幸運兒讓妳這麼焦急，想去會他吧？」

「不，沒有那……我可沒有什麼愛人。」

月田五郎一坐回自己的轉椅上，就問道：

「像妳這麼漂亮的女孩子，爲什麼還沒有戀愛？」

華江到這家「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當秘書，還只是三個月前的事。在這以前，她在銀座的「松竹百貨公司」當了五年的售貨員。當月田五郎爲了替妻子選購一隻祖母綠的戒指，而邂逅了她的時候，她還是剛剛調到貴金屬部不久。由於月田五郎發現了她，就把她挖去當秘書。

華江和常董爲私事交談，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恕難奉告。沒有碰到中意的對象嘛！」

「這就怪了，妳不是在『松竹百貨公司』做了五年嗎？在那段時間，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是呀！從來沒有。」

「是妳太漂亮，把大家給嚇跑了！」

「我倒覺得自己是個沒有人愛的女孩子。」

「妳有一種讓年輕的男孩子畏縮的高貴氣質。」

「沒有的事。我長得太高，別人誤會我在擺架子。」

「誘惑我一下吧？」

「……」

華江當然把它當作一句開玩笑的話。只是低下頭去打她的字。

「我等一會要開車到川奈去打高爾夫球，一齊走怎麼樣？有什麼條件，我全答應。」

華江聽不懂他所說的條件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指在川奈住旅館時另開房間呢？還是指絕對不碰自己一下呢？又或者是指的做他的黑市夫人，而供自己過豪奢的生活，隨自己愛怎麼豪華就怎麼豪華？

不管他指的是什麼，而他是第一流的商業鉅子，能受這樣的大亨所誘惑，對華江來說，沒有什麼好不愉快的。

但是，華江並沒有愚蠢到一被引誘就立刻唯唯諾諾滿口答應。

她還是默默地繼續打字，原因是她也非常懂得施展讓對方猴急的那種狡猾手段。一到正午，她就驀地站起：

「董事，我先失陪了。」

說完一鞠躬，也不等他說什麼，就溜出了秘書室。

她逕自去到設在「松竹百貨公司」裏面的「日丸證券」營業所。一問之下，自己的股票，果然如願以償地突破了百萬大關。

——今天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日子！

她喜不自勝地喃喃自語。

華江是把股票的運用大權，交給分行的職員，而自己只每月去聽一次報告。

——對！今天可以到「斯卡拉貝達」那個座位上去喝咖啡了。

華江再次這樣自言自語。

五年前，華江被自己的愛人五木雄一一腳踢掉，就是在那家座落林蔭道的高級喫茶店——「斯卡拉貝達」，那時她是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從那時起，她不但沒有再踏進過「斯卡拉貝達」，連咖啡都不碰一下。

她咒詛那位背叛了自己而去和老闆的第二個女兒結婚的拜金主義者五木雄一，這口怨氣，使她變成了一個重利的女人。

——每次存足一百萬元，就到「斯卡拉貝達」去，獨自靜靜地喝杯咖啡吧！

立下這個誓願的華江，終於達成了她首次的目的。

「斯卡拉貝達」，是一家意大利人經營的高級喫茶店。裝飾品不在話下，就連煙灰缸、湯匙都是專程從羅馬運來的。因爲這個緣故，顧客趨之若鶩。

推開門一脚跨進去的華江，環視店內，只見店內氣氛依然還是五年前的樣子。不論那一張枱子，都是青年男女相對而坐，幾乎讓她感到沒有男伴的窘促。

當華江發現那張留有自己傷心淚的枱子還空着時，微笑了。

從容地坐在舊時曾經坐過的椅子的華江，內心不勝感慨。

——想當時，本小姐身無分文，如今竟也有了一百萬了。

僕歐像隻影子走到近前，她向僕歐要了咖啡，又再次欣慰的獨笑。

……是華江喝完咖啡的時候。

忽然進來一位青年。他有着輪廓分明的臉龐，一看就知是混血兒，還只是廿歲左右吧。

只見他一雙眼睛滴溜溜地轉，然後視線一落在華江身上，就毫不猶豫地，大搖大擺地向她走過來。

「對不起。妳還在這兒坐嗎？」

「……？」

華江詫異地回看着他。

其他的座位並沒有全部客滿。

「如果還在這兒坐，想拜託妳一下，把這個——」

那位混血青年，笑容可掬地這樣說了，把掛在肩上的一隻藍手提包輕輕擺在桌上——那是世

界航空公司贈給旅行美國的旅客的——然後又繼續說道：

「暫時勞駕保管一下好嗎？只四、五分鐘就可以，我馬上就會回來……」

「……」

華江想不通這位混血青年冒冒失失地把東西交給一個素昧生平的人保管，到底安的什麼心，心裏有點納悶。但她並沒有當場拒絕他，這多半是由於他的態度表現還算明朗。

「這就拜託啦。」

青年留下這麼一句話，就一溜煙出去了。

但是……

不知道爲什麼，左等右等，都已經等了三十分鐘，也還不見那位青年的影子。

在同一時間——

守屋郁子在有樂町N會舘八樓豪華休息室的一角。

因爲她和自己的情人佐分利謙吉約好了下午一點鐘在那裏見面。

佐分利謙吉和華江一樣，也是在「昭和商事」工作，華江當專門秘書，而他則在會計課。郁

子和他，就是透過華江的介紹，由相識而相戀的。

初相識的時候，郁子並不很喜歡謙吉，因爲他不够瀟洒，身體又弱，而且說話時總是結結巴巴，盡談些無聊乏味的話題。

這和郁子悄悄在心裏描繪的白馬王子，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開始的時候，郁子總是三番兩次婉拒了謙吉的熱情洋溢的約會，但最近終於漸漸地被他那誠誠懇懇實實在在的態度所感動。

若說作爲結婚對象，謙吉的條件是無話可說的。他的父親雖然只是一家二流貿易公司的社長，但在商界也是有頭有臉的人。而且有一次，當謙吉把郁子領到他的下北澤的家時，那棟富麗堂皇的房子，在郁子的眼中是相當氣派的。光是那棟房子，就足够把出身貧苦家庭的郁子給嚇住了。

最主要的是：謙吉這位青年，從來就沒有在郁子面前眩耀過自己的家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府第，這就更使郁子傾心了。

郁子是在謙吉的書房，給了他第一吻。那次接吻，約莫吻了五分鐘之久。

從那天開始，郁子就覺得非謙吉莫嫁了。

週末下午必定約會的習慣，已經保持了半年。

然而——今天雖然也和往常一樣，照例約會，但和往常不同的是，郁子正做了重大的決定。

昨夜，郁子整夜沒有瞌上眼睛，思前想後，終於做了最後的決定：

——把一切都獻給謙吉吧！

這裏頭是有原因的。

是兩個星期前的週末——

郁子照例和謙吉在銀座約會、散步、看電影、吃宵夜。

當這對情侶正要走出餐館的時候，外面風狂雨驟。雨是從出了電影院的時候就愈下愈大的，而這時還刮起狂風，以致於眼前呈現淒迷的景象，連五公尺開外的地方都視而不見。

「我去叫部車子來。」

謙吉豎起雨衣的衣領，衝了出去。

過了十分鐘之久，謙吉還沒有回來。等着等着的時候，一個念頭閃過郁子的腦海；不知怎麼搞的，她不想回祖師谷大藏的樹林裏去了。覺得在這個風雨淒淒之夜應該進一步加深自己和謙吉的關係。

但是當她想到必須對房東和華江說出不回家的理由時，不由得一陣心悸——一陣强烈的心悸。

約莫過了二十分鐘，謙吉終於坐着一輛攔來的計程車來了。在見到謙吉的瞬間，郁子心裏再次瘋狂地吶喊着：

——我愛他！我愛他！

謙吉讓郁子上了車，在她的耳邊悄悄說道：

「我送妳回去！……已經說好了多給三倍車錢。」

郁子微慍地凝視着潑剌剌地吹送過來的風雨，喃喃說道：

「……今天晚上，不想回去了。」

「嗯——？」

謙吉似乎沒有把話聽清楚，楞楞地湊前審視着她的臉。

「不想回去了。」

郁子再次說道，說時羞臊地把臉轉向一邊。

謙吉在這一瞬間，臉上的表情，頓時僵住了。呆呆地凝視着郁子的側臉。

他的視線，使郁子感到熱辣辣的。

「眞的可以不回去？」

謙吉用尖銳的聲音叮問。

「嗯——」

郁子點點頭：

「那麼……找個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去——住宿吧！」

謙吉這樣結結巴巴地說着的時候，計程車司機粗暴地問道：

「這麼說，不要去祖師谷囉？」

「對…對…是……錢還是照說好了的給！」

謙吉這麼一說，計程車司機馬上就換了一付態度，說道：

「既然這樣，我就載你們找家可以安心住宿的旅館吧！」

車子轉了一個方向，穿過「茶之水」，向着「本鄉」駛去。

「我們先說好！住旅館可以，只能接吻，打歪主意可不行，絕對不行！」

郁子畢竟還是膽怯不安，這樣悄悄地說。

「依妳！」

謙吉答應了她。用力握緊她的手。

車子在湯島的高台的一家小旅館前面停了下來。

這對隨着女侍應生進到旅館房間的情侶，隨後就老老實實地，隔着一張桌几，相對端坐着。

「請一起去洗澡吧——」

女侍應生這麼一請，郁子頓時覺得全身的血往臉上升。

「我先去洗。」

謙吉緩和了郁子的緊張之後，起身離去。

郁子看着女侍應生熟練地舖着寢具，彷彿眼前的那些寢具，全是些可怕的東西。而女侍應生又只舖了一個地舖。

隨後她就看見謙吉裹着浴衣出來。

「洗澡間非常乾淨，去洗個澡吧！」

謙吉這樣催着她，於是她就下樓到樓下的浴室去。

當她白皙的胴體浸進浴缸的時候，她對自己發誓：

——今天晚上必須守住最後一道防線！

接着，她在想：

——如果他能依着我，只是接吻，表示他有耐心，他的愛情是眞實的！

郁子眞是做了一次最胡鬧的賭博。

和謙吉同樣地，裹着浴衣回到房間的郁子，突然發現謙吉已經先睡了，看見他，心裏慌得緊，連忙把臉撇開。

整個房間，只有一盞枱燈亮着，光線非常幽暗。

郁子索性把枱燈也關掉了。……彼此在無言中緊緊的擁抱，同時開始長吻。

有生以來首次和男人擁臥在一張床上的郁子，對這種單調的行爲不知疲倦。

兩小時、三小時、四小時……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溜走。

謙吉多次無法控制男性本能的衝動，想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但每次都被郁子嚴峻地拒絕了。

謙吉並不知道這種拒絕不一定是絕對性的。

天亮了。

這一夜的事，郁子沒有向任何人提起，只是昨天偶然到屋頂室去串門子的時，說着說着就剎不住車。

「如果和男人住旅館，只准他 Kiss，那個男人會怎麼樣？」

她好像問的是別人的事。

巴聽她這樣問就答道：

「那個男人從第二天開始，就會像傻瓜一樣，一天到晚癡癡地想着她，這是叫男人着迷最高明的一手。」

郁子在第二個週末再見到謙吉時，看見他那付楞頭楞腦的樣子，再想想巴的話，就不禁在想：

——莫非他丟開公司的事不管，一天到晚只是對我癡思夢想？

——如果爲了我，犯下重大過失，讓他被公司給開除了，那可糟了！

郁子越想越感不安。

於是，她終於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反正已經決定結婚，就讓他早一點偷嘗禁果，又有何妨！

郁子沒有再次考慮到這是一個多麼輕率的決定，就這樣盼候着謙吉。

仍然是同一時間——

番巴盤踞在城南大學圖書館地下資料室一角的桌子上，藉着幽暗的光線，振筆疾書。着迷地寫作的神態，就像有神靈附體似的。

除了時而點燃一支煙，刁在嘴裏，手上的鋼筆，從來沒有停過，大有「倚馬可待」的速度，就是字跡可怕的撩草。

很快地；

「好傢伙！終於脫稿了！」

她這樣叫着，驀地從座位站起，手裏捧着八十九張稿紙，作祈禱狀。

「上帝！讓這篇傑作在『文藝界』、『新流』、或『文學春秋』隨便那一本雜誌刊載出來吧！」

祈禱之後，坐回椅子上，深深地抒了一口長氣。

這篇小說到脫稿爲止，大約化了番巴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以前，番巴也曾經寫過五、六個短篇，但她從來沒有向任何雜誌投稿，也沒有參加過有獎徵文。

只有這篇作品不同，從動筆寫的時間開始，就充滿了自信，一心要讓它變成鉛字。

番巴從中學一年級開始就小有名氣，週邊的人都把她當作小小的女作家，刮目相看。這樣一來，不但性格大變，就連很多行動，也變得非常怪誕，讓大家爲她捏一把汗，最後居然留下兩次自殺未遂的紀錄。

番巴本身一點也不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麼奇異之處。不但不覺得奇異，還自信自己的行爲是合乎自然的；因爲一切不違反本心的行動，都是自然的。

「該投到那裏去呢？」

番巴抱着手，喃喃自語。

「文藝界」？「新流」？「文學春秋」？

這三種雜誌，都是第一流出版社所出版的文藝雜誌，讓她感到難於抉擇。

於是她把三種雜誌的名稱，在稿紙上寫成三角形的三個點，然後把鋼筆立在中央。

鋼筆終於倒在「文藝界」。

「好，就這樣決定！」

幾分鐘之後，番巴走出那所建在山崗上的大學，沿着山坡道，昂揚地進城而去。

銀色誘惑、桃色陷阱

——這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津森華江坐在「斯卡拉貝達」靠窗的座位上，漸漸焦急不安起來。

她後悔自己實在疏忽大意，居然讓一位素不相識的青年略示親切，就替他保管手提包。而他所表現的熱絡勁，就像前天和昨天都曾經見過面似的。

那位青年丟下手提包就走，到底是何居心？不就心對方把它拿走嗎？如果有寄存的必要，爲什麼不交給店方？

認錯人了？原先約好和另外一個女人在這張枱子見面，而錯把自己當作那個女人？又或者是……。

華江想到這裡，不禁有點害怕起來。

她彷彿覺得那隻手提包裡裝的是炸藥，那是準備拿去扔給內閣總理之類的要人的，因爲外頭風聲緊，就倉惶逃進店裡，把它塞給一個不認識的女人……。

萬一眞是那樣，這禍可就惹大了。

華江再也沉不着氣了。

她把僕歐叫過來，對他說道：

「剛才到我這裡來的那個人……好像是混血兒是嗎？」

「是的。」

僕歐稍爲思索一下，點點頭。

「他常到這裡來？」

「不，是第一次。」

「哦——」

華江愈來愈不是滋味。

當她正準備起身離座，想把它轉交給店裡保管的時候，店裡的一位女出納員，向她走過來。

「請問……替一位先生保管手提包的，敢情就是您吧？」

「嗯，就是這個手提包。」

「託您保管的那位先生，剛才來過電話，他要我來告訴妳，勞您駕到東銀座松板屋後面東洋大厦二樓去一趟，聽說那裡的二樓有一家美容院，請您把手提包帶到那兒去……」。

——簡直是得寸進尺，瞧不起人！

華江心裡好氣。

——彼此素昧生平，居然隨便支使，這是一個多麼不要臉的傢伙。

那位女出納員，看見華江扳着臉在生悶氣，斜着眼睛看着前後左右，壓低了聲音說道：

「他說會重重的謝您。」

華江聽女出納員這麼一說，就覺得不能把這個手提包轉交給店方保管了。

她拾起手提包，走出「斯卡拉貝達」，逕往東銀座而去。

手提包相當重，它的重量，逐漸引起了華江的好奇心。當她出了大街，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好奇。

——只打開來看一下吧！

她這樣想着。

如果裡面裝的是炸藥之類的危險物品，必須把目的地改向警察局。

華江和普通職業女性不同，她是凡事很有決心的女人。否則，她不會在五年之間，積蓄了一百萬元之多。

進到松板屋的華江，先乘電梯到屋頂，在一個角落裡，選了一張長凳坐下，然後把手提包擺在膝上去拉拉鍊，因爲沒有上鎖，很容易就拉開了，一看之下，不禁驚叫起來。

裡面裝滿了一疊疊的萬元大鈔。

華江本能地拉上拉鍊，然後慌張地回頭看看，再左右瞧瞧，生怕有誰發現了這個秘密。

看見那麼多的鈔票，她的一顆心跳得厲害。

——這該有多少？

身爲專門秘書的華江，常常到銀行領取鉅款，一百萬元一捆的鈔票有多厚，她非常清楚。

她只瞄上那麼一眼，就能瞄着一個大概。裡面裝的，少說也有兩千萬。

——把兩千萬隨隨便便交給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保管！

這種事情對誰說，誰也不會相信的。這是做白日夢或發生奇蹟纔會有的事。

這雖然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現實，但華江不敢相信這是一個現實。

那一定是誰玩的惡作劇，故意裝些假鈔票，讓我空歡喜，空緊張一場吧。

華江忍不住再拉開拉鍊求證一下。

沒有錯！那些重疊起來的萬元大鈔，一點也假不了。

她再次把拉鍊拉上，有好一會，茫然地眺望着充滿着早春陽光的東京上空。

由於置身在這太過奇異，太過可怕的現實中，年輕的華江，有着無比的惶惑。

人是一種奇異的動物，在本能上，一旦到手的東西，就不想失去，何況華江還是一個重視金錢的女人。

如果就這樣老老實實地，把這個手提包送到銀座美容院去，那兩千萬元就要永遠離開自己的手了。雖然那是應該的，但華江覺得那樣太短促了，總有一點被作弄的感覺。手裡抱着兩千萬，只瞧那麼一眼，就得拱手讓人，豈不殘酷！

對方既然用了强人所難的託管方式，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像他一樣厚着臉皮，等他來取時才給他不是很好嗎？

——把這麼大的一筆款項，交給不認識的人保管，就是一項絕大的錯誤！

華江在氣惱之餘，不禁在心裡這樣嘀咕着。

當她在心裡這樣嘀咕着的時，彷彿在什麼地方有人正虎視耽耽地瞧着自己，不覺有點戰慄，連忙站起來。

松板屋後面的東洋大厦，是一座非常陰暗的建築。階梯幽暗不說，還發出一種令人作嘔的臭味。

華江爬了一半樓梯，忽然躊躇起來。原因是她的腦海掠過一個念頭：萬一爲了送這個手提包，連自己也捲進一個什麼樣的重大犯罪案件，如何是好。

——是否折回「斯卡拉貝達」，把它交給那位女出納保管呢？

她這樣盤算着。

就在這時，二樓傳來一陣和這棟建築物很不調和的音樂。那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

華江聽着聽着就改變了主意，繼續爬上樓梯。

交響樂從崁着「銀座美容院」金字的門扉盪出來。

華江推開那扇門。

那是充滿傷感的樂聲，電唱機開到了最大限度。

但是裡面絲毫沒有美容院那種華麗的氣氛。換句話說，和美容院的名稱一點也不相稱。

壁上掛了五、六幅不知其所以然的抽象畫。五坪上下的樓面，只擺了三張用竹子編成的扶手椅，靠北面牆壁擺着的一架落地電唱機，算是裡面唯一豪華的傢俱。

其中一把扶手椅，坐着一個漢子，嘴裡叼着海泡石的煙斗。光頭、挺鼻，是他的特徵，服裝是深黑色的。

他雖然對進來的華江瞥了一眼，但隨即佯作不知，只聚精會神他聽他的交響曲。

「我……有人託我……這個——」

當她這樣期期艾艾地說着，把手提包交出來的時候，那漢子擺擺光腦袋，手指對面的沙發。意思是說：等我聽完這支交響樂！

華江無奈只好依着他，走到他所指定的地方坐下。

那支交響曲，足足繼續了三十分鐘以上，才全部奏完。

那漢子從嘴裡取下煙斗。說道：

「這架電唱機，是一個從俄國亡命到德國的俄國皇帝的後裔所造的，全世界只此一架。」

對於一位生客不作寒喧，而用這種眩耀方式作爲開場白！此人到底是何許人？

「有人託我把這個帶到這裡來交給他……」

華江極力保持鎮靜，把手提包擺在桌上。

「誰？」

「不知道。」

「不知道？」

「是這樣的，我一個人在喫茶店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陌生人叫我替他保管。……等了三十多分鐘之後，來了一個電話，要我送到這兒來……」

「哼，是什麼人託妳保管的？」

「好像是一個混血兒，很年輕，大概只有二十歲左右……」

「這就怪了……那樣的小伙子，我還眞不知道！」

那漢子歪着頰子在揣摹。

華江愈來愈覺得自己可能中了邪。

這個漢子居然不知道送手提包來的事，到底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如果這個人毫不知情，我大可把這個手提包拎回去。

「那麼說，您是一點都不知道？」

「不知道！」

「這就奇怪了！」

「奇怪！」

「我想他一定是把地址說錯了！」

「這也可能。」

那漢子在一應一和的時候，那雙眼睛一直盯着華江的臉上瞧。

「我還是再回到那家喫茶店，問問那位接電話的出納吧。」

「東洋大厦二樓的銀座美容院，就只有這裡啊！」

那漢子說道。

「話雖然是這麼說。」

「如果出納員聽說是這裡，應該就是這裡！」

「可是，你什麼都不知道。」

「哈哈哈……不能因爲我什麼都不知道就不送，這個理由不能成立。」

那漢子這樣說了，就把手提包拖過去。

華江全身僵住；她不想讓那麼傲慢無禮的傢伙看見那些成叠成叠的大鈔。

那漢子把拉鍊拉開。華江摒住氣息，想他一定會驚叫起來。

但是——

「怎麼一回事，鈔票？」

那漢子只是裝無其事地這樣說道。

華江完全呆住了，只是楞楞地瞧着那漢子。

那漢子很自然地，把裡面裝的鈔票，一捆一捆往外掏。

「哼，兩千三百萬？」

他一邊這樣喃喃自語，一邊瞧着華江，咧着嘴在笑。

「有這麼多錢，光是銀行利息，就够吃一輩子，該不會被人捉弄吧？」

「我想不會。」

「可是，這總不是什麼好事吧？」

「我不懂您的意思。」

「那麼多花花綠綠的鈔票，可以叫人哭，也可以叫人笑，可以叫人殺人，也可以叫人自殺

啊！」

「這有什麼辦法，爲了活下去，那是最需要的東西。」

「原來妳是一個貪婪的女人！」

「先別談這些，鈔票怎麼處理？」

「是呀，該怎麼處理呢？平分怎麼樣？」

「……」

華江心裡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哈哈哈……這個手提包，一定有個什麼人想把它交給一個什麼人，這是絕對錯不了的，至少，這顯然不是屬於我們所有的東西，不管它是兩千萬，還是五千萬，對我們來說，等於廢紙一堆，妳說不是嗎？」

「可是……」

「你不會把它當作過手錢財吧？起碼妳會想要個五百萬是嗎？」

「……」

「那是人之常情。……事實上，那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隨心所欲的。……忘掉它吧！」

那漢子把鈔票裝回手提包，毫不造作地，把它扔到落地電唱機的旁邊去。

「過一會兒，託管的傢伙一定會來取吧。」

他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問道：

「妳今天晚上有空嗎？」

「沒有什麼事。」

「那麼，去橫濱好嗎？有一家夜總會很不錯，可以吃中國菜，情調不壞，妳好像很會跳舞，到那裡去玩個通宵吧……我叫前川大造。也許說不上是個紳士，但絕不是一個惡棍就是了。走吧！」

那漢子這樣約她。

守屋郁子仍然在N會館的休息室，癡癡地等着她的情郎。

約會的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分鐘了。

——謙吉今天怎麼啦？

她記得謙吉每次赴約，從來沒有超過十分鐘以上的。

——我好不容易下了那麼大的決心，而他竟然遲遲不來。

她想謙吉一定是不知道自己下了這樣的決心——獻上處女的貞操——而在什麼地方幌蕩去了。不覺一陣悲哀湧上心頭。

——還是回去吧？

當她抬頭看着壁上的時鐘，這樣想着的時候，一位青年很不客氣地走近她的身邊。

那青年在碩長中透着幾分瀟洒，而且有着一付似乎是得力於運動的勻襯的體態，看來風度翩翩，特別是那雙濃眉低壓的眼睛，好像塗上了什麼樣的特殊顏料似的，發出炯炯的目光。

被他那樣的目光凝視上一會，一般女人都會抵抗不住他的那份魅力吧。

「請問妳是守屋郁子嗎？」

「是的。」

「我叫綠河貢。是謙吉的朋友，在大學時代我們是同學。」

「噢——」

「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我因爲公司的事，給謙吉去了一個電話。他要我告訴妳，他父親要到美國去，無論如何必須到羽田機場送行。還說他不能分身到這裡來赴約，問我是否可以代替他陪妳玩玩，當時我想這樣不太好，但他堅持要我來，只好到這裡來見見妳再說。」

「……」

郁子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只是低着頭，什麼也沒有說。

綠河貢說得一點也不錯，眞是怪事，怎麼好拜託朋友來替自己約會！如果不能赴約，說聲不能來，不就結了！再說，父親要到美國去，不會是今天纔知道的事。就算是臨時決定，前天、昨天也還可以打電話到『東京速記班』去通知一聲呀！

一直等到今天，纔託朋友代替自己約會，這算什麼？這種作風，簡直是太藐視人了！

別的不說，這位朋友任誰來看，都說得上一等一的英俊瀟洒，就那樣放心讓他來代替嗎？如果眞的那麼放心，與其說是老實人，還不如說是一個頭號的大傻瓜。

——難道是他已經對我沒有愛情了？

郁子的眼眶熱淚盈盈。

在一旁注視着郁子反應的綠河貢，見狀說道：

「看來，妳果然生氣了，這我早就料到……不過，我可以向妳保證，謙吉決不是故意對妳冷淡。男孩子總是這樣的，認爲只要是自己的愛人，就不會對任何男孩子傾心。他一定在想：『綠河貢！不怕你小子手段高明，你這一套在我愛人的身上用不上，不信就試試看！』顯然他是有着這樣的自信，纔故意讓我來的。」

「……」

郁子只是怯生生地，瞧着這位大言不慚地透露自己對女人手段高明的青年。

綠河貢笑了。笑得帶點腼腆。

「不錯，我是一個得不到女孩子什麼好評的人。這一點我得事先坦白，不過，已經知道這一點再跟我玩的話，我相信今天這一天，一定會玩得非常有趣……」

郁子感到惶惑。

這時有一對年紀相當大的外國夫婦，從他、她們旁邊走過。

綠河貢一瞧見這對夫婦，就立刻站起來，向他／她們嘰哩咕嚕一陣。

那對外國夫婦笑着聽他說，然後不約而同把視線投向郁子。等他說完，就連說帶比手劃脚，不知回答些什麼。

「Thankyou Thank you very muth」

綠河貢和那位外國先生握過手之後，回到郁子身邊。

「談些什麼呀？」

郁子這樣問他的時候，他就笑着說：

「那位年輕的女孩子，是我一位好朋友的愛人。但是，我愛她愛得要死，爲了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好朋友殺掉，拿你們兩位美國人的眼光來看，她值得我這樣做嗎？……我就是這樣對他／她們說的，要他／她們替我下個判斷。」

「那麼，他／她們怎麼說的？」

郁子不知受騙，一本正經地問道。

「他／她們說：『非常值得，快像個男子漢去和朋友決鬪！』」

郁子對於綠河貢是否眞的和那對外國夫婦說了這些話，沒有疑心的餘地。

「咱們走吧！」

綠河貢大大方方地催促着她。

郁子起身離座。

一出了大厦的正面大門，綠河貢就說：

「請等一下，我到地下車庫把車子開出來。」

說罷逕自去了。

郁子一面茫然地注視着路上的行人，一邊感到心裡非常矛盾。

——乘機溜掉吧？

——如果跟他到什麼地方去，和謙吉之間的愛情就算完了。

——怎麼辦？

——趁着現在還來得及溜。

郁子雖然一再催促着自己，但一雙脚就是不聽指揮，只是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深紅色的跑車，滑到郁子的前面停住。

「請上車。」

綠河貢微笑着說。

由這麼帥的他來開這輛跑車，多麼像一位英俊的王子跨着一匹白色的駿馬。

郁子如痴似醒地，坐在綠河貢的旁邊。

她意識到街上行人的視線，全都集中到車上，直覺得臉上好有光彩。

綠河貢表演着他精嫻的駕駛技術，操縱着車子，向日比谷公園的方向，飛馳而去。

這時，對面人行道上，有位帶點水蛇腰的青年，匆匆忙忙地，想越過馬路而來。

原來那位青年就是佐分利謙吉。

由於趕不上和郁子約會的時間——已經遲了四十分鐘，使得一向遇事拘謹的謙吉心情焦急萬分，對於週邊的一切都視而不見，當然也就看不見他／她們了。

他正要離開公司的時候，恰巧外邊來了電話通知，說他的父親因爲車禍，身受重傷，正被送進茶之水的G醫院。一急之下，當時居然沒有問對方是誰，等到匆匆忙忙打電話到G醫院一問，竟然沒有那麼一回事，想想纔知道上了一個十足的大洋當。

他的遲到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如果謙吉能够沉着一點，隨便眺望一下快車道，無疑會注意到那輛刺眼的深紅色跑車；當然也會發現自己最討厭的綠河貢誘拐郁子的陰謀了。

番巴在城南大學通往市區的坡道上，被一位男同學（直到去年還是同級）叫住了。

這位男同學，名叫矢瀨誠，有一位當「大洋證券」社長的老子，是一個揮霍無度的紈袴子弟，除了讀書不會，什麼都會，已經連續留級留了三年，看樣子，多半是畢不了業。

「到那兒？一道？」

他這樣問道。說話時，眼皮一眨一眨地，眨眼算是他最特殊的一項標誌。

除了眨眼之外，還有不少毛病，番巴曾經數出他有三十六個毛病之多，簡直完全服了他。

「傑作完成了，拿到『文藝界』去賣。」

「哦，發表慾越來越强了？」

「我有絕對的自信！」

「可否讓我先讀爲快？」

「那裡是你這種低能兒看得懂的！」

「這可不見得，最近我也開始悄悄地看小說。」

「一定是雜誌上打打殺殺的武俠小說吧，要不然就是荒唐透頂的神怪小說——」

「這妳就錯了，我看的可是正正派派的。」

「你說說看？」

「那是——那是美國人寫的，那個人去年到非洲獵獸，因爲飛機失事失踪——那是，那是，那是叫什麼來的？」

「是海明威吧？」

「對、對、叫海明威。書名一時搞忘了……反正很有趣就是了。」

「瞎扯，瞧你這付表情，分明是胡謅，罰你請客！」

「妳說吧，要喫什麼？」

「烤肉！」

「太講究了吧——」

「我今天是去賣傑作，必須喫好一點。」

「品川的王子飯店不錯。」

「那就快走你有跑車吧？」

「不巧，把它借給綠河貢那小子了，他是我的老同學，聽說要借去拐他朋友的愛人。」

「你那狐羣狗黨的朋友就沒有一個好人！」

兩人跳上了一部計程車。

矢瀨誠斜着眼睛，瞄一瞄那隻擱在番巴膝上的牛皮紙袋，說道：

「妳說說要拿去賣……我看沒有那麼簡單吧？」

「爲什麼？」

「因爲妳不够風騷，這種事情，不向編輯賣弄賣弄風騷是不行的。」

「何必那樣，我可以雙手着地，向他多磕幾個響頭。……只要他肯看就行，我有絕對的自信——」

矢瀨誠略加思考，說道：

「要是『新流社』的話，我倒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什麼樣的關係？」

矢瀨誠的小鼻子，重重地「哼！」的一聲，雙眉往外揚，做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樣子，儘管他做出這種的表情，因爲蒜頭鼻的關係，看來仍是一付和靄可親的樣子。

「不要神氣好不好？」

「賣稿子的事，妳就交給我吧？一定讓它在『新流』登出來！說話算話，交給我全權處理吧！」

「這怎樣行，自己的事情自己辦！」

番巴堅決拒絕了他的好意。

「不行？」

「不行！你只要請我喫烤肉就好了。」

「眞是自討沒趣！」

矢瀨誠沒趣地，作狀地抱着腦袋。

番巴和這位花花大少，在橫濱旅館，曾有一宿之緣，也只是一宿而已。

對番巴來說，那是爲了成爲作家必需的體驗，一個作家本來就需要各式各樣的體驗的。她這樣做，倒不是爲了喜歡他。

因爲這個緣故，雖然失去了處女的貞操，她沒有絲毫傷感。如果說她在後還是後悔了，那是後悔那時彼此都太年輕，太不解風情。

計程車已經駛到王子飯店的玄關前。

「到特別室的雙人床去休息一下吧？」

矢瀨誠悄悄說道。

番巴也不說什麼伸手就是一巴掌。

女人宿命今古皆然

天黑之後，又約莫過了兩三個小時。

鹿子木修幾好不容易在那間空敞畫室一角的破床上，從午睡中醒來。

他是看查里斯•蘭姆的隨筆看累了，鑽到床上去睡的，那時是下午四點鐘左右。他是想睡就睡，想喫時就喫——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孤獨生活。

爬起床，捻亮畫室的電燈，然後又點燃煤油爐的修平，打了一個大噴嚏。

牆上鴿鐘的鴿子好像聽到他噴嚏似的，從鴿鐘探出頭來，作了八個揖。

修平到厨房裏去準備晚餐——自然又是切麵包，夾火腿、煮咖啡這一套。他發覺三個女孩子，沒有一個回來。

他還記得這三個女孩子在黑板上的留言——郁子約會，預定十時左右返宅、番巴歸否未定，只有津森華江確定七時回家。

在畫室裏開始進餐的修平，忽然邊想邊笑：

——月田五郎那傢伙對華江着迷了？

今天下午兩點鐘左右，這間畫室，來了一位訪客，他就是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的常務董事月田五郎。

其實，修平和月田五郎，已經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

「週末下午，你不是要去玩高爾夫球嗎？」

修平對進到畫室的月田這樣打趣道。

「唔——」

月田支吾其詞，臉上露出一付尷尬的表情。

「找到了比高爾夫球更有魅力的東西了？」

「可以那麼說。」

「女人？」

修平笑着問道。

「老兄，四十歲纔開始戀愛，是不是有點可笑？」

「這也沒有什麼可笑？哥德八十歲還在戀愛。」

「是嗎？」

「可是老兄已經有一位白壁無瑕的賢淑夫人，而且還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月田的妻子三智子，是戰前久任貴族院議長的綾小路伯爵的次女，秀麗嫻淑，沒有一家雜誌不爭訪她的新聞，常常成爲雜誌的封面人物，男人能娶到她，眞是三世修來的艷福。

月田回頭看着修平，說道：

「眞沒有想到，連你老兄也說出這麼庸俗的話！」

「我……我——」

修平無限感慨地，結結巴巴地吐露自己的心跡。

「坦白說，當你老兄和三智子結婚時，我對人生感到絕望。」

「絕望？」

「說絕望也許稍爲誇大了一點。」

「我結婚之前，你不是不認識三智子嗎？」

「當然，我是不認識她，正因爲這樣，給我的打擊就更大。……當我一眼瞧見站在你身邊的新娘子的那一瞬間，直覺得終生遺憾，差一點沒暈倒。」

「這又是爲什麼？」

「太美了！你的新娘……因爲這個原因，我一直獨身到現在。」

「別說這種謊謬的怪話好吧？」

「這不是怪話……你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是一個浪子，纔十九歲，就讓赤坂的藝妓，替你生了一個孩子，還引誘一位陸軍中校的女兒，氣得老頭子拿軍刀砍你，一想到像你這樣的壞蛋，居然能娶到蘭心慧質的名門閨秀，心裏着實不平，從那時起我就想遊戲人生。」

「從前的事，你老兄就多包涵一點吧！」

月田不住搖頭。

「我可是因爲你纔這樣子獨身的，這點子刺耳的話，你就給我忍耐！」

「爲什麼說我害你獨身？」

「事實如此，我不得不這麼說……你把三智子弄到手之後，充其量只安份了一年左右吧？對嗎？」

「唔。」

月田不能不作肯定的表示。

月田和當時的電影紅星高森惠美子所製造的桃色新聞。不但電影界、連實業界也盡人皆知，還和那位跟皇族朝田邦彥離婚的和江夫人鬧得滿城風雨。

「我曾經覺得三智子是這個世界最不幸的女人，不，就是現在，我也還有這種感覺！」

「她現在可是歇斯底里式的窮兇極惡！……爲了表示反抗，整個星期不說一句話不算稀奇。」

「這還不是你所造成的嗎？」

「你要這麼說，我也沒有話講……這樣一來，我就愈來愈躲開她……爲了息事寧人，我一直忍耐，但是我覺得她一無是處。說什麼端莊、嫻靜、矜持、是撐妻第一個條件，全是騙人的鬼話？」

「不妨直說！」

「譬如說吧，從來她就不肯讓我見到她的裸體！」

「你小子未免太自私了，居然想要她像妓女一樣，在你面前賣弄風騷？」

修平這樣責備了月田，又繼續恨得牙癢癢地說下去：

「你也不想想，她是偌大一棟府第的主婦，上要服侍婆婆，下要支配好幾個下人做這做那，忙着招待那些無聊的客人，還要照顧三個孩子，在這種狀況之下，就算你强迫她做你喜歡的調調兒，又能盡興嗎？」

「她到現在還不懂得做女人的滋味，這也是我的過失？」

月田微慍地說道。

「十五年來，我就像和個木偶般的女人同睡一張床上。」

「……」

「我是個風流浪子，結婚前我就太懂女人，但她讓我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種話不要說了！」

修平覺得這些話好刺耳、好難忍受，終於這樣叫道。然後站起來，在書室裏兜過圈子，又回到椅子上。

「你剛才說生平第一次認眞戀愛是嗎？」

「我是這樣說的。」

「對象可是津森華江？」

「……」

月田雖然沒有回答，但沉默就是肯定的表示。

「我知道你老兄遲早會向她下手，但沒有想到你會迷戀她！」

修平微笑着說道。

實際上，月田並不是在松竹百貨公司貴金屬部偶然發現華江，就決定找她當自己的秘書。在這以前，他順道到修平家去訪問時，就已經見過她，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個女孩子幹什麼的？」

「在一家百貨公司當售貨員。」

「簡直太可惜了！」

「那就把他弄去當你的私人秘書什麼的。」

以上是他們早先有關華江的對話。

月田對於「沒有想到你會迷戀她」這句話，非常不是滋味，臉上流露出困惑的表情。

修平覺得月田第一次流露出他的本性。

「我勸你還是別碰她，她的眼睛長在頭頂上。」

「她好像眞的沒有愛人嘛？」

「沒有。」

「爲什麼？」

「爲了失戀過，五年前——」

「好笨！經過了五年，什麼愛情的創傷。都該平復了啊！」

「她好像是一個不會平復的女人，你不能以偏概全……津森華江這種女孩子，你就是跪下來求她，也是不會成功的。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不，我不會死了這條心！」

月田堅決在表示了他的意念之後，就驀地站起來。

出了門，月田又恢復了他那種財大氣粗的大亨的表情。

「如果我漂漂亮亮地把她弄到手，你怎麼辦？」

「我能怎麼辦？這是一個惡人當道的世界，我只有承認惡人有辦法。」

現在——，

修平一面喫着宵夜式的晚餐，一面想着：

——津森華江可能會拒絕月田吧。

修平祈禱上帝不要讓他得逞；要讓他愈是認眞戀愛，華江就愈躲開他。他一直就巴望着月田在女人面前翻一次筋斗。

這是一種報復心理，但這種報復心，和友情無關。

「有人嗎？」

門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修平走出走廊，打了一個噴嚏。

——得了感冒了！

修平最怕生病，對於一個獨身漢而言，沒有比終日臥床，更可怕的事了。

他捻亮門口的電燈泡，在幽黃的光暈下，佇立着一位穿着和服的中年婦人。

「聽說番巴是多蒙您照顧——」

那婦人這樣說了，抬頭看着修平。修平覺得她好憔悴。

「番巴小姐現在不在家……」

「那麼，等她回來的時候，我……」

那婦人期期艾艾地垂低着頭，然後又繼續說道：

「我是番巴的母親。」

修平只知道番巴是岡山人，至於她的家庭環境如何，父母是否還健在，有沒有兄弟姐妹，一概不知道，因爲番巴從來就沒有提起過。

「請進來吧？」

修平這樣說了，就轉身向畫室走去。

那婦人站在門口，帶着好奇的眼光，掃視一下屋內的情形，然後說聲「打擾了」，就帶着一種近於卑恭的怯生生的態度，進了屋子。

仔細的看，那婦人的臉型很像番巴，但比番巴端莊，只是皮膚乾燥，而且滿臉刻着細小的皺紋、看來，一定比她實際的年齡蒼老得多。

婦人再次表示他對番巴照顧的感謝。

「敢情是從岡山到東京來的？」

修平問道。

「不，我就住在東京。是住在三軒茶屋那邊……。」

這樣回答了後，婦人悄悄瞥了修平一眼，隨又垂下眼簾。

「原來是這樣。」

修平推想她家裏可能發生了什麼麻煩的家庭問題，但她不想去瞭解它。

「巴小姐是一位很有趣的小姐。」

「……」

「她對文壇非常嚮往。」

「巴還是想做作家？」

婦人抬起頭來，不安地問道。

「好像寫得很勤，每天都在埋頭寫作。」

婦人再次垂着頭。

然後是一陣相當長的沉默。修平有點焦急起來。

「如果妳想見到巴小姐，我領妳到房間去，在這裏住也可以。」

「不、不用了……」

婦人連忙搖頭婉謝。

「……其實，我只是在六年前和巴見過那麼一面……而且不是用母親的名義……。」

「……？」

「巴也許以爲我已經死了。」

這回婦人似乎下了決心，正面瞧着修平說道：

「先生，妳認爲巴眞的會成爲第一流作家嗎？」

「實在說，我還沒有拜讀過她的大作，不過，她的性格和行狀，非常有趣，很像一位作家，而且對寫作又是那麼熱中，如果踏上文壇，一定會非常活躍的……。」

「……。」

婦人又是默然不語，但隨卽她就頭也不抬地，凄然說道：

「巴是鶴屋壯一的孩子。」

「……！」

修平感到詫異。無言地凝望着這位憔悴的婦人。

鶴屋壯一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作家，他在文壇上別豎一幟，以寫紅杏出牆的小說爲主，很受歡迎，據說有很多雜誌，靠了他的連載小說，增加三、四成的發行量。

笹田加代和鶴屋壯一互相認識，是在昭和十一年二月——正是二、二六事件發生的當夜。

當時，加代是在銀座後面的一家小酒館工作。

一位穿着一件黑毛線衣的青年，一進酒館，就先掏出十塊錢交給加代問道：

「就只喝這點錢可以嗎？」

那位青年就是鶴屋壯一。

加代對他那份名士氣質，非常欣賞，就說：

「在這種地方，那樣做會被別人輕視的。」

說罷連忙把那十塊錢塞進自己的褲袋裏。

壯一帶着落漠而又有點羞赧的微笑。坦白地說道：

「這還是剛才當掉大衣的錢！」

因爲加代這天出門的時候，曾經爲了生活費和繼母發生爭吵，深受壯一的坦率所感動。

迫於繼母的要求，而向老闆娘借到三十塊錢的加代，這時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讓他喝，酒錢就從借來的三十塊錢裏頭替他付帳吧？

「好吧，今天晚上就算我請客，愛喝多少儘管喝！」

「可是，妳又不是老闆娘。」

「不成問題，今天晚上我是富婆，有的是錢。」

這之後，大約過了兩個小時，加代和壯一都喝得酩酊大醉，心裡倒還清醒。

「你家在那兒？」

「本願寺後面。」

「那麼上你家去吧？讓我住一宿。」

「我家裏有個母親，不過像妳這麼直爽的女孩子，她一定歡迎，咱們走吧！」

他的家是一間狹長的屋子，樓上一間，樓下一間。

壯一的母親對於在午夜之後以醉態出現的加代，沒有表示絲毫的不滿，還是讓她進了家裏。壯一是住在樓上的房間，那間房堆滿了書，只剩下剛够擺下一床鋪蓋的塌塌米。當加代隨着他上到樓上臥室的時候，他就在半醉半醒之下，將加代按倒塌塌米上，吻了她。二十二歲的加代，是在這時獻出了她的初吻。但是那夜加代到樓下去，睡在壯一母親的旁邊。

從那時起，加代就常常到他的家裏走動。

加代在含情脈脈注視爲側身文壇而痛下苦功的鶴屋壯一時，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體認到人生的意義。加代每次來訪，壯一都必然面几而讀，或是揮筆爲文，慢慢地，加代就代替了他母親端茶送水上去的那份愛心，每次送茶之後，她就悄悄地坐在一旁，欣賞着壯一的側臉，她覺得那是一種享受，他的側臉的輪廓很美，使得加代全身上下的每一細胞都陶醉在他那份男性的魅力中，在她的經驗中，這種不可思議的快感，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壯一對加代並沒有表示出怎樣的柔情蜜意。雖然有時也胡鬧似地擁吻一番，但他從不沉醉在溫柔鄉裏。加代對於他這種淺嘗即止的作法，不但沒有芥蒂、相反地，還覺他很有作爲——爲了追求自己遠大的理想，而不爲自己這樣的女人分心。

壯一和加代發生進一步的感情，是在母親突然死於急性肺炎之後。他的母親雖然是個連片假名都不認識的文盲，但是似乎非常理解他所抱持的理想，對於他成天寫那些換不來一分錢的稿子，從來沒有絲毫怨言。母親死後，壯一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感到茫然若失，似乎第一次感覺到母親對他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存在。

加代決心代替壯一的母親，善盡自己的責任，大概是出於一種自然的母性本能吧！加代每次悄悄溜出了養家而到壯一家裏去的時候，總是坐在壯一的母親生前常坐的地方。那天夜裏，當壯一從樓上下來的時候，加代垂着頭，抽抽嗒嗒地，哭得非常傷心。那夜是加代有生以來最愉快的。翌晨，他們在餐桌相對而坐，加代低頭說道：

「我不說自己想成爲你的太太，只希望服待你，直到你成爲名作家……你會找到適合的理想夫人。」

這番話，在當時確是加代的肺腑之言；加代只是小學程度，連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都沒有讀過。十三歲就在牛奶舖打雜的她，從那時起，就似乎認定命中註定要在不見天日的地方糟塌一生。

壯一對她的一番肺腑之言，沒有直接反應，只是自嘲似地喃喃自語：

「服侍我這種人，也許會白費心機。」

其後兩年間，加代的犧牲奉獻，的確有點像是白費心機，但她一點也不洩氣。還是一本初衷。直到壯一在同人雜誌所發表的一百頁小說獲得文壇最高榮譽的「直木賞」（爲鼓勵新進作家而設），加代纔情不自禁地，淌下了兩行熱淚，但在興奮得哭泣起來的同時，也懷着一份憂懼自己的犧牲奉獻將從此告終的落漠，因爲自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當壯一以新進作家的姿態，不斷在第一流雜誌發表作品之後，他的家裏也隨着起了變化；這時，加代辭掉了酒館的侍應生工作，專心於家事，一心一意過那勤儉的家庭主婦生活，相反地，壯一在家裏的時間却愈來愈少，這一方面是爲了他在伊豆、上州那些地方的溫泉有了新的工作，同時應酬也多，縱然回到東京，每天晚上也都是和三朋四友留連於酒肆之間。

儘管如此，加代對於壯一的行動從無怨尾。

很快地，壯一就悄悄地在高丹寺那邊買下了一棟舒適的文化住宅。當加代知道這個消息時，第一次哭了一個通宵。幾天之後，加代偷偷地前去察看那棟藏嬌的金屋。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由得楞在那裏，原來那裏已經有了一位如花似玉勝過自己百倍的年輕女主人，她正在院子的草地上攤晒着寢具哩。

一個月之後，加代就留下字條，回岡山的家去了。回到家裏之後，竟然發現自己已經有了身

孕。但她沒有把這件事通知壯一。

如果不是發生戰爭，加代將不會把產下的孩子賣給別人。

戰爭改變了所有的人的命運。加代也不能不做了和自己意志相反的抉擇。

當鹿子木修平和笹田加代相對悽然的時候，津森華江則和那位叫前川大造的怪客，在橫濱的一家夜總會喫着中華料理。

那家夜總會，大半都是外籍客人，除了非常幽暗之外，並沒有什麼情調，華江不懂前川大造爲什麼把自己領到這裏來。

不過，中華料理的確非常美味可口。

「我們跳舞吧？」

前川大造餐畢，這樣邀請華江。

華江隨着他走進舞池，讓他摟着婆娑起舞。

前川大造也許因爲光頭的關係，舞藝着實超羣。

跳了三支曲子之後，前川大造挾着華江的一隻手，迅速橫過舞池，朝着右邊，進了深垂着的

緞帳的後面。

「到什麼地方去？」

「妳跟着我來就知道了。」

前川大造不由分說，就强牽着她走過一條黑暗的通路。

盡頭好像是一道牆壁。前川大造在牆上敲了一敲，裏面就悄悄地開了門。

華江纔一踏進去，就竦懼不前。

那裏面太像十九世紀法國貴族的沙龍，是一間偌大的客廳。

所有的窗子，全都垂掛着血色的帷幔。阿爾及利亞式的蒲團椅子、像是享利四世寶座的太師椅、地下舖着的深紅色的地氈，壁上掛着的像是西班牙王朝遺物的甲冑、架上陳列的鑲有琥珀吸嘴的土耳其煙管，刻有百合徽記的以漆黑的四頭馬車爲鐘座的時鐘、威尼斯的瑠璃燈……在大理石壁爐旁邊，擺着一架用紅木所造的古色古香的鋼琴。

一踏進這間豪華的客廳，不由得心生肅敬、男的會希望自己是位身穿金紐扣燕尾服，手戴雪白手套的貴族，而女性則會希望身穿長裙拖地的紅色晚禮服，盡情眩耀自己的鑽石手飾，翡翠耳墜……。

在大廳的正中央，擺着一張巨大的輪盤賭台，週圍站立着七八個男女，全部都是外國人。輪盤的轉動聲，打破了這間大客廳的靜寂。

華江聯想起西洋畫的場面。

前川大造伸手探進褲袋，掏出幾張發縐的萬元大鈔，交給穿白制服的僕歐。

僕歐接過鈔票，恭恭敬敬地一揖而去，隨着就端了裝着賭注的銀盆過來。

「這紅色的籌碼是五千元，藍色的是一千元，黃色的是五百元。」

前川大造一邊講解，一邊拿了幾個籌碼交給華江。

「我只在旁邊看看就好了。」

華江猶豫地說道。

「這怎麼可以，賭博不是旁觀的，只有自己親自賭，纔過癮。」

「可是——」

「妳不可能討厭賭博的。」

「可是，輪盤這種東西，不知道怎麼賭法。」

「簡單極了。」

前川大造把華江領到輪盤枱邊，附着她的耳邊，說明輪盤的賭法。

華江先是注視着那載了一個小球體在旋轉的輪盤，接着又掃視着週邊聚精會神在輪盤上的外國人。

輪盤停止旋轉時，那顆小球體，就停在六的數字上。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押在六字的那一門

上。只有一個押在偶數上的女人，贏了兩倍的錢。

華江突然有點手癢起來。

「賭吧！」

前川大造這樣勸促着。華江躊躇了一下，就把兩枚紅色的籌碼押在一字的那一門上。押賭注只押一門，是非常冒險的。不過，如果那個小球眞的進了一字的那一門，就可以贏得三十六倍的錢。

華江眞像一個很有膽識的賭徒，一開始就敢於冒險，一些沉默的外國人，全都把視線集中到這位年輕美貌而又有膽量的日本女性的身上。

正在這個時候，又進來了一對男女。

那竟然是綠河貢和守屋郁子。

奇妙決鬥之後

綠河貢似乎常到這國際賭場，一見到僕歐就露着牙在笑。

僕歐一從他手上接過兩萬元之後，就悄悄地對他說道：

「今天的公算，似乎是三到十的奇數。」

「謝謝。」

綠河貢賞了僕歐一千元的小費。

那時，站在綠河貢身旁的守屋郁子，發出一聲低微的叫聲。

「什麼事？」

「我的朋友也在這兒。」

「哦，是那位——。」

綠河貢隨着郁子的視線看過去，他看到華江。

「是一位漂亮一姐嘛，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不，是住在同一個地方。」

「哦，那麼說，也還是獨身囉？」

綠河貢一邊目不轉睛地凝視着華江，一邊問道。

郁子對於垂涎華江美色的綠河貢，感到一絲醋意。這是女性的本能。

「那位津森華江小姐，只對錢有興趣，所以她到這裏來。」

「只對金錢有興趣的女人，也有很多非常討人喜歡的！」

坐在血色帷幔旁邊一張阿片及利亞式的蒲團椅上的綠河貢，以一種曾經騙取過無數女人的感情的情聖口吻，這樣說道。

「爲什麼討人喜歡？我覺得她是一個冷若冰霜的人……。」

「那是一種姿勢，目的是爲了掩飾孤獨的悲哀。譬如說，有些老處女就不作興化妝，只是挽一個髮髻，這是因爲如果再在憔悴的臉皮上擦上粉，就會顯得更加落寞、悲哀。她故意這樣做，正好證明她的內心裏，藏了一顆熱情的炸彈。而且一直都在等着那顆炸彈爆炸，只是苦無機會而已，因爲忍耐不住那份等待的寂寞，就故意裝出不想再談戀愛的樣子。……妳那位朋友說她在這個世界上只喜歡金錢，也無非是一個勁兒在掩飾心靈的空虛，其實她比誰都更想戀愛——換句話議，她是在自己騙自己！」

「聽你這麼說，你倒是滿坦白的，雖然你還沒有明說對她發生興趣。」

郁子帶點醋意又帶點挖苦，這樣說道。

「糟了！今天晚上除了妳，對誰都沒有興趣！」

「你弄錯了！你愛喜歡誰，就去喜歡誰，跟我毫無關係……我的愛人是佐分利謙吉。」

「妳是說我只能算是代用品，不過偶然的交際而已？要知道，這個代用品，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妳得好好當心才行。」

「怎麼樣當心？跟你到這裏來，錯了嗎？」

「也許妳應該早下決心把我甩開。」

「到現在纔說這種話，簡直是卑鄙無恥！」

「不，一點也不卑鄙。對妳來說，佐分利謙吉不是妳在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愛人。妳跟我到這裏來——」

「可是，謙吉讓你替他來的！」

——「可是」「可是」，女人是最愛說「可是」的動物。可是你不行，可是你强迫我到這裏來的，可是你讓我喝酒把我灌醉了，可是你說如果不答應你就不讓我回去，可是我沒有法子……這是多麼好藉口。女人可以用「可是」兩個字，輕輕推卸掉自己的過錯。

綠河貢這樣想着。

這時，在輪盤枱子旁邊，聚精會神瞪着旋轉中的輪盤的華江，當輪盤快要停止轉動的時候，不自覺地向前探着身子，然後就聽得她高聲叫喊：

「押中了！押中了！」

她先是高興得到了忘我的境地，但隨卽就在自己高亢的叫聲中，恢復了自我的意識。一顆深紅色的珠子，不偏不倚地進到一字的那一門，因爲華江就只押了那一門，獨門押中，可以贏到三十六倍，她押的是一萬元，也就是三十六萬。

華江回頭看看身旁的前川大造，說道：

「我贏了！我是不是很會賭？」

前川大造微笑說道：

「幸運這種東西，說來就來，可是當你以爲已經緊緊抓牢了它，它立刻又溜掉了。」

這天晚上，華江未必說得上幸運。因爲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之後，她就只剩下一萬元了。

「看情形，可以收手了。」

前川大造對華江提出忠告。但華江覺得就這樣離開輪盤枱子，未免不甘，她想再贏它幾十萬元回來。

「我對賭博還是不行？」

「賭博這種東西，不論輸贏，都要臨崖勒馬，見好就收，這是最重要的訣竅。」

大造這樣指點她。然後就挾着這位涉世未深的少女，要把她拖開輪盤賭枱。

這時，華江發現對面有一位青年正瞪着自己，只見他英俊瀟灑，風度翩翩。

如果强調一點，華江的一顆心，幾乎爲他停止跳動。

綠河貢意識到華江這種不尋常的反應，就更加熱情如火地凝視着她，就像在突然之間見到了一位苦戀十年的情人那樣。

「華江小姐！」

如果不是背後突然有人喊了這麼一聲，相信她會兀立在那裏挪不動步子，就像一隻被蛇瞪住的青蛙。

華江回頭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是郁子站在自己的身後。

「唉，郁子小姐妳也——」

「別人邀我來的，吶，就是他。」

郁子帶點自豪地，指着那位使華江失魂落泊的青年。

「好帥啊！……這對佐分利不大好吧？還是換牛騎馬？」

「才不是吶，只因爲謙吉太無情……哦，眞對不起，您還有伴。」

郁子瞟了前川大造一眼，向他點頭示意。

前川大造見郁子向他點頭，心裏不知在想些什麼，接着就和郁子搭訕：

「恕我冒昧，我對您這種天眞爛漫的女孩子非常欣賞。」

這句話觸怒了華江。

「郁子小姐，把那位先生介紹一下好嗎？」

「這——」

郁子有點躊躇。

但是綠河貢沒等郁子招喚，就三脚變作兩步趨前過來。

「聽說您是郁子的朋友，我叫綠河貢，請多指教——」

綠河貢一邊自我介紹，一邊目不轉睛地凝視着華江，那眼神還是和剛才同樣地熱情。

當綠河還沒有把話說完，前川大造就插嘴說道：

「這樣瞪着小姐瞧，不大好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

綠河把視線移向前川大造，一瞬間怒目相向。

「這不是侮辱嗎？」

「你說對了！」

前川大造滿不在乎地答道。

「說對了？」

「瞧你那付表情，就像很有自信似的，凡是你看上的女人，都能百發百中是嗎？」

「是又怎麼樣？」

「不怎麼樣，不巧這位女士是在下領進場的，我有保護她的責任。」

「好，就衝着你這句話，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保護她！」

「你想動武？」

「如果對自己的拳頭沒有自信，就在這裏道歉！」

「你做夢！」

「好！出去！」

「那就只好奉陪了。」

前川大造滿不在乎地，接受了他綠河貢的挑戰。

「求求你們，快別那樣！」

華江困惑地制止他們，郁子也急得手足無措。

前川大造笑着說道：

「不用躭心。在這種賭博場所，也常常賭拳頭大。彼此要賭得紳士一點，不要像流氓打架。保持禮貌，點到爲止，然後不要存什麼芥蒂。不管輸贏，別忘了握手。打鬪本來就是男人的本能，這有什麼辦法呢！還有一間專供別人打架的房間啊！」

前川說完就催促着綠河貢。

綠河貢希望兩位女孩子能够在這裏稍爲等他一會兒，然後就跟着前川大造去了。

「不會發生事情吧？」

郁子不安地目送着兩位男士離去。

「沒有關係，一定是您那位朋友贏。」

「這也不見得，您那一位好像是空手道或者柔道的高手喽！」

「躭心？」

華江用一種冷冷的表情，注視着郁子。

「這我倒不躭心，他又不是我的愛人……只是不願見他受傷。」

「我也只是今天纔認識他，沒有任何關係……要是受了傷總是不好！」

這樣，她們就在賭場一角的椅子坐下，等着他們。

約莫過過了十分鐘。僕歐過來，向華江一揖說道：

「您那位同來的朋友在那邊等您。」

華江和郁子不約而同地面面相覷。

這顯然是說前川大造贏了。

華江躊躇看該不該動身前去。當她想到不出郁子所料；前川大造果然是空手道或柔道的高手時，忽然在心裏咒詛着他。恨不得即時奔向被擊倒的綠河貢那裏去撫慰一番。

但是念頭一轉，想到那是郁子的責任時，就驀地站立起來。

「回頭見……」

當她留下這樣的一句話，郁子也跟着站起來，躭心地向那位僕歐問道：

「請問，我的那位朋友……？」

「這樣吧，等我把這位小姐領去之後再來吧。」

僕歐這樣答道。

華江跟着僕歐出了賭場，深一步淺一步，經過一條黑暗的通道——那是她剛才跟着前川大造進賭場時所走過的——走向剛才和前川共餐的席位，當她發現在那裏坐着的不是前川大造而是綠河貢，不禁愕錯萬分。

綠河貢一見到華江，就笑迎着問道：

「跳個舞吧？」

「你……贏了？」

華江楞楞地審視着若無其事的綠河貢。

「把您的伴摔在一邊不大好吧？」

「沒有關係，我和他只是今天纔認識的……」

「哦。眞是一個蠻不講理的傢伙。」

「您是和郁子一起的，爲什麼叫我？」

「我是一個正直的人。只找有魅力的女孩子呀！」

華江被他這句臺詞說得陶陶然。

「可是郁子多難堪，把郁子摔在一邊的話……」

「沒有關係。送郁子回東京的車子已經準備得好好的。其實，我是代替佐分利謙吉和她約會的，送郁子一個人回去，也不能說是不負責任。」

「我和郁子住在同一棟房子，早晚要見面，以後見了面，怎麼好意思！」

「我和您交際，她怎麼會知道，她知道的，是那個傢伙在等您。」

「可是，郁子曾經向那個僕歐問起您的情形……」

「那個僕歐已經照我的吩咐，告訴她我因爲丟不起這個臉，已經一個人先回東京去了，他還會把她送上車！……來，我們跳舞吧！」

綠河貢摟着華江在舞池翩翩起舞的時候，悄悄說道：

「爲了妳，殺十個人也不後悔！」

「綠河先生眞是情聖？」

華江故意冷冷地說道。

「情聖？因爲有妳這樣美的女孩子，我纔變成情聖的。」

綠河貢摟着華江腰際的右手，使勁地摟緊一點。

被留在賭場裏的郁子，約莫四、五分鐘之後，就見僕歐回來，僕歐把原先對華江所說的話，重新說一遍：

「您那位同來的朋友在那邊等您。」

——謝天謝地

郁子終於放下一顆心。

在郁子的想像中，決鬪是在微風細雨之下解決了的。從最後纔叫自己這點看來，綠河貢大概是輸了，但只躺在地下一會兒就爬起來了，不管怎麼樣，只要平安無事就安心了。

郁子對於敗方的綠河貢，不禁起了同情心。

僕歐領着郁子，走過一條黑暗的通道，出了玄關，玄關前已經停了一輛「賓士」牌的小轎車，他／她們一到，車門就自動打開。

「——」

郁子頓時楞住了。

坐在車上的是前川大造。

他不是應該找華江纔對嗎？

「……？」

接觸了郁子懷疑目光的前川大造迅即說道：

「上車吧，我送妳回東京去。」

「華江小姐呢？」

「已經先用車子送她回去了。」

「……」

「上來呀！……綠河先生的事，妳就不用躭心。這個僕歐會好好照顧他，今天晚上他會在一間豪華的臥室安安靜靜睡上一夜。」

僕歐附和着說：

「是呀，請放心好了。」

「我還是要去看看他，這樣一走了之，總是不大好。」

「這樣對他反而不好，一個以小白臉自豪的人，讓妳看他那張青一塊紫一塊浮起來的臉，該有多難過！」

郁子在無奈之下，只好老老實實坐在前川大造的旁邊。

當車子開動的時候，前川大造得意忘形地高舉雙手，挺直腰桿說道：

「總算救出了一頭差點被餓狼吞噬掉的小羔羊了！」

郁子斜着眼睛向前川大造的側臉瞄了一眼。

「妳還不知道他是見一個愛一個的愛情販子？」

「我知道。」

郁子帶點反抗意識答道：

「他自己已經對我說過了！」

「高明！與其讓對方提心吊膽的警戒防範，不如自己先坦白承認，那是慣用手法。」

「……」

「妳看見他不理睬妳，只色瞇瞇瞪着華江瞧，吃醋了吧？」

「沒……沒有這回事——」

「妳不說我也知道。其實，那傢伙並不是眞的被華江給迷住了，他那樣色迷迷的瞪住她，只是爲了引起妳的醋意，這是愛情騙子的慣技啊！」

「……」

經前川大造這麼一說，郁子也有這種感覺。

「總之要多加小心。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前川大造也不敢保險在什麼時候不會變成一隻餓狼，因爲我也喜歡妳這型的女孩子。比起津森華江那型的女孩子，更有魅力，可說是典型的日本女性。像我這樣在世界上到處闖蕩的人，最懂得欣賞妳的美。」

「你在世界上到處闖蕩？」

前川大造低哼着一首奇妙的歌曲，代替回答。然後解釋道：

「這是非洲的食人族，獵到白人腦袋時的祭歌。」

「連那種地方你都去過？」

「像紐約、倫敦、巴黎那些亂哄哄的地方，根本就不適合我性格，只有吉利馬札羅（Kilimanjaro，非洲最高峯）的深山、薩哈拉大沙漠的中心部、和保留着地球形成之初的原狀的地方，對我纔够味道……我這樣說，妳會認爲我在吹牛吧？」

前川大造這樣說了，縱聲大笑。

這夜，前川大造並沒有變成一隻餓狼，把郁子平安地送回「東洋映畫攝影所」後面的住所。

而且還乾乾脆脆地說了聲再見。

郁子至此纔鬆了一口氣，客客氣氣地謝過他。

進到屋子一看，發覺華江還沒有回來，心裏很不自在，這時她已經無法想像華江和綠河貢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天夜裏，華江始終沒有回來。

番巴在這夜也有了新鮮的經驗。

她和矢瀨誠在品川王子飯店用餐之後，就略施小計，擺脫了急想在她身上打主意的他，逕奔發行「文藝界」的日本文藝社。設在市谷的日本文藝社，最近剛剛蓋了一座大樓，巍峩堂皇，剛看那座大樓的氣派，就够讓那些賣稿的年輕人裹足不前了。

但是番巴毫不猶豫地昂首而進，她先在門口的收發傳達室探着頭說道：

「我想見黑邊先生。」

黑邊修太郎是「文藝界」的總編輯。番巴並不認識。而是在「文藝界」雜誌的底頁，看見過印有「編輯人黑邊修太郎」的字樣，故意裝出認識的樣子。因爲不這樣說，傳達室的人很可能不

肯替她傳達。像這樣有名的雜誌，前去洽稿的人多如牛毛，做編輯的，根本就應接不暇。

那位傳達的小姐，聽她這麼一說，就撥了一個電話到編輯室，說外頭有一位叫番巴的小姐想見黑邊編輯，於是立刻得到回話，要她到會客室。

黑邊修太郎總是記不起番巴這個名字，心想一定是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女孩子。出現在會客室的黑邊修太郎，年紀約莫三十五、六歲，風度和舉止，像生來就是爲了搞文藝工作的。

「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黑邊一坐到椅子上，也不作什麼寒暄，就劈頭劈腦地這樣問道。

「是第一次見面。」

番巴緊張地答道。

「唔——那麼，令尊或者令堂和我認識吧？」

「不——」

番巴搖搖頭。

「有什麼事嗎？」

「想請您看看我的稿子。」

黑邊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就憑妳！」

「妳這種年紀，寫作是不是早了一點！」

「我今年二十三歲，這個年紀也還太早嗎？宮本百合子在十八歲就寫了『貧窮的人們』噯。」

「二十三歲？我還以爲妳只有十六歲呢。」

「小看人。難道我的臉上，沒有半點靈慧的氣質？」

「女孩子看起來年輕一點，不是更好嗎？」

「把我看成十六歲，簡直是侮辱嘛。別瞧我，去年就在城南大學英文系規規矩矩的畢業了。而且已經不是處女。」

「哦？」

黑邊把雙手抱在胸前，審視着番巴。

番巴從牛皮紙袋取出那八十九頁稿紙，伸到黑邊面前，說了聲「謝！」

黑邊的一雙眼睛只是滴溜溜地看着她，也沒有伸手去接。然後說道：

「妳的字寫得好絹秀！」

「拜託你看一看。」

番巴很快地低頭一揖。

「我那套退稿的臺詞，對妳好像背不出來了！」

黑邊這樣坦白地說。

「只是請您看一看就够了。」

「在我看它之前，不會每天來吧！」

黑邊笑道。

「要是沒有自信，我就不會拿來。」

「話是那麼說，不過，自信和客觀的好是兩回事是嗎？……有沒有送去過別的出版社？」

「沒有。」

「爲什麼選中『文藝界』？」

「我把『文藝界』、『新流』和『文學春秋』三家雜誌寫成一個三角，用一支鋼筆立在中央，那支鋼筆結果倒在『文藝界』上頭。」

黑邊聽她這麼一說，樂得張開了大嘴直笑。

番巴看到他被香煙燻得漆黑的齒縫，不禁促起眉頭。

「黑邊先生是一條懶蟲。」

「什麼?!」

「您一定不涮牙，滿口蛀牙不說，還黑漆漆的。」

「妳很愛管閒事！我太太剛去世，現在家庭弄得亂七八糟。」

黑邊不知不覺說了實話之後，突然流露出可怕的眼神說道：

「要不要兼差?」

「兼什麼差?」

「催大牌作家寫稿子。」

「……?」

「那些大牌的作家，盡是些難纏的傢伙，怎麼樣才能讓他們寫稿，是我們最傷腦的一件事…只是點個頭求他們，他們根本就不理睬你，要是像妳這樣奇怪的女孩子進來的話，也許會寫得格外勤快。」

「我可不是奇怪的女孩子。」

「瘋人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瘋人。有一家瘋人院發生火災，新聞記者抓了一個瘋子來訪問，安慰他說：『您受驚了！』，他說：『誰說不是，差點把我嚇瘋了！』」

番巴笑得像隻拍着翅膀跳起來的鷄子。

「怎麼樣?有沒有意思兼差?」

「是不是作爲看我的稿子的條件?」

「唔，可以這麼說。……有一位作家，足足脫了一年的稿，說什麼也不肯寫。」

「誰?」

「鶴屋壯一。」

「啊！那位作家——」

番巴也從一篇什麼雜文裏知道問鶴屋壯一求稿有多麼難。

「鶴屋壯一，最近愈來愈頑固，正面攻擊不行，只好利用奇襲。請不要見怪，妳是一位奇怪的女孩子，如果妳能助一臂之力，也許能够中他的意。」

「我曾經和老頭子打過交道，但是，像鶴屋壯一那樣的大牌作家，就不知道怎麼樣跟他攀交情。」

「就用妳本來的面目和他接近就好了，試試看吧？」

番巴稍加思索答道：

「那就讓我試試吧！」

「謝謝妳，稿子我會看的。」

黑邊立刻把那位協助處理鶴屋稿件屬員找來，向番巴介紹。

番巴在日本文藝社的地下餐室，一邊用着晚餐，一邊聽那位助理編輯人員，提示各種參考資料，隨後她就啣命到鶴屋壯一的家裏去。

中年男子之言

……這裏大概是川奈旅處。

華江這樣沉思着。

那是一間以綠色爲基調，充滿着柔和氣氛的房間，很適宜於新婚旅行的初夜。壁上掛着的一幅雷諾瓦（Pierre Auguste 1841-1919 法國畫家）的靜物畫，也浸潤在柔和的綠色之中，顯得更美。

整個房間，就只有雙人床的床套，繡了深紅色的玫瑰花，點綴得非常富於挑逗性。

——自己的丈夫五木雄一，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正在打高爾夫球吧。

和五年前分手的愛人結婚，然後在新婚旅行途中來到川奈旅館渡過甜蜜的新婚之夜，這是很自然的事，華江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突然間發生了强烈的震動。

那陣震動，把華江從醉夢中驚醒過來。

那是附近蓋房子的聲音，穿孔器正在穿鑿鐵板。

華江醉醒的時候，發覺自己全身冰冷似地，躺臥在蒼白的現實中。是全裸着的。

有生以來，她還沒有全裸着身體睡覺的紀錄，這使她感到頗不愉快。

她的一雙眼睛，像在尋找一個什麼樣可怕的東西，悄悄地向旁邊掃視。進入她的眼簾的，是在對面睡着的一個男人蜷曲蓬亂的黑髮。

男人也是全裸，露出了肩胛，肩上有很深的傷痕。

華江在恍惚中記起睡在對面的那個男人，尤其記得他非常焦急，而現在他居然憩睡着。這樣看來，他顯然是在糟塌了自己之後，就趕緊離開，說聲「晚安」，就閉起眼睛睡覺了。

——我居然就這樣便宜了一個從來就不認識的採花賊！

華江終於想起昨天一整天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荒唐事：

在公司裏，常董月田五郎想約自己到川奈去，婉拒了他之後，就到證券公司，知道自己的股票突破了百萬大關，然後又到高級喫茶店——「卡斯拉貝達」，在那裏，一個混血兒突然留下一個手提包就走掉。於是又拾着那隻受託的手提包到「銀座美容院」去找他，在那裏遇見一位名叫前川大造，有着一個和尚頭的漢子，他從手提袋裏掏出二千三百萬元，然後又把它裝回去摔到一

邊，接着就應邀隨着他到了橫濱夜總會，進了一家神秘組織的賭館，在賭館裏旗開得勝，一下就贏了三十六萬元，當輸剩一萬元的時候，出現了一位領着郁子進場的英俊青年，那位青年爲了爭風喫醋，和前川大造決鬪——而結果，自己就住在建築在駿河臺高臺的旅館了。

一個普通人一輩子也難經驗到的意外事件，而在一晝夜之間，竟然接二連三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華江在想：這眞叚數難逃，結果命中註定還是要住在這家旅館。

華江早就不是處女。在和五木雄一交往的兩年中，就曾經和他住過幾次旅館；那是東京都內的溫泉旅館。還到京都、上高地、伊東那些地方去旅行過——對她來說，和男人同住旅館，並不可怕。

現在讓華江感到後悔的是，竟然那麼容易就讓對方佔了便宜。憑着自己這份姿色，只要願意，要喊多高的價錢，都不愁無人問津，月田五郎不就是一個例子嗎？他不是說了「妳的條件，我全答應」嗎?!

女人的青春美貌短暫得像曇花一現，正因爲這樣短暫，纔瀰足珍貴，絕不能輕易地被男人玩弄。華江悄悄起床，躡着足走進浴室。

浴室裏的一面很大的照身鏡，照映着她的裸體，她連忙把視線撇開，去放洗澡水，讓浴缸裏的洗澡水，浸到自己的頸部。

因爲窗子是打開了一點的，附近的小學校不斷地傳來小學生們的喧鬧聲。

——我也是生活在一個這麼可愛的時代。

在水中一動也不動的華江這樣想着。

從小就失去了母親的華江，終戰的時候是小學二年級。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對於那些有慈母關懷照顧的同學不勝羨慕，在羨慕之餘，也有着一種自卑感。母親做的便當和自己做的，該有多麼大的差別！由於生來任性，倒也能咬緊牙關忍受上帝的不公平，但是一株自始就沒有受到愛護，只靠自己在風雨裏抽芽成長的幼苗，誰能說它不會長得歪歪扭扭。

——我變成這樣的女人，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華江驀地起身出了浴槽，鏡中映出她那白皙的胴體。

好美！

美得連自己都爲之着迷。潔白、光滑、柔軟、豐盈的胴體，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足以自豪。

「不能輸！怎麼能輸！」

華江這樣自言自語地說道。

當華江以睡衣一襲之姿，走進臥房，綠河貢正仰臥床上吞雲吐霧。

華江在「三面鏡」前坐下，鏡中的麗影，映進了綠河貢的眼簾，他微笑地讚美道。

「好一朵出水芙蓉！」

「一個自稱情聖的人，什麼樣漂亮的女孩子沒有見過！」

「我喜歡有靈性的，那種玩偶式的美，在我的眼裏，不算是美。」

「可是，我不是已經做了你的玩偶了嗎？我是說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倒是躭心妳隨時會變成一隻母老虎……」

華江不想和他耍貧嘴，一本正經地問道：

「綠河先生，你準備了多少錢？」

「僅够付旅舘錢。……非常遺憾，我很窮。」

「那我看走眼了？我以爲你至少會在褲袋裏揣個十萬塊錢。」

「如果我眞有十萬塊錢又怎麼樣？」

「我要貞操的代價！」

綠河貢聽她這麼說，撐起身子說道：

「這不是侮辱妳自己嗎？」「什麼侮辱？」

華江凌厲的目光，從鏡中轉而射向綠河貢，他那張臉似乎格外蒼白而浮腫。

「我是要求正當的代價，爲什麼是侮辱自己？」

「那等於出賣身體啊，妳不會那麼愚笨吧？」

「我們之間沒有感情存在！你難道想白佔便宜？這和叫化子有什麼兩樣？」

華江站起來，走向床邊。

綠河貢目眩心盪地仰視着她那裹在睡衣裏的白皙的胴體。

華江做了一個微笑說道：

「十萬塊錢，就算是我借給你，你得趕緊還我！」

綠河貢扯氈子把頭蒙起來。

三十分鐘後，華江出了旅舘。

這是一個晴朗的星期日，街道上車少人稀，店門緊閉，休業的市街，別有一種帶點鈍感的情調。

華江走了相當長的一段路之後，突然停下了脚步。她那樣漫無目的地走着，似乎是爲了思考一個什麼問題，但當她停下來，想讓自己冷靜一下，却連自己剛才在想些什麼都忘記了。

獻身給一個沒有愛情的男人，還不是毫無代價的。

華江在一片空虛之下，很想趕回自己的住所。

但是，又走了一段路之後，她却改變了主意，而想去母親的墓地參拜。

母親的墓是在傳通院。

她攔了一部計程車。一坐上車，司機就得意洋洋地說道：

「我女人昨天晚上生產了！」

「恭喜！」

華江敷衍着他。

「喜從何來啊！一生就是兩個雙胞胎女娃兒！」

「這不是很好嗎？……要是雙胞胎女兒，可以讓她們做歌星呀！」

「偏不巧，我和我女人都沒有音樂細胞，而且又都是一樣醜，不管她們長得像我或是像我女人，都同樣糟糕……要是美人胎子就好了！如果是小姐這樣漂亮的女孩子生的，我會覺得地球是爲了我自己轉的！」

華江對於司機這種吃豆腐式的口氣，沒有好感，因此沒有答腔。

司機不識趣地，繼續娓娓而談……很快地，車子就進入傳通院的墓園。

華江在墓地的入口領了香和閼伽桶（註：用於吸水供佛），屈指算算；已經隔了好幾年沒有來過母親的墓地了。

和五木雄一談戀愛，一同旅行時，華江曾經拜祭過母親的墓，她記得那時是十九歲，還是處女。

母親的墳墓比週遭的都小。

華江把閼伽桶掛在墓上，插上香，茫然望着好一會兒，在她那樣望着的時候，居然忘了應該雙手合十。

站在墓前，死去的母親並沒有帶給她的實感，在她剛剛懂事的時候，母親就死去了。第一次到這裏來，是由已經亡故的姊姊領着來的，那時戰爭剛剛結束。她記得姊姊對她這樣說：

「這就是我們的母親。」

「……媽！」

華江默默祈禱，低聲地喊着。

對華江來說，母親是在自己的人生中不存在的一個人，她甚至於沒有看過母親的照片，爲什麼在家裏連張母親的照片都沒有呢！

有一陣脚步聲，逐漸向她接近。因爲那脚步聲在她的背後停止，她就回過頭去。

那是一位頭髮斑白的紳士。高雅極了，也許是年事愈高，風度就變得愈高雅吧，連他臉上的皺紋，也顯得非常雅緻的樣子。

紳士一見到華江的模樣兒，似乎感受到情感上很大的衝擊，面上的表情也頓時僵住了，但隨着他就微笑着輕輕一揖說道：

「每年的這一天，我也到這裏來，對妳母親說話。」

「……？」

華江不解地，回看着紳士。

「我一看就知道妳是月江的女兒，太像了！她有兩個女兒，妳是——？」

「我是妹妹。」

「姊姊呢？」

「去世了。」

「噢——」

紳士把帶來的花供上，在墓前悵然默禱了一會兒。

這麼高尚的紳士，每年要到母親的墓前來參拜一次，做夢也沒有想到。

——這樣看來，今天就是母親的忌辰了？

華江連這也不知道。

紳士默禱完畢，一邊凝視着那座墳墓一邊感慨萬千地嘆道：

「她曾是一個不幸的人。」

華江覺得那小小的墳墓和這位垂暮的高雅紳士襯托在一起，有一種安祥而和諧的美感。同時，他直覺地感到這位紳士和母親一定有過不尋常的關係。他一定是爲了到這靜悄悄的墓地，對母親傾訴往日的舊事，找回往日的舊夢吧。

紳士轉身交給她一張名片，上面印了這樣的字樣：

東京石油株式會社

常務董事　杉本守之助

「我叫華江。」

華江俯首爲禮。心裏愈來愈相信：這個人一定曾經愛過母親。

當他和她並肩走回墓園外的時候，那裏已經停了一部最新型的轎車。

「我送妳吧？」

杉本守之助說道。

「這樣不大好吧？」

「我這個人既沒有妻子，也沒有兒女，又不喜歡打高爾夫球，星期天悶得發慌。」

杉本守之助笑道。

華江忽然靈機一動，問道：

「我可以到府上去看看嗎？」

「歡迎，歡迎——這麼年輕漂亮的小姐，而且又是月江的女兒，太歡迎了。」

上了車，華江一直凝視前方，默然良久，隨後突然說道：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件蠢事！」

她有一種促使自己不能不這樣說的衝動，以至於說溜了嘴。但是爲什麼會有那種衝動，連自己也搞不清楚。

「蠢事——？」

「是的，很愚蠢！蠢得說出來都不會有人相信。」

「……」

「十萬塊錢出賣了貞操，而且，那十萬塊錢，還不知什麼時候纔能拿到手。」

「妳在後悔做了那件蠢事？」

「要是事先查查他是否帶了十萬塊錢就好了！」

「希望妳不會介意，我可以替那個人還那十萬塊錢。」

杉本守之助這樣說道。

名作家鶴屋壯一的家，是座落下北澤的豪華住宅區。

他的家修了一扇茶室般的街門，一看就是騷人墨客之流喜愛的調調兒。

「哼——」

番巴在門前抱着胳膊。

和這位大名頂頂的，而且被稱爲文壇頭號虛無主義者的大牌作家見面，須要下相當大的決心。

——鶴屋壯一算得了什麼！

她雖然在心裏這樣說着給自己壯膽，但實際上，她却像一個步步驚魂走在猛獸棲息的蠻荒之地的女冒險家，覺得進退維谷，既興奮，又恐懼。

她推開格子門，邁進一步。

裏面栽植的花木成蔭，好像向人覆壓過來，通往玄關的石板路幽深而寧靜地延伸長。

番巴走在那條石板鋪成的甬道，就像走一道危險萬狀的獨木橋，一步一步地，悄悄往前走。

她伸手按了玄關的門鈴，但隔了好一會都不見反應，於是她又再按一次。這時裏面終了有人動靜了。

「誰呀？」

裏面傳來一位中年婦人的聲音。

「我是從『文藝界』編輯部來的。」

「有什麼貴幹？」

——哼，多此一問，雜誌社編輯部來的人，沒有事來幹什麼！

番巴不覺焦急起來。

「我是來請鶴屋先生寫稿子的。」

番巴盡可能提高嗓門說道，她希望裏頭的鶴屋先生也能聽到她的聲音，瞭解她的來意。

那位中年婦人似乎是進去了，但很快就出來回話：

「老爺現在不想寫稿子。」

「可是妳要知道，鶴屋先生寫稿子是做生意，不想寫也不行，命中註定要寫是嗎？」

中年婦人聽她這麼說，驚訝地「唷！」了一聲。因爲她還沒有見過那一位編輯，敢這樣出言無狀。

「總而言之——老爺不想會客。」

她留下這樣一句話，就逕自走進去了。

門也栓上了。

「可惡！」

番巴當然只有垂頭喪氣往回走了。

當她沿着甬道往回走的時候，找到一處花叢的空隙，躡着足潛進裏面。從那裏過去是綠草如茵的前院，院子裏的白梅正盛開着。

那裏有一扇柴扉，推開柴扉，呈現在眼前的，很像是京都名刹的庭院格調。裏面一草一木，乃至於一塊石頭，都像是經過主人匠心設計，極盡雅緻。魚池裏，成羣結隊的黑鯉魚，優悠自在地游來游去。

番巴敏捷得像隻夜貓，穿梭在那個庭園裏。她聽「文藝界」的那位助理編輯說，最裏面的那個茶亭，就是鶴屋壯一當作業書的地方。

躡着足，悄悄走近茶亭的，從一道粗抹牆壁上所開的圓窗的格子窗門的縫隙，瞇着一隻眼睛，往裏面窺視。

只見裏面有一位頭髮蓬亂、鬍子不修的人，在一張滿堆着書的桌子前面，不知在頻頻做着什麼。

仔細一看，原來他是在修理打火機。想用手上的夾子把打火機的燈蕊夾過去，但那隻笨拙的手，始終不聽他的指揮。

——這算什麼大作家！

番巴對他有點失望。

一位大作家，居然爲了夾打火機的燈蕊操心！

番巴啪的一聲把圓窗裏的格子窗門撥開。

鶴屋嚇得猛一抬頭。

「妳幹什麼？」

「我看先生笨手笨脚的，很不自在。」

「手脚靈巧的傢伙，會是好人？」

鶴屋惱怒地把打火機摔到桌上。

「我來替您修吧。」

番巴繞着環形的廊道進去，伸出手，作接打火機狀。

鶴屋把打火機和夾子，一齊交給她。

番把接過打火機和夾子，三下五落二就修好了。

「吶！」

她把打火機交回給他。

「唔，……妳還眞靈巧！」

「我也不是好人嗎？」

「不，我把剛才的話收回來。女人還是靈巧一點的好。我的亡妻，化了二十年的時間，還沒有把我的領帶打好。」

「做菜也不行嗎？」

「可不是，彆脚透了，同樣的菜，做出不同的味道，這要很大的忍耐力。」

「您不想再娶啦?」

「也不是那麼說，有一度，我的太太多得不得了。到了這種年齡，還是獨身比較好，海濶天空，了無牽掛。」

「做男人眞是愜意!」

「嗯。還沒有成名的時候服侍我的，到了闖進文壇，就棄之如敝履，另找年輕美貌的，等到年輕貌美的也膩了，又再換一個。男人到了四十歲、五十歲，也無所謂，說來有點自私自利是嗎?」

「您也談過好幾次戀愛吧?」

「我沒有談過戀愛，我只利用女人，在女人眼裏，我是一個惡棍，不能更壞了。」

「您眞是一位爽直的君子!」

「現在再來撒慌，也是無濟於事……哦，妳到底是誰?」

鶴屋再次凝視着番巴。

「我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女孩子。」

「哦?爲了要我看稿子，就隨隨便便闖進來?」

「不是要您看稿子，而是要您寫稿子。今天我帶了一本小說稿到『文藝界』去，那位總編輯說，除非我來拿您的稿子，他不看我的稿子，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來了。」

「沒有辦法?哈哈哈……」

鶴屋笑得非常開心。

「求求您。」

番巴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不能因爲一個喜歡文學的女孩子來求我寫，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我知道，那麼我每天來，每天來拿一頁好嗎?」

「別說傻話……妳那麼愛好文學，好像還滿純潔的，沒有玷上什麼汚垢，難道?」

「什麼汚垢?」

「汚垢就是汚垢。女明星有女明星的汚垢，藝妓有藝妓的汚垢，一切汚垢我都討厭。」

「您是否也玷上了小說家的汚垢?」

「滿身都是。」

「那麼，您就不能輕蔑別人的汚垢了。」

「人這種動物，不論何時何事何地，總是把自己的缺點擱在一邊的，這就是所謂批評。」

「喲，這多麼自私!」

番巴的一雙眼睛，在書齋滴溜溜地轉來轉去。

「這是因爲您坐在這間漂亮的書房裏說自私的話，寫自私的事的關係……」

「怎麼樣？到什麼地方去喫晚飯吧？」

「不行！」

「爲什麼不行？」

「您不答應寫稿子，就是山珍海味，我也難以下嚥，再說，我吃慣了粗菜淡飯，大作家所喫的，大概不合我的口胃。」

「眞够爽直！」

鶴屋苦笑說道。

這個星期天，鹿子木修平還是像平常一樣，十點正就在畫室一角的那張破床上睜開眼睛。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鴿鐘的鴿子，從鐘裡探出頭來，作了十個揖。

修平下了床，就啣着牙刷，去到院子。這時他發現郁子正在餵火鷄。

修平走過去。

「早呀！」

「您早！」

彼此打過招呼之後，修平也過去餵火鷄，他一面撒着飼料，一面說道：

「這隻火鷄命大，去年聖誕節沒有把她喫掉！」

「好可憐啊！」

郁子蹙着眉尖說道。

「可憐？被喫的火鷄固然可憐，喫牠的人又何嘗不可憐！」他把話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補充說明：

「依照洋規矩，每年到了聖誕節，就必須喫火鷄，非喫不行，這不是自我麻煩嗎？我看不是喫火鷄，簡直是喫火氣，哈哈哈……難喫、浪費。」

修平隨即走到身旁澆花的水龍頭去取水漱口，洗臉。

郁子還是心事重重地，看着蹣跚地兜着圈子的火鷄。

「妳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

修平說道。

「總覺得……一閒下來的時候，就六神無主。」

「昨天晚上，不是和男朋友約會了嗎？」

「約會是約會了——」

郁子欲言又止。

修平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說道：

「妳看來是屬於賢妻良母型的女孩子，不過留給男孩子這麼一個印象，也許不是一樁好事！」

「我總覺得自己不適合結婚。」

「該不是對方不想和妳結婚吧？」

「我也搞不清楚，不過，他是愛我的。」

郁子這樣回答時，突然感到不安。

直到今天爲止，她從來沒有懷疑過佐分利謙吉對自己的愛情，也從不認爲謙吉會離開自己；那怕發生任何事情。

但是，這並沒有什麼確切的證據。

憑什麼斷言謙吉的愛情絕對不會冷却？謙吉所愛的自己，不是被綠河貢一邀約，就乖乖地跟着他到橫濱去了嗎？

謙吉開始移情別戀，並不是不可能的。

郁子再也按捺不住這份焦燥。

她想趁今天就去會晤謙吉。

羅曼蒂克之夢

載着華江的轎車，由杉本守之助駕駛着通過了新宿，進入新宿百人町一條非常狹窄的胡同，在一棟不很著目的寓邸前停了下來。

「這就是我的寓所。」

杉本微笑地這樣告訴華江。

「好幽靜的地方！」

華江這樣答道。

但華江心裏感到有點失望。因爲在她的自由想像中，這位連每一條皺紋都顯得高雅的傳奇性的紳士，應該獨自孤伶伶地，住在麴町或田園調布一帶豪華住宅區的漂亮洋房裏，洋房也許陳舊一點，但是純粹英國式，而且有十個房間。

她還有一個非常羅曼蒂克的幻想：

從此之後，她就常常過訪杉本，而杉本總是待以上賓，無所不談，而且隨她登堂入室，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她可以在這個缺少女主人的家彈鋼琴，或在客廳午睡午睡，又或者在大院子的草坪上逗弄牧羊犬，有時也住在這裏，當然，也要替杉本泡杯茶，或者爲他做些好吃的三明治什麼的。而杉本則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每當離家的時候，總不會忘記塞給她大把大把的鈔票，作爲零用錢，生日的時候，還會送她鑽戒。

這樣，富翁和孤女愉快的相依爲命的生活，不知不覺間，就過了一年多。很快地，杉本就對華江產生了一種曖昧的愛情，對於一位長得和自己亡故的愛人非常肖似的孤女發生愛情是很自然的，而她也在不知不覺間對這位富翁發生戀慕。但是這位典型紳士的杉本，只是把愛情埋藏在心裏，過着優悠的日子，這種含蓄的態度好够情調！

華江坐在轎車裏，享受着這種像是外國電影劇情的幻想。

——如果眞是那樣，我就一切都獻給他吧！

華江對自己的空想，作了一個這樣的結論。當然，在這個結論中，有一個最大的前提——也是最大的如意算盤——亦卽：數年之後，當這位老師紳士雙腿一伸的時候，會留給她好幾億的遺產。

對於一個以五年漫長的時間拼命積蓄了一百萬元的女孩子來說，這種幻想，眞够愉快。

在墓地的時候，當華江說起以十萬元的代價出賣了自己的貞操的時候，杉本就微笑地輕輕一

諾，表示要替那人還那十萬元的風流債。可說是杉本的諾言，使她產生了這種幻想，因爲這項承諾是多麼的仁慈，多麼的慷慨，莫說對於一位初識的女孩子，就算她眞的是自己舊情人的女兒，也說得上慷慨之至，這麼慷慨的人，世界上能有幾個！

當眼看着自己的空想像隻洩了氣的氣球從天上掉下來時，華江不安地下了車。

杉本就把車子停在那裏，向華江說了聲「請」。

華江覺得好奇怪，一個有着高級豪華轎車的人，居然會住在連車庫都沒有的房子裏。

杉本似乎看出華江的心情，說道：

「是不是對我這個彆脚的住家感到失望？」

「不、不，滿適稱的。」

杉本親自動手去開開玄關的門。他雖然說過一個人住，難道連個佣人都沒有嗎？

當華江被領進小客廳的時候，心裏更加不安起來。

裏面沒有任何陳設，說它是一間空屋亦無不可，幾乎給人一種陰森恐怖之感。可不是嗎，一間只是掃得乾淨，連基本陳設的桌子、時鐘、坐墊之類的東西都沒有的房子，怎麼能不陰森森的。

杉本有很久的一陣時間，不知做什麼去了，連聲息動靜都沒有。但隨後就拉開「襠扇」（雙面糊紙的拉門），穿了一套和服出來。

只是他的派頭，愈來愈高雅。

「到這間房子來的女性，妳還是第一個。」

杉本微笑地，這樣說道。

「哦——？」

華江愈來愈覺得恐怖。

「哈哈哈……妳怕？」

「不、不……」

「這也難怪。在這個家裏，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招待妳的……沒有坐墊，沒有茶具，幾乎是四壁蕭條，一無所有。」

「……」

「我也許欺騙了妳，不、其實就是欺騙了妳。」

「怎……怎麼……」

華江不想再逗留一秒鐘，巴不得立刻就離去。

「眞抱歉！看樣子妳是在害怕。我必須向妳道歉……因爲妳長得大像月江，我纔——」

「不，是我自己要來參觀你府上的……」

「妳以爲我是個大富翁吧？對於一個沒有妻子，孤伶伶地住在一棟偌大的漂亮房子裏的男

人，突然覺得有一種什麼樣的魅力是嗎？」

「……」

華江俯首不語。

杉本從容不迫地，從懷裏掏出一隻白色的信封，擺在華江的面前。

「這是說好了的，送給妳十萬塊錢——」

「我不能收！」

華江不住地搖頭。

「是不是因爲看見我這麼窮？」

「……」

「哈哈哈……房子小，沒有坐墊，沒有茶具，並不能代表窮啊！」

杉本用一種滿不在乎的口吻說道。

「可、可是——我沒有理由收您的錢呀！」

華江對於受託保管手提包的事，餘悸猶存，心裏害怕接受它，因爲要是收了，又不知道會發

生什麼可怕的事。

「儘管收錢的人沒有理由，只要給錢的人有理由就好了是嗎？在我來說，我是不忍心見到月江的女兒爲了遭遇不幸而傷心纔這樣做的。」

「可是……無論如何，這個錢我不能收。」

華江繼續搖頭，好像受到脅迫似地，連臉色也變得有點蒼白。

「妳要是不肯收下，就不能回去。」

杉本也言出必行，頑固非常。

「我要告辭了！」

華江想起離去。

「等等！」

杉本語氣嚴峻地喝止她。

華江不禁顫抖起來。

「我把妳帶到這種地方來，在責任上，如果妳不收這筆錢，我很爲難。」

「什麼責任！」

「這妳就錯了，青年人不去說他，到了我這種年紀的人，不能不負責任……妳還是把它收下吧！」

——這是什麼論調！

華江有點冒火。但轉而一想，反正要走也得把錢收下纔能走，不收也不行。

「那麼我就收下，不過，我要立刻就走。」

華江像接過一樣什麼可怕的東西，把那個白色信封拿過來就往手提包裏裝，然後一鞠躬，轉身就走。

杉本守之助沒有送她到玄關。

他突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似地，神色黯然，頹然跌坐在空曠的客廳，連身體都沒有挪動一下，只聽着遠去的高跟鞋的聲音。

約莫過了一個小時，玄關的門被打開。

「在家嗎？我是田河呀！」

自稱田河的人，用粗而嘶啞的聲音喊道。

「進來吧！」

杉本兩眼朦朧，茫然回答道。

進來的，是一位年紀不相上下，紅光滿面，腦滿腸肥的人物。

他是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社長田河文五郎。

田河兼任五家公司的社長或會長，現在，他的盈利額是日本屈指可數的。

「聽司機說你今天一大早就來把車子借走了，我有點不放心，特地過來看看……我剛才還在想，你是不是會開了車子到遠地去，沒有就好。」

「今天早上我是打算把車子開到輕井澤去，準備在那邊的別墅自殺。」

「糊塗！」

田河揮動着他那粗大的胳膊。

「會有人只是爲了破產去尋末路!?」

「除了破產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可以讓人自殺?」

「當然有，像胃癌之類——」

「如果得了胃癌，恐怕會更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不管怎麼說，要打消死的念頭。」

田河再次揮動着他那隻大手。

杉本守之助的公司，在上個月，留下了五億日元的債務，宣佈倒閉。

田河再流覽了一下徒然四壁的客廳，面帶愕然的表情說道：

「這簡直就是一間空屋嘛。」

杉本直到上個月，還是和華江的想像一樣，在田園調布有一棟豪華的府邸，光是用於裝飾牆壁的一幅梵谷的名畫，就值四千萬元，還收藏了無數的名貴骨董，至於陳設之一的大鋼琴，簡直

成了不值一提的東西。

杉本把前述的一切家產，填補了公司的債務。

田河曾經苦心婆心勸他大可不必這樣做，但他就是不聽勸告。原因是珍惜自己的清譽，如果他願意，儘可以留下個兩千萬三千萬的，但他連這樣的機會，都一併放棄。田河好意的徵詢他是否願意在他的關係企業屈就一個監察人的職務，但他只說「妳的好意，我心領了！」一口加以拒絕。

「一旦落魄，好像連人格都跟着完了，明明是一番好意，也讓別人起疑，害怕！」

「怎麼會說起這個話的?」

田河不解地問道。

杉本茫然望着田河說道：

「如果我說你從前摔掉的那個藝妓的女兒就在剛才還在這裏，你會怎麼樣?」

「藝妓?……你以爲我玩過的藝妓只有一個兩個?」

「是那位對你最鍾情，還替你生過兩個孩子的。」

「若說生過兩個孩子的，那就是……唔——」

田河竭力在想，但始終想不起是那一位，只是不住的搖頭。

「你這種人眞是天下少有。敢情連替你生過兩個孩子的女人的名字都給忘了?」

「……啊，我想起來了，是月江！對。的確是一個溫柔體貼的女人，杉本，你老兄不也迷戀過她嗎？」

月江是新橋的藝妓之花。當時不少人拜倒她的石榴裙子，其中有兩位競爭得最厲害的頂尖角色，一位是瀨戶俊造，另一位就是田河，前者在政界的幕後擁有雄厚的實力，而後者則剛繼承了父親的公司，財雄勢大，最後還是後者獨佔花魁。

月江被田河獨佔了後，就在飯倉片町的一個小公館裏，專心一意做田河的黑市夫人。先是替田河生了滿江，隔了二年，又生下華江。

但是，當月江還懷着華江的時候，田河已經開始迷上「佛羅里達舞廳」的舞后，在田村町的高級公寓，另築香巢，最後，只隨便給了幾個贍養費，就把月江給打發了，以至於讓月江演出了兩次自殺的悲劇。

在田河來說，這種事件，只是當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樁，而杉本則不然，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注意着田河的爲人。

「她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女兒囉？」

「這還用說嗎？」

「她女兒到這裏來做什麼？」

「今天是月江的忌辰，我到傳通院她的墳墓去看看，就那裏碰見了你的女兒。」

「哼——」

田河對於杉本的敍述，似乎不感興趣，只從鼻孔裏哼了一聲。

他對於自己女兒的長成，似乎並不關心。

「喂，杉本，你老兄曾經照顧過月江是嗎？」

「不過……那是以朋友的立場。月江還領了她的兩個女兒到青森去了……」

「幾年？」

「兩年左右。」

「爲什麼瞞住我？」

「沒有必要對你說是嗎？你把她像一塊破布摔掉了。」

「我看你也是一個愛管閒事的傢伙。」

「聽你這麼說，你好像從來不對女人鍾情，除了肉體一切都是假的……」

「男人一貪戀女人，爲女人着迷，還能做事嗎？正因爲你是一位多情種子，多情得到了去照顧朋友丟掉的女人，所以公司纔會倒閉。」

「我並不後悔。」

杉本反而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着田河說道：

「我遇見的，是她的第二個女兒……已經長得婷婷玉立，就是不知道爲什麼，看來有點自暴

自氣的味道，她居然冷不防對我說：說她以十萬塊錢的代價，出賣了自己的貞操，而且還被對方欠了賬。因爲我剛好還剩下十萬塊錢，索性拿去給她，誰知道她害怕起來，不敢收，也許是這間冷清清的房子嚇壞了她吧！」

「眞……眞是的！」

咋了一下舌頭的田河，再次看望杉本說道：

「你老兄眞叫人猜不透，對於一個偶然遇見的陌生女孩子，居然還送她那麼一點錢？」

「田河兄，她可是你的女兒啊！」

「你怎麼知道她就是我的女兒，只是你自己這樣瞎猜一通罷了。」

「她到月江的墓地去拜祭，又長得跟月江一模一樣，還會錯得了嗎？」

「不，縱然是她的女兒，你也沒有理由要送她一點錢，太無聊了。」

「即使完全證明是你的女兒，你也不認賬？」

「我已經給了她母親一棟房子和贍養費，各走各的，跟我毫無關係！」

「像你這種冷酷無情的人，爲什麼要阻止我自殺？」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對你有友情，我喜歡你勝過任何女人。」

「算了吧，我不願意接受你强行推銷的友情。」

杉本揮揮手。

「請便吧，讓我一個人靜一下好嗎？」

「答應我不要自殺？」

「好吧。」

「你回答得不够堅定！」

「總而言之，今天請你回去，我想一個人靜靜的。」

「你要單獨一個人，就讓你單獨一個人……下次希望你是來借錢，而不是借車。」

田河留下這樣幾句話之後，就起身離去。

當杉本再度孤伶伶的時候，喃喃地重複地咀嚼着田河對他說過的一句話：

「……『爲女人着迷，還能做事嗎？』」

當華江精神恍惚地回到鹿子木家，郁子正好要出門，走到玄關。

「哎呀——」

「喲！」

華江和郁子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驚呼，然後彼此的臉上都呈現出一種打量對方的表情。

爲了打破尷尬的場面，郁子先表示道歉：

「昨天晚上眞對不起！」

「不，對不起的應該是我呀……」

華江也連忙道歉。

如果是兩位男士，可能當場互相坦白昨夜各自的行動。然而她們是女人，一種不可思議的女性本能，使她們儘管表面融洽，而內心却仍存芥蒂，互相敵視，對於昨天夜裏彼此的行動，根本絕口不提。

「要出去？」

「是——」

「那就請便。」

「那麼再見。」

這樣客套了一番之後，郁子和華江就分道揚鑣。

郁子到了新宿，就走進歌舞伎町一家名爲「拉摩爾」的喫茶店。

坐在最裏頭的席位的佐分利謙吉，舉手招呼她。

今天，正當郁子渴望着和謙吉晤面的時候，來了一對電報，謙吉在電報上說自己要在這家平常約會的喫茶店等她。

郁子覺得謙吉還是愛着自己的，決心把昨夜的事的來龍去脈，向他說個清楚，於是就應邀匆匆前來赴約。

她是氣不過謙吉差遣一個綠河貢來做他自己的替身，纔賭氣到橫濱夜總會那些場所去的。責任並不全在自己，而謙吉也有責任。如果把事情說清楚，下次就不會再有這種情形發生，而彼此之間也會更加相愛，永不分離。

郁子在電車上就一直在考慮，見了面應該由自己先道歉，而且立刻道歉。

但是——

郁子剛一坐下，謙吉就忍耐不住地說道：

「狠！眞够狠的！」

「唔——？怎麼一回事？」

「昨天我正要離開公司的時候，突然有個傢伙打了一個電話來，說家父因爲車禍受了重傷，被送進了茶之水的G醫院。於是我趕快打電話去問那家醫院，一問之下，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有這種事？」

郁子驚愕地說道。

「當我匆匆忙忙趕到N會舘去的時候，妳已經不在那兒了。」

「……」

「這是因爲我遲到了四十分鐘……但是，我總認爲妳會等我四十分鐘！」

「……」

郁子不知道爲什麼，突然說不出「對不起！」這句話，只垂着眼簾。

謙吉對她那付神情，投以猜疑的目光：

「聽說妳在那裏碰見一個年輕的男孩子，跟他一道走了？」

「……」

「果然沒有錯，我在先還不願意往這上面想……是休息室的僕歐這樣告訴我的。」

「不對，一定是他看錯人了。」

郁子不能不作這樣的否定。

「不會錯的，據他說：在休息室裏頭，就只有一位年輕的女孩子，而且還是一個人在那裏待了三、四十分鐘，這不就是妳嗎？」

「……」

「是誰，那個男孩子？」

郁子沒有回答他。

她在想：如果謙吉所說的話是眞的，那麼綠河貢就撒了一個天大的謊，完全欺騙了自己。而打假電話給謙吉的，自然也是綠河貢了。

現在想起來，謙吉是絕對不會找綠河貢那樣的小白臉做他的替身的。但那時由於懷疑謙吉的愛情，憤怒衝昏了腦袋，竟然被綠河貢的花言巧語矇騙過去了。

雖然這樣，郁子畢竟還是擺脫了綠河貢，獨自回到家裏。

「噯！郁子！妳怎麼不說話？」

謙吉的眼睛，燃燒着嫉妒的光芒。

「難道有什麼難言之隱？」

「沒有什麼難言之隱……只是偶然碰見而已。」

「我倒想聽聽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以前……在高中時代……有點——」

「有點？有點什麼？」

郁子對於謙吉咄咄逼人的態度，感到幾分不悅。

「我難道連個男孩子的朋友都不該有？」

郁子反抗地說。

「妳當然可以有。但是妳不要瞞住，如果是普普通通的朋友，不是可以坦白地說嗎？」

「可是……你那付樣子，就像要把人吃掉似的！」

「難道我能高興？能笑？自己的愛人不顧自己，却和小白臉私奔！」

「可是，我已經等了五十分鐘呀！」

「就是嘛，這段時間，被一個假電話把我栓住了……這會是誰搞的惡作劇呢？我跟妳約會的事，一定有人知道。……難道是妳爲了想和那位男孩子到什麼地方去，故意叫他打個假電話給我？」

「胡說！」

郁子勃然大怒。

「我爲什麼要做那種缺德事？」

「妳不是已經不喜歡我了嗎？因爲我在旅舘的時候，想對妳採取什麼樣魯莽的舉動，妳就對我不滿——」

「求你不要這樣說！」

郁子猛烈地搖頭。

——我那時只是決心爲他獻出處女的貞操啊！

郁子對於不懂女人心的謙吉，眞想奚落他。只見她淚水盈盈，爲了不讓謙吉看見自己在流淚，驀地站起來說道：

「我要回去了！」

「不行！等等！」

「今天免談！」

郁子匆匆離去。

「混蛋！」

謙吉也勃然大怒，高聲怒罵。

出了門外，郁子的淚水，終於簌簌而下。

——太不近情了！

她這樣想着。

如果謙吉能够冷靜一點，好聲好氣的問，不是一切都告訴他了。其實，雖然跟綠河貢去，並沒有做任何壞事，連嘴唇也沒有讓他碰一下。這種結果都是由於謙吉的衝動所造成的。

郁子垂低着頭，急步而行。

她雖然急步走着，但心裏渴望着謙吉能追上來向她道歉，給她撫慰。

她太希望接受謙吉的道歉了，因爲只有謙吉先向她道歉，而後她才能衷心向他表示慊意，只要心裏沒有芥蒂，該會多麼喜歡謙吉。

郁子虔誠祈禱謙吉會從後面追上來。

但是，她終於失望了，謙吉並沒有追上來。

女性演技也者

名作家鶴屋壯一，又在那間茶亭式的書齋裏，虐待自己的打火機。他是要修理它，但在他的一雙笨手七撥八弄之下，一個高級打火機，不修還好，愈修愈壞。

「去他的！」

他終於把那隻被修得面目全非的打火機，往桌上一扔。

就在他不耐煩地把打火機一扔的當兒，那圓窗還是和前次一樣啪的一聲被撥開。

「我趕來修打火機的。」

番巴嫣然笑道。

「嘿——」

鶴屋一付愛笑不笑的樣子。

「簡直像隻夜貓！在那裏學的飛簷走壁的功夫？……」

「在下生來嬌捷，來去如飛。」

巴說罷，迅捷地繞過廻廊，一進了書齋，就伸手說道：

「來，借我看看——」

鶴屋一邊把打火機交給她，一邊說道：

「看妳這張臉，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嘛！」

「可能是我這張臉平凡得像塊石頭，到處都可以看見吧？」

「不，的確是在什麼地方見過……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鶴屋抱着胳膊，歪着頸子。

打火機在一眨眼之間，就被巧妙地修好了。

「妳——」

鶴屋一邊嘖嘖咄咄地玩着那隻修好的打火機，一邊充滿好奇心，注視着番巴。

「妳到底是怎麼樣生下來，又是怎麼樣長大的？」

「您問這些幹什麼？」

「像妳這樣有趣的女孩子，很少見是嗎？」

「多的是——」

「不，的確少見，至少我遇見個性那麼强烈的女孩子還是第一次。」

「不要再搞它了！」

番巴生怕剛修好的打火機又被弄壞，突然伸出把它搶過來。

「不管怎麼說，就一個作家而論，我是第一流的。」

「誰說不是，是第一流之中的第一流。」

「這位第一流的作家承認妳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個性，妳自己也該有自信。」

「嘿！」

番巴一付不服的表情。

「我覺得妳與其立志做作家，還不如立志做電影明星。」

「我纔不稀罕做什麼電影明星！絕不稀罕！」

番巴搖頭。

「穿件露胸裝或露乳裝什麼的，故意在銀座那些熱鬧的地方招搖過市，好讓幾百萬人都有機會一飽眼福，表示自己是個大明星，這樣做，我會起鷄皮疙瘩，就算做戲，我的臉皮也不够厚。」

「哈哈……好一張尖酸刻薄的小嘴！總覺得妳非常有趣，還是那句話，妳是怎麼樣出生，怎麼樣長大的？」

「普通的生法、普通的長法。」

「撒謊！」

「您不信？」

「我不信。」

「眞拿您沒法子！」

番巴雙手作抱頭狀。

「從實招來！莫非令尊大人是印度的獵獸人、專獵猛獸的？」

「胡說，他可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不過，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沒有見過？看來，妳的遭遇非常不幸。」

「不見得，我是遺腹女，母親懷我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她是回到岡山的娘家去把我生下來的，她本想在那裏扶養我長大的，可是碰到戰爭開始，日子過不下去，只好把我送給別人做養女，我的養父母是全日本最好的一對夫婦……因此，我在養父母家是嬌生慣養的，該說的都說了。」

「眞的這樣嗎？」

「這種事情，要撒謊也撒不來是嗎？……我親生母親，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聽說是在東京——實在很想見到她。」

「找找看，能够見到她，不是很好嗎？」

「我眞怕這種新潮式的悲劇！聽養父母說，我親生母親古典、優雅、脆弱，總是憂鬱得像一朵見不到陽光的野花，一想到母女會那種擁抱哭泣的場面，先就駭怕了！」

「够了，妳的身世，我已經瞭解，剩下的問題是關於妳成爲小姐之後的行狀。妳是處女？」

鶴屋壯一的目光，非常銳利。

「您很狡猾！」

番巴有點畏縮。

「您這樣盤根究底，是想從我嘴裏問出一切之後，把我一脚踢走？」

「不要生氣……說實在的，我除了在書房、酒館之外，根本就無法瞭解今天的年輕人的那一套作風，這是一個很好的是會，我想聽妳談談！」

「明治、大正年間出生的那些叔叔伯伯——」

「嗯。」

「他們總是那些口頭禪，說什麼現在的年青人無法無天，膚淺、浮滑，白天剛認識，晚上就去開旅館！那只是老得無聊，拿年輕人消愁解悶罷了！」

「今天的年輕人膚淺浮滑，隨隨便便搞男女關係，該不會是假的吧？」

「原來您老也那麼無聊那麼好奇？……好吧，我就告訴您吧！」

「嗯，妳說！」

「我當然不是處女。因爲嫌麻煩，給了一個同學——他是一個敗家子。」

「嫌麻煩？這不就是膚淺嗎？貞操是最重要的。怎麼可以把這種傳了上千年的祖先精神遺產，像口香糖一樣吐到路邊上！」

「您老也重視處女貞操？」

「雖然談不上什麼重視，可也不把它看成口香糖！」

番巴像男孩子那樣袖着雙手，歪着頸子說道：

「您老的想法還是錯了！」

「處女的貞操，不能因爲嫌麻煩，就那樣隨隨便便給了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男人啊！」

「可是，既然想成爲作家，就必需體會各式各樣的生活經驗是嗎？一個想做作家的女孩子，到了二十三歲還是處女的話，豈不是怪事？……僅僅在這方面保持好奇心，能描寫戀愛嗎？」

「妳沒有愛人？」

「那還用說！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爲男人着迷的。所以我只用直接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的好奇。」

「好偏激！」

鶴屋壯一苦笑道。

雜談又繼續了好一會兒。

鶴屋壯一慢慢地對番巴有了好感。這種好感雖然不含色情的慾念，却帶着幾分愛憐。——這樣的女孩子，收做養女不也很好嗎？

他的腦裏掠過這樣一個念頭。

「怎麼樣？找個地方吃點好的，然後到夜總會去跳跳舞吧？一直都想返老還童。」

「不答應寫稿子的話，我就不去！」

番巴沒有忘記自己的目的。

「好吧，替妳寫。」

「眞的？」

番巴的眼睛閃閃生輝。

「我這個人一諾千金，絕不後悔，不過，得在半年之後或是一年之後兌現。」

「這怎麼行！最遲下個月底要兌現，否則，我很傷腦筋。」

「總編輯不肯看妳的小說稿是嗎？」

「就是嘛，我對那篇作品，有絕對的信心！」

「好！我知道。寫。」

「不會說謊吧？」

「妳好嘮叨！喂，吃飯去吧！」

當鶴屋站起來準備外出時，那位中年女僕慌慌張張地進來說道：

「老爺，來了。」

「來了？誰？」

「就是那——」

女僕似乎顧慮番巴在場，欲言又止。

「那個傢伙！」

鶴屋怒形於色。

「又來了？」

「什麼事？」

番巴問道。

「唔——」

鶴屋頹然坐下，一臉不高興地說道：

「眞是一個難纏的傢伙！」

「是怎麼一回事嘛？如果我能替您應付，我來應付他！」

「妳這樣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是對手。」

「別小看我，像我這樣的小女孩，一旦有什麼事，比誰都管用！」

「哦？」

鶴屋有點猶豫，但隨即就無奈地說道：

「也好，妳就幫我這個忙。」

「老爺，這樣可以嗎？」

女僕不安地審視着番巴。

「就讓她試試看吧……番巴，我只扼要的說，妳好好聽着。」

「是！」

番巴雙手置膝，正襟危坐，注視着鶴屋。

「這是五年前的事！我在巴黎輸給一個女人。」

五年前，鶴屋曾經漫遊歐洲，足足在歐洲各國逛了一整年。其間，有三個月的時間是逗留巴黎的時候，正好趕上蛀齒牙痛，和一位三十八歲的老處女牙醫打上交道。

說來眞是無巧不成書，就在那位老處女替他醫牙的時候，由於言語的誤會，被當作向她求愛，當時鶴屋的本意並不是要向她求愛，只是開開玩笑罷了，誰知她却不把那句話當作開玩笑。

這樣一來，那天晚上，她居然跑到鶴屋的旅舘去投懷送抱，而鶴屋也許是旅中寂寞，竟也沒有拒絕。

自從沾上了這層關係之後，她就每天晚上不請自來。被壓抑了三十八歲之久的熱情之火，烈焰熊熊地燃燒起來了，使得浪跡巴黎的鶴屋窮於應付，賣文渡日的鶴屋原就仙風道骨，這樣一來，就更加疲憊。使他覺得像是遇見了西洋魔女，當他／她們又在倫敦的旅舘同居了一個月之後，鶴屋已經得了「女人恐怖症」了，他想不到西洋女人的愛情表現和性的需求，竟和日本女性有着天淵之別，不禁深感長此以往可能導致精神失常，成爲廢人一個，急於擺脫她。

於是就在幾位好友的資助之下，瞞着她，搭飛機一走了之。

事隔五年，鶴屋的腦海裏已經逐漸淡忘了這件事，誰知她竟突然來到日本，以民謠歌唱家依貝特•傑洛的秘書的身份——。

如果鶴屋還是一個藉藉無名之輩，她自然也就在上千萬的人口的東京找不到他。偏偏鶴屋在文壇頂頂有名。

要找一位名作家的居所，眞是太簡單了。

十天前，那位女僕告訴鶴屋有一位外國婆子找他，當他若無其事地走到玄關一看，整個人涼了半截。

五年前的瑟爾美娜•茱蒂，雖說是個老處女，也還腰頰、苗條，頗有一番風韻。而五年後站

在玄關前的瑟爾美娜，竟然判若兩人，臉頰乾癟還不說，露在裙下的一雙腿，就像兩根枯枝，整個人變得像塊三夾板似的。

瑟爾美娜也不說什麼，逕自走進客廳，一到了客廳，就從手提包裏掏出一支發着黑光的小手槍。

「我到日本來，是爲了在你面前表演自殺的。」

這樣說着，就用那支小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

鶴屋見狀，頓時慌了手脚，拼命想用警脚的法語爲自己辯護解釋。

瑟爾美娜只是默默地讓鶴屋說個够，然後突然取出手帕，替汗流滿臉的鶴屋擦臉。

那天，鶴屋終於戰戰兢兢地，領了瑟爾美娜到赤坂的夜總會去，經過一番安慰，總算把事情打發過去了。

說來也是吉人天相，接着她不能不漸時放過鶴屋，因爲依貝特•傑洛要在日本全國各大城市舉行獨唱會，她必須以秘書的身份，跟着到處跑，這樣一來，使鶴屋免去了手槍的威脅，但是，手槍威脅雖然免去了，長途電話却不分晝夜從各地打來。

鶴屋在想：在依貝特•傑洛到各地巡廻演唱的這段時間，雖然可以暫且苟安，但遲早都會回到東京來，到時還是大難臨頭，還不如找個地方躲起來的好。

這天，因爲他打聽到依貝特•傑洛正在北海道的幾個都市舉行獨唱會，距離回東京還有幾天

時間，一時還沒有作躲避的準備。

「怎麼樣，妳是否有退敵的妙計？」

鶴屋問道。

聽鶴屋這麼說，番巴也覺得這是一個難纏的對手，但她稍假思索，就答道：

「沒有問題，我來想辦法對付她吧！」

「說不定她會開槍噢！」

「不要緊！」

番巴聳聳肩膀，出了書房，一直往廻廊走。

一推開客廳的門，一位憑窗眺望園景的金髮女人回過頭來。

天呀，瞧她那付長相，莫說鶴屋想溜，就連番巴也毛骨悚然。

番巴硬着頭皮盯着她，戰戰兢兢地走到她的面前，伸出右手，說道：

「請妳把手槍借我。」

番巴爲了讀沙特和卡繆的原著，常到「雅典•法語」去惡補，對法語很有自信。

「爲什麼？」

洋婆子異常驚訝地問道。

「我要槍殺他，槍殺這個沒有人格的小說家——」

「這又爲什麼?」

瑟爾美娜的臉上，流露出一付恐懼的神色。

「他欺騙了我，我還是女學生，我替他生了孩子，他居然說那孩子不是他的……我非殺他不可，殺了他，我自己也同歸於盡！」

番巴對於這幾句話說得那麼流利，感到非常滿意。她彷彿覺得在什麼時候讀過的存在小說中，有這樣的對話。

「借給我！」

番巴裝腔作勢地嚷着。

「不！」

瑟爾美娜也大聲回吼。接着就像連珠砲一般，嘰哩咕嚕一通，由於說得太快，番巴摸不着邊際。情急之下，心生一計；反正對方的話半句都聽不懂，就假裝不予理會，只挑自己會的罵，於是她把自己所懂的罵人話堆砌起來，一齊罵出去：

「他是惡棍！惡魔！女性公敵！職業兇手！地獄使者！蝮蛇生的！最下流的僞君子！瘋子！」

而且在適當的時機，插上一句「把手槍借給我！」

瑟爾美娜見番巴來勢洶洶，心裏有點害怕，頻頻說些像是安慰的話。

番巴一會兒號啕痛哭，一會兒頓足捶胸，最後竟然取下了懸掛壁上的西洋劍，想奪門衝出客廳。

瑟爾美娜見狀連忙上前制止，纏着她好說歹說，想使發狂般的番巴安靜下來。

約莫二十分鐘之後，番巴得意洋洋地凱旋歸來。

「回去了！」

她這樣告訴了鶴屋之後，如釋重負地捏着手指，發出格格的聲音。

「這就怪了！」

鶴屋既佩服又愕錯地，頻頻審視着番巴。

「到底是怎麼樣把她攆走的？」

「您聽說過制敵機先這句話吧？我就是制敵機先！看來我還有那麼一點『演技派』，我得改變對自己的看法。」

「喂，我聘妳當我的秘書吧，月薪十萬元好了！」

「怕往後還會接二連三發生這類麻煩是嗎？我是說那些被您遺棄的女人都不會饒過您。」

「胡說！」

鶴屋苦答道。

這天——

鹿子木修平難得離開他的畫室，搭上「小田急」線的電車。他的外出，實在新奇得可以大出號外。

在電車上，他抱着胳膊，閉目養神，維持着不動的坐姿，這種姿勢是他的註册商標。他要用這種姿勢，距人於千里之外。

很快地，修平就出現在銀座。也許是隔了半年沒有到過銀座，當他像平日那樣溜躂到林蔭大道，就走進那家高級喫茶店——斯卡拉貝達」。

可能是出於偶然，他所選的座位，竟然是華江曾經留過傷心淚的那個靠窗的位置，當年華江聆聽愛人五木雄一無情的宣判，就是在那個位置上。

約莫過了十分鐘，進來一位看似混血兒的青年，逕自向他走過去。他不是別人，正是那位請華江看管手提包的青年。

「先生——」

他口稱「先生」，畢恭畢敬一揖：

「我這就領您去。」

「噢——」

兩人一前一後出了喫茶店。

「那個小妞眞漂亮！先生。」

青年一邊並肩而行，一邊說道。他說的是津森華江。

「唔，漂亮。」

修平的腦子裏似乎別有所思，只是漫不經心地應道。

「欺騙那樣漂亮的妞兒，心裏覺得非常不安。」

「唔，不安。」

「這是爲了什麼呢？」

「這個你不會懂的。」

那位青年領修平去的地方是東洋大原二樓的「銀座美容院」

那間「美容院」，今天也還是蕩漾着交響樂的旋律，不過不是貝多芬的，而是華格的曲子。

那位青年當修平推門進去的時候，就逕自回頭走了。

置身電唱機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音響漩渦中的修平，望着埋在扶手椅裏，叨着煙斗的前川大造的光腦袋。然後，默默地走近電唱機，把它關了。

前川大造目光銳利地發現修平之後就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說道：

「無聊啊！人生——」

修平自顧自地在對面的扶手椅坐下，風趣地說道：

「這齣戲好像演得不錯嘛。」

「就是劇本太無聊。」

大造這樣說了，站起來，打開屋角三角櫃下面的門，取出那隻手提袋。

「把這些廢紙拿回去！」

他這樣說着，把手提袋擺到桌上。

「揹了多少？」

修平這樣笑問的時候，大造面帶不屑的表情說道：

「別瞧不起人好吧！」

原來讓華江高興了老半天的兩千三百萬元，就是修平所拿出來的，是修平讓那位混血兒故意把它寄存在華江那裏然後再讓華江把它送到這間「銀座美容院」來。

這齣戲眞是串演得天衣無縫，至於修平爲什麼要編這樣的劇本，連大造也搞不清楚。

「噯，搞這套把戲，有什麼作用嗎？」

「說不上有什麼作用。」

修平面無表情地答道。

「要搞惡作劇，不該這樣搞法，萬一我昧下良心，帶着鈔票逃之夭夭，你該怎麼辦？」

「有什麼怎麼辦。不就算了！」

「白白丟了兩千三百萬，就算了？」

「也只好如此，是嗎？」

「我還不知道你那麼濶氣，這樣看來，老兄起碼有一兩億的財產吧？」

「只有這一點你沒有猜對，這個手提袋裏面的，是我的全部財產。」

「什麼？」

大造不禁愕然。

「可是眞的？」

「眞的！我有什麼收入，最不願意存銀行，買股票，一到手，就往畫室的畫具箱裏扔，不知不覺就存了那麼些錢。」

「唔——像你老兄這樣的人，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不玩女人，就只是成天躲在畫室裏睡大覺，存這麼些錢，也不是沒有可能……」

「原先我也想把這些錢活用一番，但是後來心血來潮，想了這個好主意……」

「怎麼心血來潮想了好主意來的？」

「不瞞你說，我偷看了那個津森華江的日記簿」

「可惡！」

「她被愛人摔掉了。原因是她沒有錢，窮，她的愛人找了一位富家小姐結婚，於是她咒詛男人，發誓拜金。發誓存錢，發誓存够一百萬的時候，就到被愛人摔掉時的那家喫茶店的那個座位上，獨自靜靜地喝杯咖啡，這眞是一個可敬可佩的誓願。」

「眞是可敬可佩。」

「這樣——經過五年之後，也就是前天，她終於達成了這個目標；存够了一百萬塊錢。前天晚上，當我看到她的日記這樣寫着，就趕快做了決定……決定把兩千三百萬塊錢，作最有効的使用！」

「原來如此，這眞是像極了你修平兄的想法，不過，你所導的戲，不僅僅使她空歡喜一場。」

「這話怎麼說？」

「她跟綠河貢到駿河台住旅舘去了！」

聽大造的語氣，他和綠河貢好像是知心好友似的。

在這裏必須交代一下的是——

橫濱夜總會的決鬪，原來是一個騙局：完全是事先串通好的，以爭鬪的方式移花接木，互換女伴。大造把華江交給綠河貢，而綠河貢則把郁子交給大造。

這幕劇從頭到尾，都是鹿子木修平一手導演的，他知道，華江拜金就誘之以利，知道郁子是

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就動之以「情」。連移花接木的換伴，也是他根據華江和郁子的性格而安插的好戲。

「這原是意料中的事。」

修平若無其事地答道。

「原是意料中事？……莫非你老兄命令綠河貢把那妞兒佔爲已有?!」

「我雖然沒有這麼說，但綠河貢生來就風流倜儻，只要給他釣竿和魚餌，他自然就會去釣魚，我不想讓守屋郁子做綠河那小子的魚餌，但是，讓他去誘惑華江，我是百分之一百的贊成。同樣是貪婪的女人，貪「色」比貪財的值得同情。」

「我希望那個任性的小妞會甩掉綠河，也以爲她可能會甩掉他，誰知道剛剛綠河打電話來，說她居然就範了，眞叫人失望！」

「……」

「據他說，津森華江要求他付出十萬塊錢的貞操代價！說什麼彼此素不相識，要白白佔她的便宜，等於討飯。」

「什麼人說什麼話，她就是這種人，是自暴自棄使得她這麼說的」

「綠河貢那小子好像還是第一次碰到了這樣向他開口的，聽的口氣，他好像認輸了！」

「……」

修平好像又在開始考慮什麼，默然不語。

大造一邊看着修平沉思的樣子，一邊歪着頸子在揣摹：

——這位天才畫家，這次又想編個什麼劇本找樂子？

這時，華江向公司請了假，正躲在自己的房間裏，足不出戶。

桌上擺着那隻裝了十萬塊錢的白色信封，那是破產的商業鉅子守之助强迫她收下的錢。

她茫然凝視着那隻信封，腦裏泛起那位老紳士淒寂的形象。

——那一定是他最後的一點錢。

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但她不懂這位破產的老紳士爲什麼要把這最後的一點錢送給自己，而且還强迫自己接受。

——他那樣愛我的母親嗎？

當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內心不禁產生了一個答案：那位老紳士，在這個社會上，實在是難得一見的羅曼蒂克

「必須還給他！」

華江突然這樣自言自語。這樣說着的時候，她就站起來，開始做外出的準備。

當她走向車站時，發覺自己好想見到那位老紳士，而目的還不是僅僅爲還給他的錢。

命運安排

華江走進了曾經不想再度涉足的新宿百人町的窄胡同，站在那位老紳士棲身之所的前面。

她的手裏抱着從新宿的百貨公司買來的東西。稍爲猶豫了一下，就毅然推開格子門。

「有人在家嗎？」

剛這樣探說完了，杉本守之助就聞聲出現在走廊上。

華江感覺到自己有點心悸。

按照正統穿着方式穿着和服的杉本，比華江所見的任何紳士都高雅不凡得多。

「原來是妳！」

杉本驚喜參半地微笑道：

「我很想請妳進來，但是不瞞妳說，跟妳相對而坐，我的心情有點沉重。」

和上次不同，這回杉本的態度顯得相當冷漠。但華江覺得自己是彷彿做了什麼錯事前來謝罪

的，於是也不管他的態如何，就接着說道：

「那麼就在這裏好了，我是專程來奉還您那十萬塊錢的。」

說完就從手提包裏掏出那隻白色信封。

「還是請進吧！」

杉本定睛凝視了華江一會兒，這樣說道：

「不必了，在這裏就好。」

「進來好吧！」

杉本的語氣，似乎帶點命令性質。

在家徒四壁的屋子裏，杉本向對面而坐的華江問道：

「爲什麼不把那十萬塊錢拿去用掉？」

「唔？」

華江瞧了杉本一眼。

「我是替那位奪去妳貞操的人付給妳那筆錢，爲了驅除妳心頭不愉快的記憶，應該痛痛快快地把它揮霍掉才對。」

「……我不能這樣。」

華江和這位老紳士相對而坐，覺得無比的安祥，這是第一次體驗到的不可思議的感覺。

「恕我無禮，這十萬塊錢，該不是杉本先生最後的一筆錢吧？」

「是不是這樣，和妳毫無關係。」

「不，有關係。……我有一百萬元的股票，並不窮。我不能接受杉本先生最後的一點錢！」

「就算妳有一百萬塊錢，這跟我送妳十萬塊錢，也毫無關係呀。」

「這是爲什麼？我不懂。」

「妳不懂再好，我只是求心之所安。這件事就不要再提它吧！」

杉本這樣說了，臉上開始出現一種慈祥的表情。

「像妳這樣漂亮的女孩子，爲什麼沒有男朋友？」

「就像老伯那樣高雅的人沒有家庭一樣呀！」

「家庭我當然有，那是十年前的事。」

「……」

「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無能？還是妻子墮落——直到現在也還糊裏糊塗。反正二十年辛勤建築起來的家業，毀於一旦，僅僅一天的功夫，一切成爲泡影。」

「爲什麼呢？」

但是杉本絕口不談它的理由，原因是勢必侮辱已經淡忘掉的妻子。

杉本是養子。三田財閥中名門的綠河家，戰前富裕得在瑞士擁有別墅。以獨生女嬌生慣養長大的妻子京子，如果用當時通俗小說的形容詞來說，簡直就像隻孔雀一樣，不論飛到任何地方，都必須以女王的姿態出現，否則就不能稱心如意。她的那份驕矜之氣，結婚之後愈來愈盛。

作爲她丈夫的杉本的百般忍耐，連旁觀的人都爲之不平，在朋友之中，甚至於還有人輕蔑他那份逆來順受的忍耐心。

隨着日本的敗降，杉本家從根底發生動搖，這使京子的驕矜之氣更加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杉本家雖然只剩下了一棟豪華的府第，但京子斷然拒絕離開。當杉本爲了重振家聲，而計劃遠赴伊朗搞石油生意時，就把偌大的一棟府第給了她。

「妳留在那個家好了，我要走。」

「請便。」

夫婦二人就在這樣簡單的對話之下分開了。

兩年之後，杉本由於得到美國N石油公司的資金援助，回國籌備石油公司時，京子已經把那棟府第賣掉，在銀座開了一家酒吧。

又過了兩年，杉本的東京石油公司開張駿發，大展鴻圖，而她的酒吧則早已關門大吉，這時窮途末路的京子厚着臉皮找到他。她雖然沒有說受了週遭狡猾的市井無賴的騙，但當她站在杉本面前時，已經是一個負債八百萬元的女人。

杉本默默地替她償還了借債，還給了她一筆可觀的生活費，如果安安份份過日子，一輩子都不用發愁。

杉本和京子雖也有一個獨生子——綠河貢，但生就了一付母親的性格，因爲他是和母親住在那棟府邸，杉本也就放棄了做父親的責任。

綠河貢常常到公司去找他，但杉本從來就不見他，當然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現在過的什麼生活。

神似乎在冥冥中給人安排下偶然的機遇。

華江在既不感動也不興奮的情況之下輕易失身的對象——綠河貢，原來是這位杉本守之助的兒子。

杉本做夢也沒有想到，付給華江的那筆貞操代價，竟然是代自己兒子付的。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杉本突然面帶笑容說道：

「這使我想起妳的母親，妳母親在生前也是一樣，我隨意留給她一點錢，在後就拿來還！」

華江審視着杉本凝望遠處的眼神，問道：

「您曾經愛過我的母親？」

「嗯，不但曾經愛過，我這一生中就只愛過一個女人，她就是月江……」

「我的母親該會知道吧？」

「我從來就沒有告訴過她——」

「母親一定知道的，我認爲作爲一個女人，能受杉本先生這樣的人所愛，該是最大的幸福。」

「我在工作方面，雖然很有辦法，但對女人却毫無辦法。」

就在他喃喃自嘲的時候，玄關的門被推開了。

「在家嗎？我是田河呀！」

聽見門外的喊聲，杉本臉上的表情，頓時僵住了。但隨後就恢復了平靜的表情，答稱自己在家。

「那麼我這就告辭……」

華江起身告辭。

「別忙，我還想請妳臨時客串一下我的管家，朋友來了。」

華江想到杉本既然臨時有求於己，不便推辭，就指自己從百貨公司買來的手信。

那是茶葉和茶具。

「是的——」

華江感到有點心跳：

「我這就丟準備。」

說罷就拿了茶葉和茶具，匆匆走進厨房。

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社長田河文五郎，大搖大擺地走進來。見到杉本就問道：

「有客人？」

他在玄關已經看到一雙脫在那裏的高跟鞋。

「嗯——」

杉本抱着胳膊，把視線投向院子那邊，裝出一付冷漠的樣子。

田河一屁股坐下，接着問道：

「你也許不會再拒絕……我已經替你帶來了一份適合你的工作。」

「……」

「前幾天，我在箱根的高爾夫球場，見到了太平洋石油公司的增本，跟他談起你的遭遇，他覺得像你這樣不可多得的人材就這樣投閒置散，非常可惜，要我轉告你，希望你一定要到他那裏幫忙。」

「抱歉！你太愛管閒事！」

「話不能這麼說。太平洋石油公司這回打算在岡山的——唔，什麼地方來的？哦，對了，是片上町。聽說那裏有一處很窄的海灣，他們打算把那個海灣塡平，建一座東方最大的工廠，據說已經策訂了一個十年計劃，他希望你也能參與這個計劃。這不是很好嗎？……你自己本來就開石油公司，而且有一度還凌駕戰前派的太平洋石油公司和三星石油公司之上。有足够的經驗，不想再露一手嗎？」

「我沒有那種幹勁了！」

「別開玩笑！喂，杉本，你閣下纔五十三歲嘛，五十三！」

「已經是古稀的心境了！」

「你在說些什麼無聊的話！」

大聲叱罵杉木的田河，見到華江端着茶出來，不禁驚爲天人，不自覺地「嘩！」的一聲，發出讚嘆。

「眞是個大美人。哼，還說什麼古稀的心境！」

田河一邊直言不諱地說着，一邊毫無顧慮地注視着他心目中的天仙，眼睛連眨神不眨一下。

華江在端茶出來之前，就在厨房裏聽出田河的聲音，知道他就是自己服務的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的社長。

「歡迎貴客光臨。」

她心想對方如果沒有發覺，自己也就裝作不知道，這樣向他招呼。

「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嘛！」

田河盯着華江身上直瞧。杉本差點就要忍不住脫口說出：『是你的女兒啊！』

「您是我的社長，當然見過啦。」

華江笑盈盈地，這樣回答。

「唔？我的會社居然有妳這樣漂亮的小姐，我的會社很多，到底是那一個？」

「『昭和商事』」

「哦，是那裏……那裏我一個星期只去一次。在那一課？」

「我是專門秘書。」

「什麼？妳是月田的秘書？！那傢伙有一個這麼漂亮的秘書，居然瞞着我，眞是豈有此理！」

杉本冷冷地瞄着田河爲華江的美貌着迷的神態，忽然轉了一個念頭，覺得現在還不是告知眞象的時候。他要看着他對他自己的女兒起淫心，他要看着他那付醜態，來滿足他的報復心理——這是對他遺棄月江一種最起碼的報復。

郁子服務的東京速記中心，是在京橋一棟三層建築物的二樓。

這時速記中心的人全都離去了，只有郁子獨自一人留在那裏整理「文藝界」座談會的速記稿，她是把那些中午記錄下來的速記稿譯成文稿。

論速記的正確，郁子在東京速記中心是第一把交椅，比工作二十年以上的老速記員都優秀得多，正因爲如此，特別指定郁子擔任速記的雜誌社，佔了百分之六十。但是，今天紀錄的速記，就像生手所記的一樣，不安、顫抖的符號，外加處處遺漏，完全是所謂藕根速記。

今天的座談會，是由五名年輕氣盛的新進文藝評論家參加，他們各自堅持自己的意見，難懂的話，像連珠砲一般，滔滔不絕，縱然不是這樣，以當時郁子的心情而論，恐怕也難記好。

郁子和謙吉的分手，並非出於本意，心情愈見沉重。如果能拒不出席，她早就拒絕了，無奈是特別指名的，只好勉强答應了。

在速記的時候，手裏的鉛筆，常常不聽指揮，腦子裏一片空白，發言人的聲音，好像不在現場，而是在一處非常遙遠的地方，這種情形一直在繼續着。

——把這種稿子送出去，準會挨罵吧

當她的腦子裏浮起「文藝界」總編輯黑邊修太郎那付精明幹練的樣子，心裏不禁有點畏怯。

她雖然了無心緒，但還是揮筆疾書，寫着寫着的時候，不知從那裏傳來一陣報時的汽笛聲，是下午五時正。

郁子丟下鋼筆，兩手掩着臉，左思右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像是下了決心似的，拿起電話的聽筒，開始撥號。

「昭和商事。」

這是接線生的答話

「噯……對不起，我想請會計課的佐分利謙吉接電話。」

郁子這樣說了，深深抒了一口氣。

很快地就聽見謙吉的聲音了。

「我是佐分利謙吉……」

郁子的心像被刺痛了似的。

「我……是郁子」

「……」

謙吉沉默的反應，使郁子感到無比緊張。

「對不起！」

「……」

「眞是對不起，向你道歉。都是我不好。」

郁子含淚向謙吉表示自己的歉意：

「眞的是我不好，可以得到你的原諒嗎？」

「我全知道，妳大可不必這樣道歉。」

謙吉好容易纔這樣答道。郁子在放下一顆心的同時，心裏感到萬分難過，以至於無法出聲。

「怎麼搞的？……喂，怎麼一回事？」

這回輪到謙吉着急，催着郁子回答。

「……沒，沒有什麼，我只是向你道歉——只要能得到你的諒解，就心滿意足了。……」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也沒有生氣！……我在銀座林蔭道的『斯卡拉貝達』等妳。」

「眞的？」

「我等妳。」

「我眞高興！」

郁子一放下聽筒，就三脚並作兩步，走進衞生間去重新化妝。整理中的紀錄稿，雖然說好在明天傍晚以前，要送到「文藝界」去，但想到今天晚上的約會，將是決定自己一生的大事，也顧不得那麼許多了，就暫且把它擺在一邊，遲就讓它遲一點吧。

大街上被下班的人潮擠得水洩不通，郁子隨着人潮往前走，步伐是輕快的。

——在這些密密麻麻的人裏頭，有幾個人是在今宵有甜蜜的約會的呢？

她這樣喜不自禁地邊想邊走着，不一會兒，人潮就湧到了京橋的交差點，堵在那裏。

突然，郁子的肩膀，有人在背後輕輕拍了一下。

郁子回頭一看，原來又是綠河貢，這回她得把他那張小白臉看得像瘟神那麼可怕。

「前些日子，很對不起。」

綠河貢笑嬉嬉地向她打招呼。

「我非常躭心妳會爲那件事感到困擾，好在在這兒碰見妳……前些日子失禮之處，務請原諒！」

這樣說了，他就像很難爲情似地，做出一付羞赧的表情，這種表情是他用於征服女人的一項慣技，經驗告訴他，女人很難抵擋得住他這一招。

郁子默然爲禮之後，就隨着人潮，匆匆越過交差點。而綠河貢却在她的左右緊跟不捨。

「妳生氣了？」

「不，有什麼氣好生的。」

我看得出來，妳生氣了……眞糟糕，我該怎麼樣向妳道歉纔好呢！」

「也不用什麼道歉，求您放過我就好了！」

「我不能這樣就走，這有我不得已的理由。」

「哦？」

郁子帶點責問的口吻。

但當她想到綠河貢馬上又會玩什麼花招欺騙自己，就匆匆向前趕了幾步。

綠河貢像隻影子似的，始終緊跟着她，好像要隨着她到天之涯海之角。

一個默默地走，一個默默地跟，很快就到了尾張町的交差點，這時郁子開始緊張起來，生怕謙吉會在什麼地方發現他／她們。

「只請妳給我十分鐘的時間可以嗎？」

綠河貢這樣請求道。

「不行！抱歉得很！」

「沒有商量的餘地？」

「沒有！」

「那麼，我只好跟着妳，到妳要去的地方，我在那邊等妳。」

郁子駭怕了。

「綠河先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您還要讓我發火是嗎？」

「我有事要對妳說，只要妳聽我說就可以了。」

「就只是這樣嗎？」

「就只是這樣！」

「那麼，我只給您五分鐘的時間——」

「好，謝謝。」

過了交差點，綠河貢想向日比谷的方向走。

「到那邊去不行。」

郁子拒絕了。

「既然這樣，那就——」

綠河貢伴隨着郁子向築地方面走去。

郁子的運氣也眞是太壞，偏在這個時候，謙吉也夾雜在京橋那邊擁擠的人羣裡頭。

謙吉本來已經打定了主意，要趁這天晚上和郁子永結同心，共成好事，他正懷着這個念頭向「斯拉卡拉貝達」走去。

上次，郁子傷心地離去的時候，他之所以沒有追趕上去勸慰她，那是因爲覺得：如果郁子還愛自己，日後一定會打電話給他。

郁子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打了電話給他，這證明郁子是愛着自己的。

這回到「斯卡拉貝達」去等她，他心裡已經有了一個成熟的腹案：

——向駕駛俱樂部借輛車子，帶着郁子到伊東去，然後到川奈旅館去結婚。

當謙吉漫不經心地看向湧往築地方面的人潮，突然愣住了。

那不就是郁子嗎！

她不但向「斯卡拉貝達」相反的方向走，而且身邊還有一年輕的男伴，正在談着什麼。

一瞬間，謙吉直覺得全身的血液一下湧上頭部。

——畜生！

謙吉焦燥得恨不能立刻衝過去，站在郁子面前，擋住她的去路，但交叉路口的紅色信號一直亮着，好像故意遲遲不變更綠色信號似的。

交叉路口的通行就是那麼麻煩，雖從從北側橫過了南側，但再要鑽越東側時，又被阻住了。這樣七等八等，郁子他們早就不知道鑽到那裡去了吧！

謙吉在情急之下，忽然想到從地下鐵的階梯下去，抄向築地方面的出口。

但當他從出口衝向人行道時，已經見不到郁子他們的踪影了。

——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那雙充血的眼睛到處張望，使得週遭的人都用驚奇的目光瞧着他。

就在他焦急萬分四處瞭望的時候，突然發現了正要拐進背街的郁子的背影了於是拔腿就追。

當他追到那個拐角的時候，只見郁子和那位青年親暱地走進一家以西點著名的喫茶店去了。

謙吉嫉妬得恨不能即時殺死這對狗男女！

郁子一點也沒有發覺謙吉對她怒目而視，在喫茶店選了一個明亮的座位坐下。

「我就對妳直說吧！」

綠河貢向侍者要了咖啡之後，立刻爭取時間，這樣說道：

「我假裝佐分利謙吉的朋友，用車子把妳載走，並不是我的陰謀。」

「……」

「希望妳不要嚇了一跳，那是妳那位房東出的主意。」

「哦？」

郁子頓時愣住了。

「你是說鹿子木先生……？他爲什麼要出這個主意？我不相信！」

「他爲什麼要出這個主意，我也搞不太清楚。……鹿子木就是那麼古怪的一個人，也可能是爲了要考驗一下妳這樣的女孩子吧。」

「考驗？」

「是呀。妳認爲只有愛情纔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而且現在正在和佐分利謙吉搞戀愛……但是從畫家的眼睛看來，妳似乎是一個很容易受騙的女孩子，就算什麼人騙了妳，不管怎麼騙妳，

妳也不會怨恨他。」

「毫無禮貌！」

「的確，那的確是沒有禮貌的觀察。但是，妳可是眞的給了男人這種印象啊！……於是鹿子木就想在這方面考驗妳一下，看看妳究竟把愛情看得多麼重要？是不是在任何美男子誘惑之下，都有斷然拒絕的勇氣？」

「……」

「鹿木子這個怪人，誰都不選，就選了我，結果妳還是經不起我的誘惑。」

「誰說我經不起誘惑，因爲您說是替謙吉來赴約的，我有什麼辦法……」

「妳很會爲自己辯護。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都可以代理，戀愛可是不能代理的啊！就是演戲，也不能隨隨便便換人出場。那個時候，妳應該斷然拒絕我的邀約走開的。」

「……」

郁子被說得無話可說，只好默不作聲。她那時的確感覺受了莫大的侮辱，而且懷疑了謙吉的愛情。

「不錯，那時妳恨謙吉，而且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妳對愛情愈執着，疑慮被背叛的反射性意識也愈强烈，任何一點小事，都會疑神疑鬼，以爲對方已經不再愛着自己了……妳似乎經常都帶有這種疑慮，情場老手很容易就能看出妳的破綻，乘虛而入……我就是看出妳這種破綻的，雖

然我坦白說了自己是屬於玩弄愛情的人，而結果，妳還是跟着我走了。」

郁子不管他怎麼說，就是一言不發。她對說老實話的人，總是有着一付好性子，絲毫不會感到厭惡，不但這樣，甚至還有着一份親切感。

就在綠河貢娓娓而談的時候，郁子覺得綠河對於愛情的智識非常廣博；如果向他談，任何疑難的戀愛問題，都可以當場得到圓滿的解答。

一瞬間，她警惕地想到。

——這種心情，就是心裡的破綻！

於是她連忙站起身來，說了聲「失陪了！」

綠河貢已經無法挽留了。

「現在就要去和佐分利謙吉約會嗎？……我向妳說了事情的眞像，希望妳在心裡不要存有什麼芥蒂。」

「嗯——」

郁子一揖而去。

剛一轉身走出店門。她就驚愕地站在門口發楞。

原來謙吉已經守候在那裡，臉上的表情有着無法形容的嚴肅、冷峻。

「……」

「……」

彼此只是面面相覷，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謙吉憤怒地逼近她。

郁子戰慄了。

謙吉舉起右手，給了郁子一記清脆的耳光，然後像流氓一樣，聳聳肩膀，揚長而去。

綠河貢隔着窗子，看到了這一幕。

人生如齒輪

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秘書室的掛鐘，有節奏地鳴過五響，告訴華江這時是下班的時間。

華江用塑膠布套把打字機蓋好，站立起來。

——去找杉本吧。

華江從早上就一直想着這件事。

也許是出於一種女性本能；她想給那間連個坐墊都沒有的空屋子添置各式各樣的東西，製造溫暖的家庭氣氛。

那天辭去之後，華江就一直把這件事記掛在心。

杉本守之助這位老紳士，比華江所見過的任何一位紳士都更有紳士派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在第二次訪問的時候，華江就深深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雖然隔了五天之後，杉本高尚的言談、舉止、風度，也還留在華江的腦海裡，始終忘不掉。

——我是不是已經愛上了他呢？

夜裡，這種突然湧現的預感，使得華江無法入睡。

不論是和杉本見面，或是那天的經過情形，都是異常的。華江不能不認爲這是命運的安排。

——如果能由於我的愛的灌溉，而使他產生出年輕人的蓬勃朝氣，再鼓雄風，創造新的事業，該有多好……。

她甚至於有過這樣的想法。

這不單純是羅曼蒂克的想法，它的實現是非常可能的。

如果他沒有才華，田河爲什麼頻頻惋惜他的才華？又爲什麼要勸他出馬參加太平洋石油公司籌建東方第一座大工廠的計劃？但華江想不透的是，他爲什麼要斷然拒絕這麼好的一個機會呢？

——他只是自己隨便決心遁世。而他所需要的是怎樣再振雄風。

華江想充任使他重振雄風的角色，應該不是出於自負的心理。

可是——

華江找不出今天又去訪問杉本的理由。

無緣無故的唐突造訪，很可能被無情地拒絕。

「請妳回去！」

當華江想像着杉本站在玄關可能出口的話，可能出現的表情，不禁猶豫了。

——管他！

華江又轉而想到：

——到時不妨對他說：愛上您是我命中註定了的。

一位愛過我母親的謙沖紳士，二十年之後，又被我所愛。還有比這更美，更羅曼蒂克的嗎？

——還是決心前去吧！

華江下定決心之後，就去敲常董室的門。

常務董事月田五郎，坐在辦公桌後，一付平常少見的抑鬱的表情。

「……打擾一下可以嗎？」

華江這樣問過之後，月田目不轉睛地盯着她，然後用低沉的聲調說道：

「我有一件事想問問妳。」

「什麼事？」

華江向前走近幾步時，月田唐突地問道：

「有太太的男人，再去愛別的女人，是不是有虧品德？」

「……」

華江頓時無法回答。

「男的爲了品德不虧，還沒有向那個女人說明自己的愛意，決心先和太太離婚。」

「……」

「男的今天早晨突然對太太說：『讓我們分手吧！』，他／她們，不，應該說是假的太太，爲了一點鷄毛蒜皮的小事，已經有十天不開口說話了。妳猜他的太太怎麼回答？」

「……」

「她回答：除非還我處女之身！」

月田從那張轉椅站起來，走向窗邊，眺望着窗下滾滾前湧的下班的人潮。

「哈哈哈……」

他一邊望着遠處的人潮，一邊發出一陣空虛的笑聲。

「如果眞能還她的處女之身，他一定會還給她！……那男的，十多年來，一直都受到別人讚美，說他的太太是如何的秀麗，如何的溫柔，如何的賢淑，如何的穩重……事實也是如此。在別人的眼裡，她是一位沒有絲毫瑕疵的太太，你簡直找不出她任何一點小缺點。……可是，正因爲這樣，那男的反而覺得索然無味。這也可說是自私！夫婦之間最必要的，是身心方面都要密切的配合，這纔是幸福，但這種幸福，在他／她們之間，是不存在的，彼此一見面，不到五分鐘，就貌合神離，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男的根本懶得去推敲，女的就更不用說，只是把它當作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

月田轉過身來，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華江。

「男的是個多情種子。在四十歲以前，就愛撫過好幾十個女人，也摔掉過那麼多的女人。但那種愛撫，只是像疼愛貓狗那樣，出於一種可怕的自私心理。……這是在偷偷愛上了那個女人之後突然的覺悟。說來也眞滑稽。他頓悟到的是：一個四十開外的男人，愛撫如果沒有愛情的成份，毫無意義。」

「常務董事——」

華江覺得自己的呼吸有點迫促地說道：

「我有一點緊急的私事……」

「妳的表情看來好像很爲難似的。」

「……」

「我這樣說，知道妳會覺得爲難。像我這樣的人，偶而也想說說眞心話的。當一個人說眞心話的時候，不管多麼爲難，也要好好的聽。」

「我只是一個小秘書，您就是讓我聽眞心話，我也沒有辦法回答什麼呀。」

「因爲是妳，我纔這樣說。」

月田雖然這樣點醒華江，但她根本就沒有意會到那個被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這是因爲月田說話時的態度、眼神、腔調却顯得過份粗暴。

約莫一個小時之後，華江在月田的命令式的邀約之下，不得已答應了和他共進晚餐。

月田領了華江到築地的料亭去。但在席間已經不再發那同樣的牢騷。

他帶着平常開朗的表情，嘴邊掛着一絲挖苦也似的微笑問道：

「聽說妳在外頭見過社長？」

「是的——」

「在什麼地方見的面？」

華江略假思索答道：

「是在一位叫杉本守之助的家裡。」

「妳認識杉本守之助？」

月田在臉上露出詫異的表情。

「是的，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的……」

「哼！」

月田的視線帶有幾乎疑惑。

「社長那個傢伙，要求妳去做他的私人秘書！」

「哦——」

「他可不是開玩笑的。我說請他另外找，妳猜他怎麼說，他說考十萬人，也考不出那樣能幹的秘書！」

「哎喲，這未免太錯愛了！」

「他那個人是好色出了名的。我雖然也喜歡接近女孩子，但我比他懂得尊重女性。」

出了料亭，月田似乎想起什麼說道：

「我們再去一家就好，到銀座的酒吧去走走吧？」

華江想到今天晚上已經無法再去訪問杉本守之助，就點頭表示同意。

那家酒吧是在林蔭道一條小巷裡面，格局雖小，但設計得非常講究。

「女人」

店名也起得很特別。

華江看見招牌上所寫的店名，心想：

——這也滿有道理的，有女人的酒吧，就取個「女人」的名字，眞是好極了！

但她覺得奇怪：爲什麼那麼多酒吧，從來就沒有一家取「女人」這個名字呢？

酒吧間很狹窄。

因爲時間還早，裡面沒有客人，在酒吧間一角的五名吧女，看見客人進來，一齊起迎。

「歡迎！」

當她們齊聲說着歡迎的時候，月田只回給她們一個輕輕的點頭。然後問道：

「老闆娘——？」

「在樓上。」

「告訴她，說有人要見她。」

「是的！」

其中一個吧孃應聲入內。

就在這時，樓上傳來摔破了什麼東西的聲音，還夾雜着一陣尖道的叫罵。

月田蹙起眉頭，瞧着那堆吧孃。

吧孃們個個都噤若寒蟬。

隨着就聽見下樓梯的脚步聲。當內側的那扇門被推開，華江頓時一怔，把臉撇開一邊。

進到酒吧間裡來的，原來是綠河貢。

綠河貢沒有發現躲在月田背後的華江，只顧問酒吧的說道：

「給我來一杯蘇打威士忌吧？」

在幽暗的光線中，也看得出綠河的臉上正在流血。他左手纏着的一塊白手帕也滲出血來。

「喂——」

月田對他喊了一聲，他纔發覺月田在場，於是向月田做了一個微笑，打了個哈哈。

「爲什麼跟老闆娘打架？」

「沒有打架！」

「那麼是怎麼一回事？」

「她在發瘋，把枱燈給摔掉了！」

「老闆娘會發瘋？」

「她是一個可怕的瘋婆子，不但你，就連到店裡來的任何客人也沒有一個人知道。……現在下樓來了，見到你時，她會誇耀自己的家庭出身，會表現出高貴的態度，明明是個瘋婆，不多一會兒功夫，就變成貴婦。」

「因爲你是個浪蕩子，老闆娘纔會發瘋啊！」

「你爲什不說母親是瘋婆，兒子纔會墮落！……不，這是到底先有鷄還是先有鷄蛋的問題。」

綠河貢邊說邊若無其事地瞧着月田對面的小姐兒，瞧着瞧着，他臉上的表情僵住了。

但隨後他就將視線轉開，嘟噥着：

「哦，我想要幾個錢。」

「不勞動者不得食。」

月田挖苦地說道。

「說得也不錯！我唯一的缺點，就是從不工作！」

綠河自嘲自諷地嘆息道。

「現在開始也不晚呀！」

「『昭和商事』要雇我嗎？」

「抱歉很得，像你這號美男子——」

「哎呀呀！看來，上帝給我這張臉，反而給我帶來了災難。」

「你儘可去演電影或上電視，這些場所不正需要你那張臉嗎？」

「我可沒有那份能耐……閣下，借個十萬塊錢可以嗎？」

「要做什麼用？」

「一個刁蠻漂亮的妞兒向我要求十萬塊錢的貞操代價。」

華江吃了一驚。

「哈哈哈……向你這樣的男孩子要求貞操代價？那妞兒的眼睛，豈不是長在頭頂上！我還以爲跟你打交道的女孩子除了獻出貞操，還要獻出鈔票呢！」

「猴子也有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啊！」

就在綠河貢說着的時候，傳來一陣下樓的脚步聲，只見他向月田說聲再見，匆匆出了酒吧。

華江這纔放下了一顆心。

老闆娘京子幌蕩幌蕩信步進來，見是月田，就笑逐顏開，擺出一付優雅的姿態，她的風度姿態的變換，就像變戲法一樣的自然，綠自河貢說得一點也不錯。

——好美！

華江不禁暗暗讚美着她，認爲她一定出身華族（註：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

「月田先生，想見我的人可是這一位？」

「正是。」

「是誰家的大小姐？」

「她是我的秘書。」

「喲——您眞好福氣，有這麼漂亮的小姐當秘書。這就是做常董的好處。」

「原歸正傳，還是讓我說明來意吧？」

「請說。」

「妳覺得她是不是屬於杉本守之助喜歡的那一型？」

「唔？」

老闆娘京子先是感到詫異，繼而端詳着說道：

「不錯，還眞是他喜歡的那一型。」

「杉本正爲這個女孩子着迷呢！」

「哦，妳和他有來往？」

「是呀！」

月田代華江答道：

「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問題是這樣小姐——」

「這是怎麼一回事？妳也喜歡他？」

當老闆娘這樣問華江時，她一時無法回答。於是月田就對華江說道：

「這位老闆娘就是三田財閥名門綠河家的獨生女京子。杉本守之助的前任夫人——」

華江聞言不禁微微戰慄。

——這麼說來，杉本不就是綠河貢的父親嗎？

今天也和往常一樣，番巴開了車子到下北澤的鶴屋壯一的寓所去接他，等他一上車，就把他送到茶之水一所建築在小山上的旅館去。

今天已經是第十一天，在這以前的十天，每天也像今天一樣，番巴把鶴屋關在旅館的一間小房間裡，讓他像春蠶吐絲似地，替「文藝界」寫連載小說。到今天爲止，他已經寫了好幾百頁的稿紙了。

巴番決心要讓他在這個月之內，寫出一部五百頁稿紙的長篇小說來。

對鶴屋來說，讓一個小女孩這樣子逼着寫小說，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但他覺得滿有情趣的。

「喂，巴——」

「唔？」

「我可以愛妳嗎？」

「不行！」

巴搖頭如博浪鼓。

「爲什麼不行？」

「因爲我想做作家。」

「作家就不能愛作家嗎？」

「我要是讓鶴屋先生這樣的吸血鬼吮吸的話，豈不要變成一個軀殼，剩下一個軀殼，還能做作家嗎？」

「怎麼把我說成吸血鬼，我要罰妳！」

鶴屋找了這樣的理由，說着就想去摟她。

「放尊重一點，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間！」

番巴嚴詞峻拒了他。

這時，車子正被紅燈阻止在一處交叉路口。

從車前平交道橫越過去的人流中，有一位中年婦人，她的目光偶然瞥見了車中的情景。只見她頓時臉色灰白，好像在臉上掃過另一道强烈的白光。

那中年婦人是笹田加代。

加代在那次訪問鹿子木修平，談了自己的女兒番巴的事之後，隔了幾天，她曾經站在遠處，遙望着六年不見的女兒。

番巴峻拒了那位中年男士的摟抱的時候，她看得很清楚。竟不自覺地輕輕呼喚了一聲「巴！」

於是她發現自己女兒的下一剎那，竟又發現了自己的「丈夫」——鶴屋，她不禁楞住了，在原地兀立不動。

當她被後面的人潮推着往前走的時候，覺得整個人飄在半空，天旋地轉。

——那孩子一定不知道鶴屋就是她的父親！

如果知道，她不會不告訴鶴屋，而鶴屋也不會不告訴自己。

——那孩子一定是不知道他是自己的父親，而和他接近的。

如果眞是如此，命運之神該有多麼的惡作劇！

加代帶着一種難以名狀的心情，目送着那輛車子向前駛去。

做夢也不知道這件事的番巴說道：

「鶴屋先生，您該早點娶個太太了！」

「太太和盲腸炎，不會再有第二次了，已經和我永遠絕緣。」

「怎麼說這種話。像鶴屋先生這樣大名鼎鼎的作家，而且有的是錢，沒有太太是不道德的！」

「有什麼不道德？」

「違悖人倫呀！」

「那麼，妳就做我的太太吧！」

「先生自有適合的女性。」

「妳相信會有？」

「會——有——」

番巴肯定地回答之後，併起雙腿。

「我說的是明治時代的古典式的，端莊嫻淑，頭頭是道，規規矩矩，如果能娶到那樣的太太，一定可以把您的骯髒感一掃而光！」

「我骯髒?」

「別忘了，您是鰥夫是嗎?」

「我好像在這裡厚着臉皮任妳隨意取笑嘛!」

「您不高興?鶴屋先生。」

「嗯。這也沒有什麼好不高興的!」

「快別說這種彆扭話，這是骯髒的啊!」

「妳眞煩!」

他雖然嘴裡說着「妳眞煩」，其實他並不覺得怎麼煩，而且還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繼續說道：

「細細的看，妳的臉蛋兒眞俏。」

「您也會說恭維話!」

「不是恭維，妳的臉蛋兒的確俏，不施脂粉，就那麼迷人，眞是天生尤物!」

「哎呀，怪難爲情的!」

番巴把鶴屋送進旅館的一個房間，就到櫃臺打電話給「文藝界」總編輯黑邊修太郎。

「現在正在開始第十回合，戰果輝煌!到今天爲止，已經九十七頁，報告完畢。」

「喂，喂——」

黑邊修太郎連忙接嘴說道：

「妳只是報告頁數。應該把實際的東西拿來嘛。」

「編輯先生，你信不過我?」

「不是信不過妳，是沒有看到實際的東西，放不下心。」

「鶴屋先生事先囑咐過；在全部脫稿之前，不能把稿子交給黑邊修太郎先生!」

「還有這種事情?」

「這是他的吩咐，我有什麼辦法!先不談這個吧，我的創作，什麼時候纔看?」

「妳的稿子，我已經特別看過了。」

「眞的呀?」

番巴的聲音近於大叫，使得櫃枱裏的掌櫃驚訝地回過頭去。然後她又把聲調降低半拍，繼續說道：

「那麼，那麼我就去看您。」

「不用了，我現在就要回家。」

「那麼，我到府上去拜訪吧!」

「妳這人性子眞急!」

「這不是人之常情嗎?對於自己嘔盡心血的創作，能不關心?我要知道它到底好還是壞，如

果不行，我必需修改，喂，您看？及格？還是不及格？」

黑邊避免正面回答：只說：

「那麼，妳就到我家裏來吧！順便請你替我辦一件事。」

「什麼事？」

「妳到銀座『電通』後面那家叫『依莉莎白』的西點麵包店去，替我買一個最小的生日蛋糕。」

「O．K！怎麼說買最小的，您應該說儘我所有的錢，盡可能買個最大的。」

「不，最小的就可以，如果不是小的，反而不好。」

番巴到了銀座，一邊溜躂，一邊找尋着那家叫「依莉莎白」的西點麵包店。

——再過兩年之後，我番巴就要成爲新聞人物了，那時大家都會認得我這張小臉，指手劃脚的說「哎呀，那不就是番巴嗎？」那時，自己該表現矜持，還是應該報以嫣然一笑呢？

「嗨！」

突然有誰在背後輕輕拍着她的膀子，使她從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

「是你？」

番巴做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樣子。

矢瀨誠還是老樣子，一面忙着眨眼，一面向她搭訕：

「一道去玩玩吧？那邊同友會的俱樂部，有土耳其的魔術師耍把戲，非常精彩。」

這位「大洋證券」社長的兒子，一天沒有好玩的新花樣，就好像渾身不舒服似的。

「要玩不是這個時候！」

番巴毫不客氣地加以拒絕。

「不要那樣擺架子嘛！今天晚上，荷包的內容非常充實，一切消費，全包在我身上。」

這位濶氣的不良少年，習慣地掀動着鼻翼，使得那隻小鼻子看來非常滑稽。

「那麼，就替我到那邊那家『依莉莎白』西點麵包店去買兩個生日蛋糕，一個最小的和一個最大的。」

「那還不簡單！就這樣？要不要買買洋裝、鞋子什麼的？」

「小誠，爲什麼要那麼浪費嘛！」

「老頭子拼命賺錢，鈔票多得沒處用，做兒子不幫着他浪費一點，有點說不過去是嗎？」

矢瀨誠從『依莉莎白』西點麵包店，兩脅一邊夾着一盒蛋糕回來，好像意有未盡地問道：

「還要什麼？快說呀！」

「再也不要什麼了！」

「妳想想嘛！怎麼一點胃口都沒有，簡直是一個沒有欲望的人嘛？」

「誰說我沒有欲望，我的欲望高着呢！高過阿爾卑斯山？只是我的欲望和你所想像的不同。」

「妳的欲望也就是闖個作家的聲名吧！」

「嗯——」

「我的一位朋友，看見妳和那位什麼大作家鶴屋壯一到山上旅館去了，妳想進文壇想到這種程度？」

番巴聞言，勃然怒道：

「討厭！花花公子！」

「別那麼兇巴巴的嘛！」

「偏要！沒有弄清楚事情的眞相，就胡說八道，不像話？你我之間並沒有什麼瓜葛，你吃什麼乾醋來的！」

「瞧妳，大家都在看着，不要那麼窮吼好吧？……我並不是要吃醋，要干涉妳，只是躭心妳罷了！」

「不用你操心，我只是把鶴屋關起來，讓他寫稿子罷了？目前，我是雜誌社的記者。……再見——」

番巴從矢瀨誠手上，搶過兩盒蛋糕，邁開急步，揚長而去。儘管矢瀨誠在那裏窮叫，但她頭也不回一下。

黑邊修太郎的家是在石神井。番巴在路上攔了一輛計程車，坐上去。

明日黃花

在石神井公園的池畔下了計程車的番巴，雖然尋着了黑邊修太郎住所所屬的番地（註：編號之住宅區），但是在那個番地的幾條小巷子穿進穿出，就是我找不到他的住所在那裏。

就在她四處找着的當兒，在一個拐角的地方，幾乎和一位城南大學的學生撞個滿懷。她向那位學生問道：

「可知道黑邊先生的家？」

「不知道」

因爲對方搖頭說不知道，就這樣擦身而過。

「喂！等一等！」

隨後，那位學生就叫住她。

「我陪妳去找找看吧？」

「不用了！」

番巴拒絕了他的好意，說罷匆匆而去。

那學生連忙趕上去說道：

「我認識妳。」

「我不認識你！」

「我叫風早八九郎，唸商學系三年級。」

「八九郎？」

番巴的一雙眼睛，在八九郎身上滴溜溜地打重着。

「不要像看大猩猩那樣……妳在圖書館的地下資料室是嗎？」

「是呀？」

「在寫小說？」

「你好像什麼都知道。幾時偷看我寫小說？」

「我纔不會那麼無聊去偷看妳寫小說，妳可是矢瀨誠的女朋友？」

「什麼，你是說小誠那個壞蛋？」

「他可是對妳死心塌地的。」

風早八九郎說話時一付壞樣相；邊說邊咻咻地抽着他的扁鼻子。

——鼻子不好的人，腦袋裏裝的准是泥巴。

番巴一邊這樣想着，一邊加快她的步子。

八九郎放開脚步，在後面緊隨不捨。

「小誠跟妳已經發生密交了？」

「密交？什麼密交？」

「密交就是打秘密交道嘛。」

番巴經他這麼一說，頓時臉紅耳赤起來，氣得牙癢癢的。

「是小誠告訴你的？」

「不錯，不要做出那麼害怕的樣子嘛。」

八九郎嬉皮笑臉地。

番巴不說什麼，舉起手就是一巴掌，也許是用力過猛，左手挾着的兩盒蛋糕，掉在地上。

「妳打我，完全是假動作，就像打棒球的假動作一樣。」

八九郎被她猛力一摑，顯然是被打痛，一邊撫着被摑的臉頰，一邊自我解窘似地，這樣說道。

「你骯髒、愚蠢！混蛋！」

番巴俯身拾起地上的兩盒蛋糕，說道：

「你替我告訴小誠，下回碰見他，我要拿剃刀把他的蒜頭鼻割下來——」

風早八九郎看見番巴眞的生氣了，就默默地轉身而去。

——畜生！畜生！畜生！

番巴無法壓制內心的激憤，一邊走着，一邊在嘴裏咒詛着矢瀨誠。

當她突然從激動中冷靜下來，竟偶然瞥見旁邊的一棟宅子掛着「黑邊」的門牌。

那是一棟小小的略帶古風的住宅。

番巴先做了一個深呼吸，然後伸手撥開一扇擦得非常乾淨的格子門。

「有人在家嗎？」

當她這樣向裏頭探問的時候，隨即就有一個小孩子的應聲，然後就聽見一個小孩子踢躂踢躂的脚步聲，從走廊上走過來。

那是一個約莫五、六歲的小女孩，長得酷似黑邊修太郎。如果她在路上走失了，只要遇見認識黑邊修太郎的人，一定會立刻把她送回黑邊家裏來的。

「小妹妹好」

番巴笑盈盈地逗着她，她也笑瞇瞇地和番巴打招呼：

「阿姨好！」

「妳叫什麼名字？」

「康納（Canna）。」

康納！好漂亮的名字！康納是一種好紅好漂亮的花是嗎？」

「才不是呢——」

小女孩搖頭表示自己的名字不是花的意思，但也不說是「鉋子」（日語「康納」（Canna）一詞有二義，一爲「美人蕉」，一爲「鉋子」），只隨手拾起一條白布纏着頭部，做出木工鉋板子的樣子。

「是這個『康納』。」

「哦，爲什麼呢？」

「爸爸說他替我取名字，取了好多好多都不喜歡，後來到外邊去散步，見到一個做木匠的人，他好會用鉋子，鉋木板鉋得咻咻响，爸爸就給我取了這個名字噯！」

「噢——妳爸爸眞會取名字。」

「爸爸說用鉋子咻咻的鉋，可以把又髒又黑的木頭，鉋成一塊好光滑好漂亮的板子，爸爸說我也要像鉋子一樣，把髒東西弄得乾乾淨淨的吶。」

番巴非常喜歡這個小女孩；她不但不怕生，而且非常天眞，完全不像沒有母親的孩子。

「要進來嗎？」

「好呀！」

康納蹦蹦跳跳地取了一雙拖鞋出來。

「只有妳一個人在家嗎？」

「阿婆有事去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噯！她去買過生日的東西——」

「噢——」

這就對了，黑邊要自己替他買最小的生日蛋糕，原來是爲了小女兒的生日。

進了客廳，番巴就把蛋糕盒子交給康納。

康納一邊問着是否可以打開來，一邊把包裝紙撕下。

盒子被打開，裏面的蛋糕稀巴爛的。

「壞了！」

番巴連忙說道：

「眞對不起！小康納。阿姨把它掉在路上了。」

「可是，味道一點都沒有變噯！」

「妳這張小嘴眞會說話」

番巴誇獎她。

先是康納稱做阿婆的一位老阿婆回來，接着黑邊修太郎也回到了家裏。

番巴有趣地看着黑邊，她發覺坐在編輯室的編輯，搖身一變成了一位穿着和服的父親。

黑邊盤膝而坐，把康納摟在懷裏，笑着對番巴說道：

「父女長成一個樣子，不會難看吧？」

「一張小臉好漂亮。」

「不要恭維！」

「眞的，雖然長得很像爸爸，但是比爸爸漂亮多了！將來會是個大美人。……這麼漂亮的小女孩，我都願意生啊！」

「妳畢竟還是有母性的本能。」

「我討厭結婚，做丈夫一輩子的奴隸，何苦來哉！」

「我那位死去的太太，也是那麼說的，說什麼自己空有滿身的才華，爲了我這個老爺子做牛作馬，白白給糟塌掉了。」

「她一定是位理想夫人吧？」

「這也只是在她過世之後纔體會出來的，至於她在世的時候，我根本就沒有這種感覺。不過，至少她並沒有她自己所標榜的那份才華，那只是她的錯覺。」

「太太要什麼才華嘛，給您留下了一個那麼可愛的孩子，不是比什麼都好嗎？這比她是個鋼琴家，開五十次演奏會還要好。」

「嗯，妳畢竟還是一個女人。」

黑邊似乎改變了對番巴的看法。

晚餐是愉快的。

番巴看着黑邊張開大口，用一種格外有魅力的聲音，唱了好幾支兒童歌曲，看着，聽着，心酸酸的。

康納隨着老阿婆進了臥房之後，番巴把鶴屋壯一的九十七頁稿子交給黑邊。

「妳看過了？」

「看過了。可以成爲鶴屋壯一的代表作。」

「哦——」

黑邊點點頭之後，默然良久。

番巴忽然心跳得厲害。因爲她不知道黑邊對於她自己的作品，要下一個什麼樣的結論。

但是，黑邊沒有說什麼，只起身走進書房。

過了一會兒，他帶着番巴的稿子出來。

「妳很有才華。」

黑邊一出口就是這句話。

番巴一直瞪着他的表情，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的確很有才華，才華是有，但是——」

那改變了語氣的「但是——」兩個字，像一把利刃，刺進了番巴的胸膛。

「您是說：雖然有才能，但是不能採用？」

「這話雖然殘酷，但不得不這樣說。」

「……」

「妳想表達的東西，非常之多，也不是沒有表達的能力。妳的文學才華，就像螢火蟲一樣，在字裏行間中，處處閃爍，但是，僅此而已。」

「僅此而已？您的意思是——」

「除了螢火蟲閃亮的部份之外，還是寂黑一片，黯然無光，顯得非常沉悶……妳想表達什麼，我知道，但是，僅僅讓讀者知道是不够的，必須讓讀者共鳴才行，妳沒有能使讀者發生共鳴的東西，這篇小說只能說它是一篇有趣的讀物，但不是藝術作品。」

番巴全身像隻洩了氣的皮球。

「這樣看來，我還是不行——」

黑邊見番巴喃喃自語，悵然若失的樣子，忽然產生一種驚異的感覺；她的側臉好美！那是一

種最最女性化的美。

在這以前，黑邊看不出番巴有那一點像女人，總覺得她是一個不男不女的奇妙的生物。新鮮、有趣。

這是偶然——

一種屬於女性的美，從番巴頹喪失望的臉上流露出來。

黑邊甚至於感到一絲困惑。

「噯——」

當黑邊這樣說了一聲，番巴用雙手把自己的臉遮掩起來。然後，就這樣掩着臉、一動也不動，一定是哭了。

黑邊無奈，只好隨她這樣。拿起鶴屋壯一的作品來看。

那是作家中最撩草的字跡，但黑邊已經司空見慣了。

他看着看着，彷彿自己也融進故事的情節裏去了，一口氣就讀完了九十七頁的稿子。

——眞是傑作！在戰後的日本文學中，說得上出類拔萃！

黑邊好高興，巴不得他能早點脫稿。

「好！」

黑邊抱着胳膊，衷心讚美道。

當他滿意地說了聲「好！」之後，纔好容易發覺番巴的存在。

番巴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不再用手掩着臉，只見她楞楞地瞪着黑邊。

「這眞是一篇不能更好的作品，番巴。……這是妳讓他寫的。」

「……」

「鶴屋壯一的一切，都凝聚到這篇作品裏頭去了，眞了不起。」

黑邊這樣說了之後，又纔想起番巴的事。

「對了，我這樣給妳澆冷水，眞够殘酷！」

「哼！」番巴把頭撇到一邊。然後莫明其妙地說道：

「這是我不好。」

「……？」

「在以前，我總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管什麼，都想試一試，那只能說自己天眞，奇怪的是，大家也都順着我，慣着我……把我當作一條名犬似的！」

「只要有這樣的覺悟，就是向前邁進了一步。」

「讓我把稿子帶回來吧。」

「不要灰心，繼續寫！」

「是的。」

番巴默默地接過成爲廢紙的稿子。

「我送妳回去吧！」

「不用了。」

「路上很黑。……今天晚上妳非常像個女人，有點躭心妳的安全。」

當他／她們踏出戶外，夜空一勾明月，就在彼此併肩信步走着的時候，黑邊的腦海閃過一個念頭：

——看來，我遲早會喜歡這個小女人。

番巴低頭走着，踏着月下自己的投影。

這天，昭和商事社長田河文五郎，破天荒地，在經濟同友會大樓的「沙龍」，迎接杉本守之助。他滿面堆着笑，這顯示他心裏充滿了喜悅，原因是杉本已經答覆他決定參加太平洋石油公司的遇廠計劃。

「增本兄知道你要參加他的建廠工作，一定會很高興！……想不到你那麼快就下了決心！」

「我不喜歡留在東京。」

杉本帶點煩惱的口吻。

「唔，說也是的，一個人孤伶伶地住在那棟空屋般的房子，也眞難爲你！」

「不，倒不是爲了這個原因。」

「那麼，爲了什麼？」

「白活了那麼大的歲數，到今天纔重新發現自己在愛情上是個不甘寂寞的人。」

杉本苦笑着，帶點落寞。

「此話怎講？」

田河蹙着眉尖問道。

「沒有什麼，那是我自己的事。」

杉本含糊其詞地搪塞過去，就說馬上要到太平洋石油公司去見增本鐵造，希望田河先打個電話去聯絡一下。

實際上——

杉本守之助是需要錢，希望在神戶附近搞棟漂漂亮亮的小公館。

那是……爲了把華江接進去住。

當然，他不是要打華江的壞主意，打算金屋藏嬌，只是想讓華江實現她的美夢而已。

昨天，華江第三次訪問了他。那時，華江把自己的心跡坦白地告訴了他，說她第一次到訪

時，是懷着多麼羅曼蒂克的想像。

讓一位孤獨的老紳士用豪華的轎車載着回家，任何一位少女都會產生那種夢一般的聯想的。

而這個夢，終於殘酷地被粉碎了，擺在眼前的現實是：豪華的府第，變成了一間空屋般的陋室，不但沒有坐墊，連茶壺也沒有一把。

「不過……這樣反而好。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每天都在想着這間房子。這也許是一種女性本能吧！我開始想到多添置一些東西，替您把它弄得像個家。」

華江這樣說道。

「這是給我添麻煩的好意。」

杉本笑着回答道：

「我就是喜歡這樣什麼都沒有的房子，就這樣住着也滿愜意的。」

「這我知道，因爲妳以前住的是豪華公寓，住住這種房子，也滿愜意的，不會有什麼痛苦，可是，我是看在眼裏，難過在心裏，尤其是當我想到：住在這兒的，彷彿是自己的父親時，心裏就更加不是滋味——」

「哈哈哈……女人的心理，我就是再活五十年也不會懂的。」

「叔叔——」華江注視着杉本，說道：

「昨天晚上，我到銀座的酒吧去了，是公司的常董領着我去的——」

「……。」

「是一家叫做『女人』的酒吧。」

「……。」

常董還給我介紹那家酒吧的老闆娘。」

「……」

「那個時候，老闆娘的兒子也在那裏。」

「……。」

「上次我對叔叔說的十萬塊錢出賣了自己的貞操，對象就是她那個風流鬼的兒子。」

「……。」

「因爲這個原因，我似乎愈來愈同情叔叔的孤獨。眞的。昨晚夜裏睡不着，一直在想着這個家——」

杉本沒想到華江竟然見到了自己的前妻，更沒有想到她出賣貞操的對象竟是自己的兒子，愕錯之下，不知怎樣回答纔好。

——好吧！就再去賺一次錢！

當華江走後，他終於作了這樣的決定。

他要再次成爲富翁，把那種富裕的生活給予從前戀人的女兒。

這種羅曼帶克的構想，鼓舞起杉本的熱情。他之所以決定接受太平洋石油公司的聘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毫不知情的田河文五郎，對於杉本的突如改變主意作了這樣的決定，只是既驚且喜。

杉本走後，大約隔了一個小時，田河又接見了昭和商事常董月田五郎的妻子。

「今天來的盡是貴客！」

田河走進會客室，一見到三智子，劈頭就來了這麼一句，然後又笑着說：

「嘿——還是那樣雍容華貴。」

田河是月田和三智子的媒人。

這位曾是戰前貴族院議長綾小路伯爵的女公子，在各家雜誌出盡風頭的美女，雖然到了中年，還是風姿綽約，儀態萬千，一派貴婦的高雅風度。

三智子客套了幾句之後，就轉入正題說道：

「我知道您非常忙的，我只長話短說吧。」

因爲她說話的表情非常鎮定，田河心想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就點點頭，在一旁聽着。

但是三智子所說的事，使他愕然。

「月田要我離婚了。」

「什麼？」

田河睜大着眼睛，不敢相信地問道：

「敢情是眞的？」

「是——」

「什麼理由？像妳這樣漂亮賢淑的女人，全日本也難找出第二個，他居然要離婚，這到底爲什麼？」

「他說他現在纔發現彼此之間沒有愛情。」

「糊塗蛋！到現在還搞那像二十歲年輕人的把戲！」

「他可是認眞的。……從來他要說什麼，要做什麼，我總是依着他——到頭來，他反說對我百般忍耐，在忍無可忍之下，只好要我跟他離婚。」

三智子的面臉上好像戴了一個毫無表情的面具，木然說道。

「豈有此理！好，我去好好教訓他一頓！」

「去了恐怕還是白費。」

「爲什麼？」

「他已經有了一個不僅僅是逢場作戲的女人。」

「妳已經知道那個女人？」

「我雇了私家偵探調查。」

「月田這傢伙，居然蠢到這種地步！太太是太太，逢場作戲的女人是逢場作戲的女人，連這都不懂，還虧他當一流會社的常務董事！……都四十開外的人了，還不懂得克制自己！……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是酒吧女？」

「不，是他的秘書。」

「什麼？」

田河腦海裏泛起前些日子在杉本家見到的那位漂亮小姐。

——是她！要是她倒是值得迷戀……。

田河雖然覺得她值得迷戀，但不認爲她能使男人爲了她而拋棄妻子。

三智子從手提包裏取出一疊文件。

「這是他那位女秘書的經歷和素行的調查報告。她是一個藝妓的私生女，在百貨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失戀過一次，以後就搞股票，還過着形同娼妓的生活，是一個很不好惹的女人……月田就偏喜歡這種人，老老實實地讓她欺騙了，我猜想就是這樣，調查之下，果然如此。」三智子誇大其詞地說。

田河若無其事地隨意翻着那疊文件，視線停留在她的戶籍欄上。戶籍欄記載着下面的字樣。

「原新橋藝妓小月（原名津森月江）次女」

田河看着戶籍欄上的記載，覺得自己的背脊透涼。

「難吃！」

鶴屋壯一在山上旅館的一間房間大聲怒吼。

在他的桌上擺着的，是西式食品的碎牛肉煎餅。

鶴屋只咬了一口，就難以下嚥，忍不住咆哮起來。他向來就討厭西式食品，長年都是吃的海參腸、魚卵醬、竹筴魚乾之類沒有什麼營養的怪味，這可能是他生氣的主要原因。

鶴屋驀地從椅子起身，像隻動物園裏的狗熊，在房間裏來回兜圈子。他除了飢火如焚之外，還外加一份焦燥；番巴這天還沒來露過一次臉呢。在這以前，每天的早晨，中午、晚上總要來打個照面，要不就必定會打個電話來的——

——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鶴屋一邊繞着房間兜圈子，一邊不住搖頭。

——讓一個小女孩像耍狗熊似的，還沾沾自喜。這不等於成了感情的俘虜？這不是可恥嗎？

鶴屋一想到這裏，就不再踱他的方步，一屁股坐到床沿上。他打算趁今天晚上到築地的酒家去住宿。那裏新來的一個藝妓很不錯，於是他決定先打電話去。

當酒家的老闆娘接電話時，他劈頭就說：

「我是鶴屋，今天晚上來。」

「我說我的大爺呀，這一向都在那裏納福，怎麼連個訊都沒有，今兒個心血來潮啦？」

「替我找個好的，要年輕、漂亮——」

「今天可不行啊……末太郎還在這裏大發雷霆呢……」

鶴屋心煩地放下聽筒。

正當他擱下聽筒的時候，外邊櫃枱的電話鈴響了。

——一定是番巴！

鶴屋連忙拿起聽筒。

「一個姓笹田的人要見您。」

「笹田？……我不認識這個人。」

「是一位太太。」

「很年輕？」

「不，是一個中年的——」

「告訴她，我現在不想見客。」

鶴屋啪的一聲把聽筒擱下。再次繞着房間踱方步。

隨卽他就聽到一陣敲門聲。

僕歐探進頭去，告訴他：

「這位女客人說，無論如何都要見您一面——」

鶴屋頓時拉下了臉，露骨地表現出他的不愉快，但他終於見到那位站在僕歐後面的中年婦人。

他一點也記不起她，因爲她是垂低着頭的。

鶴屋回到桌前的椅子上坐下，背向着那位女客。

這樣僵持了一會兒之後，那位女客終於打破沉默：

「我是加代。」

——加代？

鶴屋驚愕地回過頭去。他在二十多年前分手的妻子的憔悴面容中，找到了往日依稀的面貌，這使他感慨萬千——她是多麼蒼老，多麼憔悴！

「……是妳！」

鶴屋痛苦地說道。

「一直都惦記着你……雖然我曾經發誓絕對不在你的面前出現……。」

「……。」

「眞對不起。我讓你看見我這付老太婆的樣子，實在難爲情，但是我終於下了決心來見你。」

「要錢？」

「不，你猜得太離譜！」

「那麼，爲了什麼？」

加代正面凝視着鶴屋說道：

「你該知道自己有個女兒吧？」

「女兒？……我有個女兒？妳到底在胡說些什麼？」

「你可能還不知道番巴就是你自己的女兒吧！」

鶴屋聽加代這麼一說，驀地從椅子彈了起來。

幸福知遲早？

對作爲一個大作家的鶴屋壯一來說，這次嚴重的打擊，也許會成爲他日後創作活動的無上經驗。但對於作爲一個人的他來說，則是一次好像全身血液都要凝凍掉的打擊。

鶴屋茫然兀立良久，然後又頹然跌坐在椅上。

笹田加代默然注視着他。但她的眸子決不是冷酷無情的。

她對鶴屋的怨恨之火早就熄滅了，但以殘花敗柳之姿出現在鶴屋面前的那份羞辱感，還是留在心裏。

給對方這樣嚴重的打擊，她的心情是沉重的，沉重得好像做了一樁什麼樣的壞事。總而言之，她是一個守舊的女性，舊道德規範了她自己的一切行爲。

「……看來是不會錯了！她就是我的女兒囉？」

鶴屋面向窗子，用嗄啞的聲音說道。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

加代答道。

「對，我記得妳是一個從來沒有撒過謊的女人。」

鶴屋回頭看着加代。

「我居然對巴說了莫明其妙的話。……我曾經問她：我是不是可以愛她——」

「……」

「那時巴只是搖頭，還說：『我要是讓鶴屋先生這樣的吸血鬼吮吸的話，豈不要變成一個軀殼！』……如果那時她答應我可以愛她，該會怎麼樣？這張床，也許會成爲一樁罪惡的見證……」

「……」

「如果那樣我所寫的小說裏面最卑鄙下作的場面，不是要由自己現身說法表演出嗎？」

「……」

加代就像自己受到咒罵似地，深深垂低着頭。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鶴屋漸漸地激動起來。

「難道這是我遺棄了妳所得到的因果報應嗎？這是不是就叫做『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請你不要再說了——」

加代痛苦地搖着頭。

「我只要讓你知道巴是你自己的女兒就够了……——」

「妳難道不覺得這是最痛快不過的報復？」

「你——」

加代羞澀地睨望着鶴屋那張失去正常感的臉。

「我對你沒有絲毫的恨意。」

「爲什麼不恨我？」

「難道你還不知道我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嗎？」

「說來眞抱歉，也許我是一個作家，我不信有妳這樣善良的女人，世界上那裏會有一個女人被遺棄了還能忍氣吞聲毫無怨尤的？通常，一個被遺棄的女人，縱然不把怨尤表露在臉上，但內心却充滿了恨意，那種恨意是支持她活下去的動力，妳能例外？」

「不錯，我被妳遺棄的時候，我怨過你，但決不是恨。」

「爲什麼不恨？」

「因爲我懷了巴」

「……」

鶴屋風聞加代生了孩子，是隔了好些年以後的事。

「妳說！」

鶴屋走近加代前面過道：

「既然懷了孕，爲什麼不告訴我？」

「如果告訴你我懷孕了，你不是要再回到我的身邊來嗎？」

加代微笑道。

鶴屋頓時爲之語塞，縱然知道加代懷了孕，那時他也不會回到她的身邊的，因爲他那時正沉溺在新歡裏。

鶴屋點燃一支香煙，說道：

「嗤我這個人，好像還在怪妳似的！」

一瞬間，鶴屋臉上的表情，褪去了那層陰翳，關切地注視着加代。在從前，這是他在心情開朗時常見的表情。

「你就是這樣的人，什麼事只怪別人！」

「到現在，這個毛病也還一點都沒有改。」

鶴屋苦笑道，然後又改變了一個話題問道：

「巴一直都沒有見過妳吧？」

「嗯——」

「巴可能一點也記不起妳了吧？」

「大概——」

「妳這不是太可憐？」

「我已經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像你遺棄了我一樣，我也遺棄了巴。」

這時，電話鈴又響了，是從外面櫃臺打進來的。

「番巴小姐要見您。」

鶴屋聽說番巴來了，狼狽萬分地對加代說道：

「快！妳先到那邊的衣櫃裏去躲一下！」

番巴每次到訪，總是像一陣旋風似的，鶴展覺得自己也必須像平常那樣應付她。平常，當鶴屋伏案疾書時，番巴總是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瞄一瞄稿紙上的頁次編號，然後就說「好棒！昨天到現在已經寫了十八頁。」或者說「哎！怎麼一整天纔寫了三張？」鶴屋一坐到桌前，就拿起筆來，他覺得必胡亂寫些什麼，讓她覺得自己是在不斷的寫，因爲

把筆擱下，她就會知道至少停筆了兩三個小時。

今天必須把巴早點打發走。

鶴展開始拿起筆鬼畫桃符，一番。

外面敲門了。

這邊說了聲「請」，門就被推開，但今天番巴沒有像一陣旋風，只是默然走進房間。

鶴展沒有理會她，只顧寫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然後做出一付急爆的樣子，把稿紙寫了又撕，撕了又寫，足足撕了好幾次。

番巴愣錯地站在那裏，沒有即時走過去。

鶴屋回頭看着她。

番巴向前走了幾步，就在加代剛剛坐過的椅子上坐下。一付茫然的表情。

鶴屋詫異地猜疑着：

——莫非巴也知道我是她的父親？

「怎麼一回事？妳在發什麼呆？」

鶴屋這樣一問，番巴在臉上擠出一絲微笑，旋即又收斂起來。

「眞是怪事！」

鶴屋故意把語氣加重。

「鶴屋先生——」

番巴用一種毫無感情的嘶啞的聲音說道：

「黑邊先生說『黑河』會成爲戰後最佳的傑作。」

「咱們先不談這個，妳爲什麼這樣魂不守舍的？」

鶴屋繼續問道。同時一邊在想：

——這就是我的女兒嗎？

他雖然在心裏這樣自己問自己，但覺得像是自己虛構的故事那樣。

番巴是番巴，她和自己，和加代都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她只是一個自生自滅的獨立的女孩。

他這樣東想西想一陣之後，纔意識到自己在等着番巴回話，於是他又催問：

「怎麼啦，爲什麼不回答我？」

雖然他這樣催促着，但番巴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繃着一張臉，毫無反應。

「妳失戀了？」

當鶴屋這樣笑着問時，番巴纔好容易搖搖頭答道：

「與其說失戀，還不如說在開戀愛。」

聽她的口吻，這句話多少是由於忍耐不住脫口而出的。「那麼說，情場並不怎麼得意？」

「嗯——」

番巴的眼神，有點像是凝視遠處的樣子。

「我是初戀，照說應該可以更快活一點才對。」

「不能振作一點嗎？」

鶴屋心想衣櫃裏的加代如果也能聽到這翻對話，該可以放心了，接着他又說道：

「我總覺得妳心裏還悶着什麼事。」

「鶴屋先生——」

「什麼事？」

「您從前是否也曾經有過被退稿的經驗，而且慘遭批評，我說的是嘔盡心血的創作。」

「當然有——」

「沒有想死？」

「想死倒沒有，只是足足失眠了一個星期。」

「那麼……那作品眞的不好嗎？是毫無價值的作品？」

「不，在我進入文壇之後發表出來，還得到了好評，我自己也逐漸認爲它是一篇佳作。」

「哦——」

番巴好像寬心不少，臉上開始有了笑容，鶴屋見狀猜道：

「看來，妳的投稿是慘遭黑田批評，還退了稿是嗎？」

番巴默默地點頭。

鶴屋稍加思索問道：

「皮包裏面裝的是稿子？」

「嗯——」

「給我瞧瞧！」

「不要！」

番巴猛搖頭。

「爲什麼不要？」

「黑邊先生的批評是對的。好像被針扎得渾身發痛。……看來只有把它撕了丟到字紙簍去。」

「妳是帶來讓我看的吧？」

鶴屋這樣說着，從椅子起立，想從番巴膝上把那隻皮包搶過來。

「不要！不要！」

番巴把皮包緊緊抱在胸前。

「叫妳給我看就給我看！」

「說不要就不要！」

「這個傢伙！」

鶴屋揮手就是一巴掌。

在給了番巴一記清脆的耳光的同時，鶴屋直覺地意識到自己毫無疑問是這個女孩的父親。

番巴的眼睛睜得好大，狠狠地盯着鶴屋，但隨後就下意識地把皮包摔到地上，咒罵着奪門而出。讓鶴屋想制止都來不及。

鶴屋拾起皮包，從裏面取出稿子。

當他把稿子放置桌上的時候，加代從衣櫃裏頭鑽出來。

「瞧她這筆字，橫七豎八的，簡直就像男孩子寫的。」

鶴屋這樣嘟喃着的時候，加代走到他的身邊說道：

「這就叫做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會打洞！」

「誰說不是。」

鶴屋頷首表示同意她的看法。這時，他覺得自己和加代好像是從二十年前就夫唱婦隨過來似的。

當鶴屋再次深情凝視着加代時，她也似乎因爲有着同樣的感覺，忽然羞臊起來。

「不管怎麼樣，替她看看，如果可以發表，就找家雜誌送去吧。」

鶴屋這樣說了，就開始看自己女兒的稿子。

加代雖然在嘴裏支支吾吾說着一些告別的話，但他却裝作設有聽見的樣子。

田河文五郎在他的社長室裏，像隻動物園裏的狗熊，來回踱着步子，這樣焦燥不安，在他是少有的事。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着急的，又損失不了我的一根汗毛！

他雖然這樣告訴自己，但是，畢竟無法安靜下來。

常董月田五郎進來了，好容易纔停止狗熊動作的田河，劈頭就問：

「喲，老弟，你到底爲什麼要跟太太離婚？」

語氣中含有幾分惱怒。

「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月田心平氣和地反問。

「是你太太本人親口告訴我的。」

「三智子來纏您，要你替她出頭是嗎？」

月田臉上泛起一絲冷漠的微笑，點燃了一支香煙。這種態度，看在田河眼裏，讓他覺得好不

舒服。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被丈夫遺棄了的女人，想找個什麼人出頭，不是人之常情嗎？她除了找我，還找誰去？」

「簡直給您添麻煩嘛。」

「只要你們能言歸於好，給我添什麼麻煩都沒有關係，我希望是一個叫我高興的麻煩……你可是認眞的？」

「不錯，我是認眞的。」

「我認爲不值得你認眞。……爲了女秘書和太太離婚，算不得稀奇，但那也只限於太太是個神經失常的悍妻潑婦。你的太太怎麼樣呢？端莊、賢淑，說得上國色天香啊！連名字的發音都跟皇太子妃一樣，你說她有那一點不好，眞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

月田覺得解釋也是白費，索性就閉口不說。

「如果你是跟對方弄假成眞無法自拔，交給我全權處理好了。」

「……」

「我一定替你妥善解決。」

「有什麼不能自拔的，我跟對方連吻都沒有接過！」

「什麼?!」

田河的臉上表情頓時開朗起來，眼睛屢屢盯着月田。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第一次愛一個女人。」

「別說那些讓你聽不懂的蠢話!」

「愛一個人有什麼奇怪的?」

「這和傻瓜有什麼兩樣?你不想想，如果我們男人每次愛上一個女人就必須和她結婚，要多少個身體纔够?!老弟，你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年齡、社會地位和家庭。」

「我是考慮過了纔下的決心。」

「哼!」

田河又氣又急，他本想把月田女秘書的經歷和素行好好貶抑一番，乃至於把她說得全無是處。但是，根據私家偵探的調查報告，她是「原新橋藝妓月奴原名津森月江次女」，換句話說，亦卽自己的女兒。

「總而言之，你要冷靜!」

田河說道。

「那位女秘書是不是向你表示：如果你不和太太離婚，她就不答應跟你結婚?」

「這是我個人的主意，我只告訴她我愛她，她還沒有給我答覆。」

這幾句話，讓田河鬆了一口氣。

「總而言之，要冷靜地——」

當田河發覺這是自己剛剛纔說過的話，就改變一個說法：

「總而言之，不能離婚，離婚嘛——」

「離婚就不讓幹這個常務董事是嗎?」

「也許……不，我不會把公私混爲一談的。不過你要和一位十全十美的太太離婚，必須要有能讓我接受的理由，否則，我怎麼能够不堅決反對!」

「我的理由是：這是我第一次的愛，這是您無法理解的，因爲您所看到的，只是那個女孩子的一面。」

「總而言之——」

田河這樣說了，蹙起眉梢，他把「總而言之」這句話說了四次之多。

「我要見見你的那位女秘書，隨便準備一個場所!」

「……」

「這是我以社長的身份對你所下的命令。」

「您不是說了不把公私混爲一談的嗎?」

「常董被女秘書給迷住了，對會社的工作不能說沒有影響！」

大約兩小時之後，田河進了築地的一家「料亭」（日式飯舘）。

「歡迎貴客光臨！」

料亭老闆娘出來歡迎，妞妮地這樣說道。

這位老闆娘，在十年前也曾經和田河有過不尋常的交情，到現在還常常自嘆自艾，說什麼自己都已經變成十足的老太婆了，而田河還是挑青揀嫩的。

田河繃着臉，逕自登上二樓。

推開隔扇（兩面糊紙的拉門）的田河，橫眉怒目似地俯視着端坐在一角的華江。他用這樣的目光去看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孩子，還是生平第一次。

他並沒有因爲華江是自己的女兒，而引起絲毫的感慨。有的只是覺得她礙眼，難於應付，同時有着一份被逼使串演一齣無聊的鬧劇的焦急。

「在杉本家見過妳是嗎？」

「是的」

「妳去杉本家做什麼？」

田河問道。

「我到母親的墓地上坟的時候，碰巧杉本先生也去了，他是母親的舊識……」

「噢——」

田河對她的回答，不禁愕然。

——杉本這個傢伙，明明知道這個女孩子就是我的女兒，却佯作不知，故意裝聾作啞！

他雖然生氣了，但在內心總覺得對杉本有着一份內疚。

「據說月田非常愛妳是嗎？」

「……」

華江驚訝地看着田河。

「他對妳說了？說他愛妳？」

「沒有——」

華江連連搖頭。

「他從來就沒有對我說過一句那樣的話……」

華江這樣回答的時候，却想起了前些日子下班時，月田突然沒頭沒腦地對她訴苦的事。她在想：

——那就是所謂愛的表示吧？

誰說不是呢，從那時開始，月田就再也沒有對華江展露骨的微笑了——毋寧說他對華江有着一種不自然的冷淡態度。

「月田說向妳表示過，但是沒有得到妳的回答……聽說他爲了和妳結婚，打算和太太分手。」

「這是怎麼一回事！」

華江喫了一驚。

「說句冒昧的話，妳是不是一個值得月田這樣爲妳着迷的女孩子，我不知道，但是，他要離婚，我這個做他們夫婦媒人的，不能不管。」

「……」

「妳可以說說妳的意見，我也會加以考慮。」

田河這樣說着，對於自己能够保持一種頂頭上司以外的態度，感到非常滿意，換句話說他是冷靜的，面對着的，好像是別人的女兒似的。

「妳對月田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

「妳想做常務董事夫人？」

「社長！」

華江不禁有點冒火。

「我現在纔聽您說起常董在愛我啊！……我不是已經向您說得很清楚了嗎？我每天只是以一

個秘書的身份工作罷了！」

「唔，是這樣的，我明白了。……好！我對妳有一個請求，希望妳對月田也這樣說，因爲只有妳纔能治好他的熱病，如果妳答應，我會酬謝妳。這樣吧，我就給妳五十萬怎麼樣？」

「……」

對於克勤克儉纔積蓄到一百萬元的華江來說，這個數目也許很有誘惑力。

現在不同了。

「向常董表白我個人的心跡，那是輕而易舉的事，用不着社長給我什麼酬謝。」

「我想讓妳離開會社，算是退職金吧！」

「要說退職金，會社有規定——」

「不，這個退職金，含有我個人的一點意思表示。」

「我不稀罕什麼錢。」

華江直接了當地這樣表示。

「爲什麼不想要錢？」

「社長——」

華江臉上的表情有點凝重。

「直到剛才爲止，我還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拜金主義者因爲這個緣故，我拼命存了一百萬塊

錢。」

「哦？那爲什麼突然又不想要錢呢？」

「這是杉本先生給我的啓示。」

「杉本的——？」

「杉本先生過着連坐墊沒有一個茶壺沒有一把的生活，還慷慨地把最後剩下的十萬塊錢給我。」

「他那個人就是這種怪脾氣。」

「但對於女人來說，這是一種好得無法想像的怪脾氣。」

「……」

「杉本先生對我沒有任何野心，只是想給我就給我。」

「妳先別說。」

田河忽然感覺有點狼狽。

「像妳這樣年輕的女孩子，會喜歡上杉本那樣的老頭兒？」

「不能喜歡嗎？」

華江心平氣和地說

——糟了！沒想到杉本那小子，居然要向我報仇！田河不自覺地深深嘆了一口氣。

五時十分——

商業中心區的人行道上，人潮洶湧，都是一簇簇下班的男女職員。

郁子溯逆着人潮，依然佇立在大厦的入口。

回旋門不斷關關閉閉，吐出下班的人。

郁子的視線停留在其中的一個身上，眼睛閃着喜悅的光芒。

原來是佐分利謙吉出來了。

和同事一道出來的謙吉，到了門口就和同事分開，獨自往前走。

郁子匆匆放開脚步，緊跟在他的後面。

她決心緊跟着他，那怕他到天之涯海之角，也決不離開他。

謙吉越過了三處平交道，郁子還是緊緊跟牢他，到了第四個平交道口的時候，謙吉突然回過頭來，厲聲責問：

「妳這是幹什麼!?」

謙吉早就發覺她跟在後面了。

「請讓我跟着你吧，你可以再打我一巴掌！」

郁子這樣答道。

「……」

謙吉也不說什麼，逕自通過平交道。

郁子眼淚汪汪地，在後面亦步亦趨。

謙吉突然向岔道上走，進了一條行人稀少的窄胡同，當他發覺郁子還是緊跟在後面，憤怒地問道：

「妳要怎麼樣?!」

「我只想請你想信我還是處女，如果不信——」

郁子毫不猶豫地說道。

女人以自己爲賭注

謙吉和郁子繼續走着。

直穿過銀座八丁目，從新橋走到溜池，右折翻過紀尾井坂（坡），到了俯瞰四谷見付國營電車道的堤上。

謙吉默然不語，郁子也噤若寒蟬。但是，在走着走着的當兒，彼此的心靈終於起了共鳴。

在後——

他／她們之間所剩下的問題，只是要在什麼地方找一家旅館作爲幽會的場所了。

郁子看着寬肩的謙吉的背影——。

在她的心裏，起了一個委身以前的誓願。

從那個暴風雨之夜到現在，雖然歷經挫折，但郁子自問在這段時間，對於對方的愛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裂痕。她覺得這是對於互相愛戀的人的一種考驗。

愛情有兩種，一種是有條件的以愛情交換愛情，另一種是無條件的獻出自己的一切。

作爲現代女性的郁子，自然是選擇前者。

因此，雖然在暴風雨之夜，自己說了不想回家，但當住宿湯島的旅館時，却不讓對方有接吻以上的行爲。

那時，郁子眞是把自己當作冒險的賭注。

——今天晚上，絕對不行！如果他能照我的話做到，克制自己，表示他的愛情是眞的。

那天夜裏，郁子也的確是峻拒了謙吉的要求，但那不是絕對的，如果謙吉堅持，郁子未必就沒有那份强烈的好奇心。實際上，郁子對於謙吉的適可而止，雖然自慰於謙吉所表現出的眞實愛情，但也感到一絲失望。這可說是女人內心嚴重的矛盾現象，郁子自然也不例外。

現在，郁子感到由於當初的矜持而導致種種波折，幾乎爲了那些波折，斷送了彼此間眞實的愛情。

由自己表示獻上一切，對於郁子來說，已經是別無選擇的言詞了。要對謙吉證明自己是處女，也是由於愛自己本身。

郁子的一個非常自私的想法是：讓謙吉感動！讓謙吉體會到前所未有的愛情！然後讓他負起結婚的責任！

她這樣盤算着，心裏非常焦急，恨不得馬上就能攔住一輛計程車，跳上去，然後實現她的願

望。

當他／她們經過上智大學，又走出都電道的時候，謙吉瞥了郁子一眼，想說什麼，但欲言又止地繼續走道。

郁子也只好跟着他繼續往前走。

謙吉拐進四谷鹽町的一條橫巷。那裏有一家旅館，霓虹燈的招牌，閃閃發亮地向他／她們招手。

——就進那家旅館吧！

郁子這樣想着，但不好意思開口。

但是，謙吉走到旅館前面，只朝裏邊望了一下，似乎是缺乏進去的勇氣，也只是望那麼一眼，就走過去了。

郁子實在不想再跟着他無休無止地走着，但她又不能作出任何表示。

最後——

兩人終於像長途旅行似地走到新宿。

謙吉看來是走累了，就推開一家喫茶店的門，踏了進去。

郁子失望萬分，想到今夜又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恨不得自己一個人回家。

謙吉在喫茶店裏，雖然只是和郁子相對而坐，也覺得惴惴不安，只顧掃視着週遭雙雙對對的

情侶。

郁子連開口都懶得開，只默默無言地喝着咖啡。

在喫茶店裏乾坐了十分鐘左右，出得門來，郁子終於忍不住說話了：

「我不想再走了！」

「嗯——」

謙吉點點頭。

約莫二十分鐘後，他／她們終於走進了一家旅館。

這天，鹿子木修平在他那間寬敞畫室裏的破床上，一直憩醒到午後一時纔醒過來。像這種失常的情形，一年之中只有兩三次而已。這是因爲貪杯，多喝了一點巴黎友人所贈的白蘭地「拿破崙」。

在白蘭地酒當中，以「拿破崙」最爲醇香濃冽，堪稱白蘭地之王。

朋友給他的信中，這樣寫着：

閣下知道這種佳釀爲何稱做「拿破崙」嗎？當法皇拿破崙統率百萬雄師企圖征服世界之時，

在征途中苦於搬運的，不是大砲，也不是彈藥，而是葡萄酒。法國兵是把葡萄酒當水喝的。什麼都可以沒有，要是沒有了葡萄酒，勢必戰志銷沉，但從事征伐的軍隊，怎能把葡萄酒像水一般源源補給呢？拿破崙在苦思之下，就命令他的部將們，設法研究以千分之一或百分之的葡萄酒，加工釀造，製成堪與媲美的佳釀，用以代替葡萄美酒。在部將們費盡心思研究之下，終於製成了這種被稱爲葡萄酒精華的白蘭地，拿破崙在龍顏大悅之餘，就把這種酒，冠以自己的大名。鹿子木修平閣下！希望好好品嚐一番！

面對樽前，修平一口氣灌了大半瓶還興有未盡。

昨夜，修平把華江叫到自己的畫室，坦白告訴她他所設計的詭計。然後，就要送給她一百萬元。但華江面無表情，對桌上擺着的一百萬塊錢視若無睹，連碰都不碰一下。修平焦急之下，只好對她說出自己心頭的秘密：

「坦白說吧！我在愛着妳！」

華江還是默然不語。於是他又繼續說道：

「妳一心存錢，終於積蓄了一百萬，達成了初步的目標，這眞是不簡單。我再送妳一百萬，只是一個小意思，就算是我的一種趣味之擧，也滿不壞的。我雖然說了愛妳，但並沒有任何卑鄙的存心，想從妳身上獲得一點什麼。」

華江聽完他說，也不說什麼，就從桌上拿起那疊鈔票，撕掉紙帶，猛力朝修平臉上砸過去，

隨着就拂袖而去。

這樣一來，原就鬱悶了好幾年的修平，愈加感慨萬千，難得一杯在手，就借酒澆愁，多喝了幾杯，終於醉了。

「……完啦！」

爬下床來的修平，臉也沒有洗，就走到走廊。

他站在懸掛在樓梯側面壁板上的黑板前面。

「約會。預定遲歸。郁子」

那是昨天早晨所寫的；也就是說，郁子昨天夜裏根本就沒有回來。

——哼！終於守不住最後一道防線嗎？

「逛上野動物園，像傻瓜一樣看他一整天野獸，返宅時刻無法確定，巴。」

番巴嘔盡心血好不容易完成了的作品，似乎不是什麼傑作，從她所寫的留言來看，顯然是要到動物園去消愁解悶的。

接下來就是華江的留言……

「旅行。華江」

她一共只寫了那四個字。

修平苦笑着搖搖頭，回到了畫室。

一股腦兒又躺回床上去的修平，無聊地看了一會兒天花板，啐出一句：

「混蛋！」

他是在咒罵自己。

——我到底在搞什麼鬼？

——這不是只做了一件莫明其妙的蠢事嗎？

原先只是心血來潮，設下巧計，利用前川大造和綠河貢那些好事之徒，去耍耍華江和郁子，想不到帶來這樣充滿了諷刺的結果。自己居然愛起華江來了！

修平原意是想在詭計得逞時躲在一旁看笑話的。但當他聽說綠河貢對華江誘惑成功時，不但無心看笑話，反而對綠河貢那個愛情騙子起了嫉妒。

他躺在床上越想就越不是滋味，於是跳下床來，連忙追趕出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混蛋！」

他再次臭罵自己。

這時，門外傳進叩門的聲音。

修平煩透了，實在不想爬下床來。但隨即他又想到：這也許是華江想通了又到回來吧！正當他要跳下床來的時候，沒想到從院子裏傳來一陣喊聲：

「喂，鹿子木兄——」

修平把臉貼在窗上往外瞧，來人竟是大作家鶴屋壯一，一時不禁一怔。

連忙跳下床去開門的修平，對鶴屋客氣地說道：

「失禮得很。請裏面坐——」

進到畫室裏的鶴屋，一雙眼睛滴溜滴溜地，掃視着那間畫室說道：

「彼此都過的寡婦生活，眞殺風景！」

他們二人原是老朋友。

「你這位不速之客來得突然，方才讓我吃了一驚！……鶴屋兄居然也會到別人家裏走動，眞是奇蹟。」

「我是一個韜光養晦的自私主義者，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懶得出門。……聽說番巴那孩子是住在你這裏？」

「是呀！」

修平從黑板上的留，這知道番巴乘了一份向鶴屋催稿的差事，覺得這是命運之神開玩笑式的安排。如果不是笹田加代千拜託萬拜託要他不要說，他早就告訴番巴，鶴屋是她的親生父親了。

「鹿子木兄，我是來告訴你一件事的。」

嚴屋心裏有數，故意說道：

「那我就洗耳恭聽了。」

「番巴那孩子是我的女兒！」

「我早就知道。」

「咦？」

鶴屋詫異地看着修平。

「你知道？怎麼會知道？」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笹田加代來過我這裏。」

「噢——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鶴屋帶點茫然的表情，一邊點着頭，一邊繼續問道：

「你還沒有告訴她吧？」

「正因爲沒有告訴她，她纔會若無其事地到你那裏去啊！」

修平用冷峻的目光審視着鶴屋的反應。

「說也是的……她在嗎？」

「不在，到動物園去了！」

「去動物園？」

「多半是因爲一篇不知道投到那一家雜誌的稿子被退稿了……悲觀失望了，就想去看看猴子、狗熊、海狗之類的東西。你是作家，這種心理應該瞭解的。」

「我瞭解。」

鶴屋無奈地皺着眉頭。

「她被退回來的稿子，我看過了，那麼蹩脚的小說，那能不退稿……不過，話得說回來，在內行的編輯或作家的眼裏，它雖然是不够份量的，但是，如果把它發表出來，說不定還會很轟動呢！」

「你打算發表？」

「我來問問她的意見。」

「趕到動物園去看看？……在象檻前面來個父女會也滿有意思的。」

「別開玩笑啦——」

「鶴屋雖然嘴裏說鹿子木修平在開玩笑，但轉而一想，覺得他所開的玩笑，未始不是一個好主意，於是說道：

「你說的也對，去看看也好。」

修平望着蒼老得出奇的鶴屋，暗想。

——要什麼孩子！我鹿子木修平就樂得沒有這種累贅。

華江搭乘了開往博多的特快車。她坐在頭等車廂裏，透過車窗，看着向車後飛馳的東京街道。

她彷彿覺得自己大概再也不會回到東京來了。

實際上，她並不是那樣堅決地決定無故缺勤而去旅行的。只因爲聽社長田河文五郎談到杉本守之助已經到岡山的海濱去了。纔突然作了這樣的決定。

她不瞭解自己爲什麼會爲了那位老紳士而無法克制自己到了這種地步。

她不認爲這是戀愛，但也無法把它解釋爲一位伶仃的孤女對於一位孤獨老人的偏憐的情懷。只是覺得和杉本在一起的時候，會有一種前所沒有的安祥的感覺。這像是一位少女覺得自己慈靄的父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一樣。

當華江聽田河說到月田五郎對自己的居心時，便再也不留戀那個秘書的職務了，一點都不留戀。

——這樣也好，縱然不再回東京也心安理得！

當特快車通過橫濱車站時，華江這樣自語着。

這時從橫濱車站上車的一位乘客，一邊找坐位，一邊向着華江這邊走過來。當他發現華江的隣座還空着，就停下來。

華江無意間抬頭一看，不禁愕住了。

而對方的臉上也露出尷尬的表情。

這位男士不是別人，正是五年前摔掉華江的五木雄一。

當五木接觸到華江冷峻的目光時，立即露出卑屈的微笑，向她打了一個哈哈。

華江沒有理會他，甚至吝嗇點一點頭。

「這個位置還空着的吧？」

「……」

五木坐了下來。

華江對於自己身體的一側是靠近他的，覺得無比的厭惡。儘可能把身體挪近窗邊，以便離開他一點。

「還好吧？」

五木向她搭訕。

華江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就那樣瞧着窗外答道：

「我不想跟您說話！」

那麼湊巧，好像除了這裏再也沒有別的座位。」

五木還是不甘寂寞找話說。

「就當我們不認識好吧？」

華江竭力把聲音說得冷漠一些。

就這樣，約莫沉默了二十分鐘之後，五木終於又不甘寂寞了，這回他小聲悄悄地說：

「……我向妳道歉！都是我不好。……自從和妳分手之後，纔慢慢地發現妳的優點，我說的都是眞話。」

「閉上你的嘴！」

華江覺得好噁心，覺得對方好像正在扮演黃色電影的角色似的。

「我要換坐位了！」

說罷就站起來想離開那個座位。

「不，不，這樣不好，我在這裏向妳賠罪！」

五木也連忙站起來賠不是，接着又說道：

「我剛才所說的都是眞話。……我的婚姻徹底失敗了，只維持了半年光景，婚離了，公司的差事也丟了！……現在當汽車推銷員。」

說罷就自動走到另一個車廂去。

——離婚了！

照理說，華江應該爲他所得的報應而感到高興的，但她一點也不高興，只覺得心情煩燥，外加一份厭惡。同時，對他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還有點憤怒。

——這豈不是瞧不起人！

但是當她這種激動情緒，慢慢平息下去的時候，就感到格外空虛寂寞。過去的已經過去了，而現在，彼此已經了無瓜葛。

「這個位置空着嗎？」

當一位背着高爾夫球桿的老紳士這樣問道的時候，華江面帶笑容說道：

「是的，請——」

紳士一坐下去，就取出高爾夫球的書來看。

華江彷彿覺得杉本也在玩高爾夫球似的。她的想像力是豐富的，她想像着他是高爾夫球的名家，也想像着她和杉本在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一起玩高爾夫球。

她也試着去幻想和月田五郎在一起的情景，但腦海裏一直都泛現不出那種情景。她覺得對象必須是杉本纔行。

「像妳這樣年輕的女孩子，會喜歡上杉本那樣老頭兒？」

她想起了田河的話。

——當然會！這有什麼稀奇的！

華江在心裏產生了這樣的回答。乾脆明瞭，直截了當！

晝夜之間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連風都沒有。

咿呀……

咿呀……

祇有單調的槳聲，越過海灣澄藍的海面而來。

瀨戶內海裏側的海岸，眞是寧靜極了。

羣山相對，那山色投影的海面，平靜得像一面鏡子，一定從來就沒有起過波濤。

也許是因爲它太寧靜，神特別把它從人的世界分開來，讓它保留着原來的面貌，成爲一處世外桃源。

一葉小舟輕輕划過海灣，也讓人感覺得到。

杉本守之助兀坐船頭，默然眺望着山色，但突然若有所思向船伕招呼了一聲：

「船家——」

船伕六十開外，臉上刻滿許多很深的縐紋，一付飽經風霜的樣子，他也完全融化在這一片寧靜的景色之中。

「桃太郎（日本童話故事中的小男主角）的爺爺和奶奶，大概就是住在那一帶的山上吧？」

他這樣說着，手指西面的山巒。他覺得那帶山巒幽深，寧靜，實在是那位慈祥的老公公和老婆婆結廬而居的好處所。

「您是說桃太郎？……桃太郎可能不是這裏吧。」

「我覺得是在這附近——」

「老爺，您大概是弄錯了吧？」

「爲什麼？」

「您可能是覺得這一帶靜得像睡着了似的，就以爲他們住在這裏，但是住在這兒的人是傷心人，哭呀嘆呀的！」

「……」

杉本默默注視船伕。

船伕遠遠望着一處山巒說道：

「說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那座山，有一個想尋短見的女人……」

「哦？」

「聽說是從東京回來的……那座山對面，是一個姓笹田的人家，在從前開了家大酒家，算是一個大戶，那座山也是那家人的，但那家人最後只留下了一個獨生女，一個女孩子家怎麼能够撐持住那個門面，破產了，破產之後，滿身是債，只好跑到東京去謀生……據說是去當酒家女什麼的，也許是在東京混不下去，後來又悄悄的回來了，因爲在東京那邊折磨得不成人形，大家都對她說長道短，一想不開，就跑到那座山去吃安眠藥了——」

船伕是在那座山上採蘑菇的時候，發現了她。

據說那個叫加代的女孩子，是用傳統的作法，用帶子綁着雙膝，靠在一棵松樹上。

船伕急忙把她背下山，送到片上町的一家醫院去，診斷結果，纔知道她懷孕了，一時蜚短流長。

「那時，大家都非常同情，也非常生氣，那麼溫順的一個姑娘，就這樣在外頭讓什麼壞蛋給糟塌了，還來個始亂終棄！」

加代生下孩子之後，關於孩子父親的事絕口不談，只是把孩子送到一個遠房的親戚家裏去扶養，而自己就隻身去了大坂。

「唉！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那座山看起來就像睡着了似的，但有誰知道在那座山上，也發生過這種不幸的事！」

船伕這樣嘆息地說道。

「誰說不是！」

杉本在想：二十年後的今天，那個女孩子又將如何呢？他一面這樣想着，一面繼續欣賞着那沉靜的山色。

他這樣想着看着，彷彿覺得自己也像是一個惡魔的使者，要給這個世界帶來一樁什麼不幸的事情。

建造東方第一座大油庫的建築工程，是要把左右兩邊的山轟平，塡入海灣，那樣的大工程，必然會帶來若干不幸的事件。

當小舟向片上町划去的時候，杉本在想：

——也許我是不應該接受這項工作的。

但是，杉本守之助已經答應了太平洋石油公司董事長增本的委託，連建築工程師那裏都接洽好了，不但如此，工程師在幾天之內就來過好幾次，已經準備着手繪製建築藍圖，在這個節骨眼上，怎麼能撒手不幹呢！

太平洋石油公司已經在片上町郊區地帶，收購了一萬坪左右的土地，目前已經公告。

杉本嗤笑着自己的怯懦，走過黃塵滾滾的街頭。收購的土地的中心區，有一座小小的叢林，裏面建有一座古老的禪寺。

杉本借用了禪寺住持僧的居室。

年近七十的住持僧仙風道骨，神態飄逸，杉本對他頗有好感。

踏進山門，正在內院掃着落葉的老僧向杉本說道：

「回來啦？……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施主來拜訪您，正在裏頭吶。」

「來看我？會是誰呢——」

杉本有點納悶。

「那麼漂亮的女施主，多半是從東京來，只有東京才有那麼漂亮的女孩子啊！」

老僧笑道。

杉本帶着納悶的心情，進了權充居室的禪房。

當他瞥見華江時，她正茫然凝視着一彎輕輕流過小院子的清泉。這時他有着一份忘我的激動。回頭看見杉本的華江，羞澀地嫣然一笑，作了一個揖。

「是妳？眞沒有想到。」杉本率直地說道：

「我想妳已經遠在天邊，沒想到竟在眼前，眞有點心悸啊！」

「我知道這會給您添麻煩……但是我實在在東京呆不下去了。」

「……」

「生活孤單寂寞的人，總想到遠處去旅行一下是嗎？不過，大多數的人可能只是想想罷了，

我是要眞的實現它，當火車開動的時候，我心裏還在惴惴不安……第二天早晨睜開眼睛，看見大阪火車站的月台上忙忙碌碌趕着上班的大阪人，我就在想：『啊！我成了一個異鄉人了！」

華江發覺自己喋喋不休，頓時感到赧然。

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而且還是在一所古老寺院的禪房裏，和杉本守之助相對而坐，正是她所期待的，這種情調，讓她感到溫馨。

但是，杉本在外表上雖然和靄可親，在內心可是懷了一份恐懼的意識。

他自己想賺錢，是爲了要在神戶附近蓋一棟豪華的公寓，好接華江去住。他的動機並沒有那麼複雜，接她去住，不是把她當作自己的愛人，只是爲了使她的空想和夢幻變成眞實，他想讓這件事成爲自己晚年唯一的償心樂事。

對於一位老紳士來說，沒有什麼趣味能比這更典雅的了。

在他的心裏所描繪的彩畫是清晰而爽朗的，但是當他發覺自己面對佳人，心裏居然起了波濤，幾乎近於醜態畢露時，毋寧說有着一份絕望的感受。

雖然自感年紀老邁，但當看到她那年輕而豐滿的胴體，却驀地狼狽不堪，這不是在心裏潛藏着一種貪婪的情慾的證據嗎？杉本覺得自己必須對華江採取一種冷淡的態度。但隨卽就發覺自己無法辦到。

番巴憑倚着上野動物園虎檻前的鐵柵欄。

一隻雄虎似乎很不自在地，頻頻在檻中不停地兜着圈子。而那隻雌虎却在裏頭的一角恬然入睡。看來像是一對感情不睦的夫婦似的。

番巴在想，可能是那隻雌虎藐視了雄的，使得雄的焦燥不安。實際上也許不是這樣；雄的繞着雌的兜圈子，可能是一種保護的習性。

不管怎麼說，番巴覺得這是一幅很美的圖畫——雌的安然恬睡，雄的不住地巡護。

虎檻前面就只番巴一個人，時而會有領了孩子來逛動物園的人說聲：「瞧，大老虎！」，指點着告訴孩子，但很快就走過去看別的動物了。

在孩子們的眼中，老虎之類的動物沒有什麼稀奇，他們喜歡那些會表演的動物。

在番巴身旁來了一位男士，他也和番巴一樣雙手托腮，兩肘靠在鐵柵上，她知道身旁有人，但她並沒有特別注意他。當然也沒有注意到他是一位年輕的美男子。

過了一會兒，那位青年開口搭訕了：

「這眞是不約而同！」

番巴驀地回頭看他。

他的側面好美，好端秀，這反而引起她的反感。

——這樣的美男子，絕不是什麼好人。

她這樣暗想着。

「眞是不約而同！」

青年又再次向她搭訕。

番巴知道對方希望自己和他搭腔，故意默不作聲。

「是什麼讓妳看得這樣津津有味的？」

青年看着番巴問道：

「什麼津津有味！」

番巴沒好氣地答道。

「可是，我坐在那邊的長凳子上一直看妳，妳在這裏一動也不動，足足四十分鐘之久。」

「不想動就不動，僅此而已——」

「這就怪了，怪了！」

「你是什麼東西！」

番巴好像故意侮蔑他的那付漂亮的長相似地，怒視着他說道：

「你庸俗，你以爲沒有趣味的東西，就不值得這樣看？正因爲它毫無趣味，毫不稀奇，纔要

好好的看，細細的看，看個够，看個飽。這樣也沒有趣嗎？」

「我認輸了！」青年苦笑。

「也許妳說得對！人生浪費的時間愈多愈好！」

番巴不理他，逕自走開。青年見她走開，也跟着她走。

巴番故意把雙手背在背後，做出一付男人走路的姿態，一邊走一邊說着：

「如果說人生也有浪費的部份，要小白臉的人，算是最浪費的了！」

「是嗎？」

「當然是！……不過，美男子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需要固執愛情！」

「這是什麼意思？」

「這還不是一般女孩子都經不起那張小白臉的誘惑——身爲女人，這點我承認。」

「妳很坦率——」

「不要自負，話還沒有說完，像你這號遊手好閒之徒，沒有瞧在我的眼裏！」

「我並沒有要妳把我瞧在眼裏呀！」

番巴停下脚步。

「我們爲什麼？要這樣肩並肩的走？」

「您說呢？」

青年嬉皮笑臉地說道。

「那是因爲你跟着我，而我沒有拒絕你，這是怎麼搞的？」

「大概因爲我是美男子吧！」

「不對——」

番巴搖頭否定

「那麼爲什麼呢？」

「那是因爲在動物園裏，你我都太無聊，自然而然就走在一起了。」

「說也是的。」

青年點點頭。

「就曉得說『是』，不要讓我一個人唱獨角戲。……你坐在長板凳上，看了我四十分鐘之久。一定有個什麼目的，是等女朋友？還是等着人來交接迷幻藥？」

「別開玩笑了！」

「我知道了！」

番巴笑嘻嘻地說道：

「你一定是覺得自己那張小白臉愈來愈討厭，想把它給撕下來，唔，對，一定是這樣！」

「明察！我是一個不會耍猴把戲的猴子，除了跳舞、滑雪、打高爾夫、打麻將之外，什麼都

不會！」

「你還會一樣事。」

「什麼——？」

「玩女人！」

「……」

「女人玩膩了，就跑到動物園來幌蕩。」

「那妳是爲了什麼原因傍惶苦惱？失戀？」

番巴以銳利的目光回看着他說道：

「男人的眼睛，在看失戀的女人的時候，爲什麼那麼傲慢！」

「……？」

「難道失戀的女人看起來，那樣像傻瓜？」

「不……並不像妳所說的那麼樣——」

「我告訴你現在我想做什麼吧？」

「噢——」

「我想把衣服脫光！」

「什麼？脫光衣服？」

「你這樣的美男子也把衣服脫光」

「我這樣的美男子也要脫光?」

「我想把你當馬騎，威風凜凜地在房間裏到處轉。」

「……」

「怎麼樣?」

番巴把手伸進對方的胸部。

「好，非常有趣!」青年叫道。

「那麼你是答應了」

「答應!」

「不過話得說在前面，騎馬也只是騎馬而已，如果有什麼不軌的行爲，我會把你的鼻子咬掉!」

「沒有關係。」

青年果然在一間房間裏，像馬一樣馱載着番巴，而這位青年就是綠河貢。

——看來，這三個女孩子，快要陸陸續續離開這間屋子了。

那天上午十點鐘，鹿子木修平從沉睡中醒來，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這樣喃喃自語。因爲昨天夜裏，郁子、華江、番巴，誰都沒有回來。

昨夜——修平在看推理小說，看着看着，就進入夢鄉，那時是凌晨四點鐘。

——我又要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了?

我曾經想到過自己的孤獨生活可能繼續到死爲止，因此，他對於這件事，毫不懷疑。原先讓這三個女孩子寄宿，並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也正因那樣，他纔會悄悄地，而且還是那麼殘酷地作弄她們。

然而，在不知不覺間，她們竟也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份。讓他感覺到不論是那一位女孩子離開了，都會無比的寂寞。

她們誰都不回家，還是昨夜纔開始的。修平發覺自己多麼希望她們回來，那怕只有一個人回來也好。

——唉!人所能忍受的孤寂，眞是有限!

修平拖拖拉拉起得床來，故意打一個呵欠，他原以爲這樣會好些，誰知不打呵欠還好，一打呵欠，反而覺得更加空虛寂寞起來，他臉也不洗，就走到院子，然後穿過一座雜木林，一直散步到「映畫攝影所」附近，當情緒好一點的時，纔又散步回來。

當他向着畫室走回來的時候，無意中發現月田五郎已經在自己的畫室裏，於是帶着一絲漠不關心的冷笑，踏進了畫室。

「怎麼一回事？」

他裝迷糊似的問道。

「津森華江用限時信寄給我一張辭呈。」

「哦？」

「你有沒有聽她說起要辭掉會社的工作？」

「沒有聽說。」

「我想見見她。」

「她不在！」

「不在？」

月田的臉頓時失色

——這傢伙眞的認眞在愛了！

修平直覺地這樣想着。

「好像是去旅行了。」

「好像？什麼好像？」

「無緣無故人就不見了。」

「哦？」

月田無法掩飾自己失望的表情。

「該不是你把她逼走的吧？」

修平問道。

「不，我那裏會逼她，我只向社長表示我要離婚，這樣一來，他知道我追求的對象是津森華江，就把她叫到一家料亭去，大概是命令她離職了。」

「閣下那樣爲她着迷？」

「幾乎連自己都莫明其妙就愛上她了。」

月田說話時，舌頭似乎有點轉動不靈似的。

沉默了片刻之後，修平說道：

「老實說，我也在愛她。」

「什麼——？」

「前天晚上，我把她叫到這裏來，打算給她一百萬塊錢。」

「……」

「誰知道她竟然拿起那疊鈔票朝我臉上砸！」

「……」

「砸得好痛！」

修平自嘲地笑道。

「我想她多半是名花有主了。」

「沒有的事。」

「你能否定她有意中人？」

「當然能够！她要是愛上別的男人，我就砸鍋了，我不會原諒她！」

「噯噯——請你不要瘋言瘋語好嗎？簡直發狂了！」

「我能不發狂?!我已經提出離婚了！」

「三智子答應了？」

「她怎麼會答應。」

「那不是大成問題嗎？」

「她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反正我就是要離婚！」

月田驀地坐起來，旋即又坐回去，他這個動作完全是下意識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失常的動作。

修平看着他的舉措，覺得一個癡戀中的人，在第三者的眼中，該有多麼愚騃，多麼丟醜。已

經不是二十歲的毛頭孩子了，一個智慮成熟的中年人還是這個樣子，到底是爲了底事來的！

「月田兄，我勸你還是到國外去走走吧！」

修平勸道。

「社長也是那樣勸我的。」

「到外國去找金髮女郎開開心不是滿好嗎？」

「想不到連你也那麼庸俗！」月田不耐煩地看着修平說道：「我走了。」

修平默送着月田走出院子。他的背影看來老態龍鍾。

月田晃晃蕩蕩地走進那家『女人』酒吧時，已經是快要打烊的時刻了。

住在遠處的吧孃，已經開始打點着準備回家了。

『歡迎光臨！』

坐在櫃台對面的老闆娘京子，醉眼朦朧地瞧見了月田這樣招呼着。

「妳眞美！」

月田突然撲過去，幾乎鼻尖對鼻尖地，睨視着京子說道。

「那是二十年前唷！」

京子笑都不笑一下，這樣答道。

「妳寂寞？老闆娘——」

「寂寞唷——」

「互相安慰吧？」

「沒有找錯對象吧？前些日子領到這兒來的那位女秘書怎麼樣了？」

吹了，完全吹了！」

「你的意志不够堅强啊！」

京子向那些吧孃們揮揮手，表示她們可以回去了。

月田一邊睨視着京子帶醉的臉，一邊意識模糊地想：

——這位名門閨秀，爲什麼會淪爲酒吧老闆娘呢？

——爲什麼沒有考慮到其他的生活方式呢？

月田搖搖頭

——女人一淪落到這種場所，就自認命中註定要在這種場所生存下去了。

「月田先生——」

「唔？」

「你有沒有殉情的勇氣？」

「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問你有還是沒有！」

「沒有。現在是什麼時代，還有什麼殉情這一套！」

「殉情和時代有什麼關係！在人的行爲當中，殉情是最單純的……到了彼此都七老八十的時候，就會認爲殉情是一種輕率胡鬧的行爲是嗎？那是因爲過份的自私和靈性的閉塞，沖淡了純粹的愛情，你不認爲是那樣嗎？我眞想重新打開自己的心靈之窗，恢復殉情的那份純粹——我剛才還在這樣想吶。」

「……」

月田在凝視京子的當兒，衝動地激起一陣濃重的哀愁。

從這時開始，足足有三十分鐘的時間，二人盡情地高談着，談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氣氛顯得非常融洽。

在那融洽的氣氛裏，大有相憐相惜之慨，彼此恨不能徹夜長談。

如果不是突然闖進一對青年男女，他／她們很可能就這樣談下去。

「就是這裏！這裏——快，進去吧！」

綠河貢吆喝着把番巴推進來。兩人都喝得醉薰薰的。

「嗨，常董老爺！眞凑巧！我在動物園撿了一個女朋友回來，一起來喝一杯吧？」

綠河貢想把自己的身體靠在櫃台，但是沒有站穩，剛一靠過去，就像扭股糖似的滑了下去，一股腦兒倒在地上。

「眞是沒有用！威士忘喝多了——振作一下！」

番巴這樣說着，想去把綠河貢攙起來，但自己也東倒西歪、脚步不穩，一個晃蕩，就讓桌角碰着腰部。

「痛死我了！」

她這樣慘叫一聲，也一頭栽在地上。

京子雙手支着臉頰，冷眼旁觀地說道：

「這一對也是跟殉情沒有緣份的！」

「殉情？」

掙扎着爬起身來的綠河貢，醉眼朦朧地睨視着自己的母親。

「噯，我的好媽媽，殉什麼情來的——」

「我是說你／妳們不會去殉情！」

「誰說不會，噯，小巴，我們會……會殉情是嗎？殉情啊！殉情——」

「殉情？我才不幹！多無聊，多不值得！」

番巴不住地搖頭，然後掙扎着，搖搖晃晃走到櫃台前面，審視着京子，點點頭說道：

「唔，這位就是美男子的媽媽，唔！」

京子微笑地向她提出忠告：

「妳可不要受我兒子的騙！」

「不是您兒子騙我，是我騙他。您放心，老闆娘。……剛才我還把美男子當馬騎，騎的團團轉吶。」

「馬？」

「唔，馬——」

「喂，不要說！」

綠河貢從旁邊伸出一隻手，把番巴的嘴堵住。然後對京子說道：

「媽媽，借把吉他給我，我要彈一曲，

京子愉快地交給他一把吉他。

「彈什麼曲子好呢？夏威夷情歌？美國西部民謠？」

「隨便嘛，彈支西班牙的好了。」

「嗯，好——」

綠河貢開始彈奏起來。

番巴也合着旋律，在一旁引吭高歌。

月田雖然若無其事地看着番巴，但當他看見番巴挺起胸膛張大嘴巴引吭高歌的樣子，不禁深深被吸引了，甚至還在內心起了感動之情。

可不是嗎？看番巴唱歌的樣子，就像一位一生一世就只舉行一次演唱會的歌手，在夜舞台之上豁出命來唱一樣，眞感動人！

愛與死之瞬間

在寂黑的夜裏，華江睜開了眼睛。

在遠處的鐘樓報過凌晨一時之後，已經過了相當久的時間。

這間禪房原是杉本之守助權充起居室的，華江來了，就讓給她住，而自己則找了另外一間房住宿。

在這陌生地方，古寺禪房深夜的那份死滅般的寂靜，使華江的每一條神經都變得非常敏銳。

華江愈來愈想不通，此時此地爲什麼要一個人孤伶伶地獨宿空房。

她想和杉本連床夜話。她想讓杉本告訴她許多許多有趣的事兒。希望的幻滅，使她在偌大的空房裏愈感空虛。她甚至於彷彿覺得自己在這黑夜裏俄而一躍而起，盡情地表演起來，使得杉本和週遭的人束手無策。

——我迷失了！

這樣喃喃自語的華江，忽然在激烈的衝擊之下，跳下床來。

外面似乎有月亮。

華江打開一扇木板套窗。

就在這時，她驚愕地嚥了一口氣。

窗外的泉畔，站着的黑影，竟是杉本。

沐浴在月色之下的杉本的身影，顯得多麼孤寂，他可能在那裏佇立多時了。

夜涼似水，寒氣從華江赤着的雙足透進全身。

杉本雖然聽見開窗的聲響，但他沒有絲毫反應。

華江回到房間，在紅睡袍上加了一件短襖，信步步出院落，向杉本走去。

杉本好像本意就是站在那兒等她似地，當她走近身邊時，手指泉水說道：

「就只這麼一條，這條鯉魚連覺都不睡，只顧游呀游的——」

華江探頭一看，只見一條大鯉魚，傍着岩石，掠過水面。

「好怪啊！」

「大概……是喜歡月光吧，要是白晝，可能就沉在水底不動了。」

「鯉魚的性格可能也很孤傲吧？」

「只要是生物，都似乎有各自獨特的性格。」

杉本這樣說了，就促華江進屋子裏去而離開了泉畔。

杉本領華江進了附近的一座茶亭。

杉本頗精於茶道，華江在會社也曾經學得一點，略窺門徑。

當他／她們做完了茶道的那套規矩，杉本微笑說道：

「妳明天必須回東京。」

「爲什麼？」

「這裏對妳不適合。」

「我實在不想回東京，我不喜歡那裏。」

當杉本接觸到華江那雙怯生生的眼睛時，幽幽地說道：

「妳只是在夢裏，而我也是。……夢畢竟是夢——」

「……」

「妳對我這個垂垂老矣的人發生好感，無非在有意無意之間，對我產生一種虛幻的期待，期待我這個飽經憂患的人所特有的那份氣息，能帶給妳溫柔美好的感受，我的看法如何？」

「正是這樣。那爲什麼不可以？」

「因爲那是妳的錯覺。」

「錯覺？」

「不錯。把我看得那麼完美，只是妳的錯覺……並不是過去歲月中種種閱歷，造成我敦厚的性格。不瞞妳說，三十年前的我，是不堪回首的，那時有的只是一股熱情，熱情這種東西，是帶有腥味的，它能給青年人帶來種種失敗，青年的行爲，有時會腥不可聞，但是這是一個過程，而且不得不如此，如果一個三十歲青年的行爲，鍊達得像個老年人，反而不好……莽撞而衝動的熱情，只會碰壁，而且必然碰得頭破血流，但每次碰壁之後，都必然會有一番進境，這就是成熟的過程……現在這個我，只是三十年前那份過剩的熱情消退之後的一具骸骨罷了。

「……」

「但是骸骨還是有生命的，想再次恢復往日的熱情，就是它的證據。……今天妳在這裏出現的時候，我曾經熱血沸騰，已驚且愕，發覺自己潛在着一份激蕩的熱情和欲望，忘記了自己是一具骸骨。」

「不要說了！」

華江高聲制止他繼續說下去。

杉本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

「必須請妳原諒我。……我是那個浪子綠河貢的父親。」

華江頓時楞住了。

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杉本竟然知道了華江出賣貞操的對象，就是他自己的兒子。

杉本慈靄地看着華江愕錯的表情，用帶點嚴肅的聲音說道：

「妳必須回東京去，找尋那還不成熟的、帶腥味的，但有着滿懷熱情的青年人。」

「文藝界」的總編輯黑邊修太郎，在日本文藝社的會客室，面對文壇耆宿志田士郎，感到不勝困惑。

志田士郎突如其來地對他說道：

「我知道有個寡婦很不錯，不知道你是否有意續弦？」

他說的那位寡婦，只結婚一個月，就死了丈夫，一直守了七八年的寡，就在最近纔決心再婚。

那寡婦的確非凡品，看志田士郎掏出來的照片就知道了。不但長得像朵花兒似的，還有着溫婉嫻淑的氣質。

「怎麼樣？意下如何？」

「我總覺她太美了！」

「太美不是推辭的藉口，美就是美，難道你還能給她加個限制嗎？」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是一個兩袖清風的編輯，娶一個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豈不是暴殄天物，把個美人拆磨成黃臉婆似的，於心何忍？」

「眞正的美人，就算讓她過最窮苦的日子，她還是一個美人！」

「我們簡直在談美人經嘛——」

黑邊這樣笑語着。志田也苦笑着說：

「我勸你還是娶過來吧，不要放過這個好機會。再說，你那個小女兒，身邊沒有個娘照顧，也怪可憐的。」

「老前輩，不瞞您說，我正在愛着一個女孩子。」

黑邊終於信口說出自己的心頭秘密。

「當眞？你的生活狀況，我瞭如指掌的……」

「這是我一點小小的秘密。」

「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孩子？我認識嗎？」

「不，您不認識！」

黑邊在說自己有愛人時，心裏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對象，只是泛泛言之，而這時，在他的腦海裏，突然鮮明地浮現出番巴的倩影。

——好吧！就算是番巴好了！

黑邊心裏這樣想着，腼腆地說道：

「那個女孩子叫番巴，去年剛從城南大學畢業，非常喜歡文學，很有點才華，現在一心一意要打進文壇。」

「你愛上喜歡文學的女孩子？」

志田帶點驚愕的表情。

「她和時下一般的這類女孩子不同，她有獨特的性格。」

「就算她有獨特的性格，也不能做太太呀！」

「我現在還在考慮中。愛她是沒有疑問的。」

「我等着做成這個媒人，聽你的回音。」

志田這樣說了之後，又說了一陣那位寡婦如何的好纔快快地離去。

黑邊捧着志田留下的照片回到編輯室的辦公桌，把它豎在一堆雜誌上。

他側着頭在欣賞，只覺愈看愈美。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

當一位前來請示編務的助理這樣問道，黑邊就說：

「這是我未來的太太。」

「眞的呀？不簡單，這眞是『北風也有轉南時』！」

這時，黑邊發覺身後有人，回過頭去。

番巴茫然站在他的身後。

「噯，小巴，妳瞧！這就是總編輯未來的夫人噯！」

番巴順着助理編輯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讚美道：

「哎呀——好美啊！」

隨後她就像被那張照片吸引過去似地，湊過臉去。

黑邊也沒有收回他所開的玩笑，就默然將照片收進抽屜，對番巴說道：

「咱們喝杯茶去吧？」

當他／她們進了日本文藝社前面的那家小喫茶店，黑邊問道：

「還在寫小說嗎？」

番巴垂着眼簾，搖搖頭。

「妳怎麼可以洩氣呢！」

黑邊的語氣說得很重，近於責備。

番巴聽他這樣嚴責自己，驀然抬起頭來，舐舐舌頭，但他的眼眶裏，聚滿了淚水。

黑邊最怕女人的眼淚。爲了掩飾自己的那份困惑，頻頻搔着頭髮，說道：

「寫小說並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事……」

「不，對我來說，它是的！」

「嗯，這樣自然亦無不可——」

「黑邊先生，今天您那張臉像個剛剛生下來的娃娃似的。」

「唔——？」

黑邊回看着番巴，番巴不禁噗哧一笑說道：

「我討厭那麼溫柔兮兮的臉，還是像平常那樣兇巴巴的好……您是美人的照片看多了，纔會變成那付樣子！」

「該不是吃醋吧？妳——」

「不錯，我吃醋了。嫉妒是女人的本能嘛。」

「哦——？」

黑邊突然湊前低聲說道：

「讓我們戀愛吧？」

番巴的眼睛頓時睜得好大，但隨後又垂下眼簾，喃喃說道：

「你在撒謊？撒你們男人之大謊！」

「照片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我未來的太太，跟我毫無關係。」

黑邊雖然想這樣爲自己辯護，但看着番巴那付認眞的表情，竟然開不了口。

番巴好像啪的一聲睜開眼睛問道：

「我對您說眞話吧！」

「眞話?!」

「嗯，那天晚上您把稿子退回給我的時候，我就對您失戀了！」

「我對妳——?可是，妳從來就沒有說過妳愛我，我一點都不知道，妳說妳對我失戀，從何說起！」

黑邊只記得那天晚上，送拿着稿子回去的番巴走到池畔時，曾經這樣想過：

——看來，我遲早會愛上這個小女人。

「黑邊先生眞是一點都不懂女人心理。」

「的確不懂，至少妳心裏想的什麼，一點都不懂！」

「這樣也好。反正番巴對黑邊先生失戀了。因爲失戀就自暴自棄，到動物園去看老虎，在那裏遇見一位絕世的美男子，就和他到旅館去了——」

「妳到底在胡說些什麼?」

「不是胡說，是實說！」

「……」

「到了旅館，彼此都是天體……我讓他做馬，把他騎了在房間裏到處轉。」

「……」

「黑邊先生，您會認爲我齷齪吧?」

「我倒不認爲妳齷齪……只是，後來是不是——」

番巴搖搖頭說道：

「人家是情聖，不但沒有向我提出您所想像的要求，還說和我這種女人還是純純潔潔地分手比較心安理得吶。」

「我眞想摑妳一個耳光！」

「那就請吧。」

「我不願意在衆目睽睽之下讓妳難堪。」

「我不介意！」

「哼！」

黑邊抓起賬單，就起身離座。

踏出店外，黑邊舉手招來一部計程車，然後沒好氣地說道：

「妳回去吧！回到家裏，記得睡它十二個小時的大頭覺！」

番巴雖然定睛仰視着黑邊，但最後終於無助地上了計程車。

黑邊一直目送着番巴的車子沒入洪流般的車陣之中，然後再走回他的編輯室，邊走邊想着：

——如果我眞的和那個小女人結了婚，會是怎樣的一個家庭呢？

但是，他想來想去，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案。

鶴屋在他那間茶亭式的書齋裏，又弄壞了一隻高級打火機。不但如此，那隻瓦斯打火機還漏出瓦斯，引起小小的火災，瓦斯在桌沿上熊熊燃燒。

驚惶失措的鶴屋，像機械玩具一樣跳到一邊，然後又慌慌張張地衝到院子。

站在走廊上的女僕見狀，嚇得驚叫起來。因爲鶴屋衣服的前面已經冒着煙焰。

鶴屋嚇得三魂七魄地，連忙脫下衣服，往泉水裏扔。

然後，定了定心，再走回書齋。

幸好桌子四側的火已經熄滅了。

「哎呀呀——」

驚魂甫定地盤膝而坐的鶴屋，這樣說着，做了一個深呼吸。

「老爺，這是怎麼一回事。」

女僕從外面進，臉上一付驚愕的表情。

「沒有什麼……妳去替我拿套衣服來！」

「好好的一套外出服，就這樣給燒壞了，眞可惜！」

「女僕嘴裏嘟嘟噥噥地，急忙拿了一套衣服出來。

「外頭有客人。」

「我不想會客！」

「是一位上年紀的太太，她說要回岡山去……還說只想在玄關打聲招呼就好。」

「回岡山——？」

鶴屋說到岡山上兩個字，腦筋一下就轉過來了，於是對女僕吩咐道：

「妳先領她到客廳去！」

——我要讓加代看看我這付模樣！

他自虐般地這樣想着，走出書齋。

加代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廳的一角。當鶴屋進到客廳的時候，她詫異地看着他，更詫異地問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沒有什麼……」

「瞧你……眼眉都燒了——」

「什麼?」

鶴屋連忙用手去擦他那兩道濃眉。果然被燒得彎彎蜷蜷的。

「剛才，瓦斯打火機爆炸了！」

鶴屋誇大其詞地搪塞道。

「哎呀！用那麼危險的東西……還是要當心一點，因爲你從來就是個急性子——」

「嗯。我會當心。差不多三天就要弄壞一個打火機，每次弄壞了，都是番巴來替我修好的。」

鶴屋這樣說了，有所感觸地想着。

——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儘管她們性格不同，但在愛管閒話這一點上却是相同的。

「要回岡山了?」

「嗯。……岡山市新蓋了一座美以美教堂，還附設了一個托兒所，我已經答應到那個托兒所去當管理人了——」

「這個工作倒是滿適合妳的。」

「我沒有什麼別的長處，再說，在東京閒得發慌，還是回鄉下去逗逗孩子們，和他們生的在一起的好。」

鶴屋在看着加代那張滿是縐紋毫無光澤的臉的當兒，油然覺得別有一番雍容的韻味。

——不管經過多麼長久的歲月，這個女人不是始終都是我身邊最親近的人嗎?

他忽然有了這樣的感觸。

現在住在這個家裏的女僕，已經快七年了，這是和加代共同生活的數倍的期間，但是，女僕走了，明天又會再來一個，彼此成爲陌生的路人。而加代這個女人，雖然只和我同居了兩年，而且一別就是二十年，但是總覺得心有靈犀一點通，就像彼此沒有離開過一天半日似的。

即使加代從今天開始住在這裏，也不會覺得有一點點陌生，恐怕加代也不會有任何生疎之感，而和自己同樣地覺得厮守了二十年似的吧?

「妳就住在這裏吧?」

鶴屋幾乎就要脫口說出這句話。

但是，要說出這句話，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而鶴屋却沒有那份勇氣。

「那麼，我就告辭了……」

加代站起來，低頭一揖說道。

——現在再不說的話……

鶴屋不勝焦急。但是始終開不了這個口。

送加代走到玄關時，鶴屋一邊穿木屐，一邊說道：

「我送妳到那邊去吧！」

加代一愣地看了鶴屋一眼，並沒有表示婉拒。

當他／她們正要往外走的時候，有一位男士匆匆而來。

他是「文學春秋」的總編輯。

「前些日子送去的番巴的那篇小說怎麼啦？」

鶴屋也不做什麼寒暄，劈頭問道。

「我正爲此事而來。」

總編輯陪笑臉說道：

「那篇稿子缺點太多，要說寫得一塌糊塗也不過火，不過它有着一份前所未有的清新！」

「唔，唔——」鶴屋不住頷首，表示同感。

「我想下個決心，把它登載在下一期看看。」

「哦，那麼你是答應替他登了？」

鶴屋望着加代。加代則一動也不動地面向前方。

「那麼我就在這裏謝過了，拜托啦！」

「您是否可以請她再寫一篇？不管批評如何，受人注目是不會有問題的，如果我沒有判斷錯，我打算替她連登幾篇，把她塑造成新時代的旗手，說不定在傳播界會轟動一下，作者如果長得美，够條件，那就更要好好捧她。」

「美雖然說不上，但是有魅力。時下的女明星望塵莫及，她的那份獨特的氣質，要是在電影或電視上亮亮相，包管搶盡風頭！」

「那太好了，過幾天讓她到我那裏去一下好嗎？」

明天就領她去。

總編輯走後，鶴屋拍拍加代的肩膀說道：

「噯，我們到巴那裏去吧！」

加代呆呆地望着鶴屋。

「這又是爲了什麼？」

「我們再也不能瞞着她了，還是一切說明白的好，這也是爲了那個孩子好。」

「可是——」

「還可是什麼？一道去吧！」

鶴屋說了逕自先踏出門，這時正好來了一部計程車，他就攔住坐了上去。

「快，快呀！」

他在車上催促着加代快點上車。

加代猶猶豫豫地坐到鶴屋身邊。

「直開祖師谷大藏——」

鶴屋這樣吩咐司機之後，覺得自己的心情好舒暢。

「巴會對我們採取什麼態度呢？」

加代瞥了正在玷玷自喜的鶴屋一眼。

「她一定會把我們看得一文錢都不值吧？」

「簡直開玩笑。」

「我們誰都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她就是把我們不看在眼裏，這又怨得誰！」

「現在這個時候，還講什麼做父母的面子，只是把事實告訴她。」

「把事實告訴她，好就好，不好的話……」

「至少不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我可以斷言。我曾經仔細觀察過那孩子，我對她的觀察是冷靜而公平的；我觀察她時，只是把她當作別人的女兒。我也是作家，我知道把事實眞相告訴她的時候，她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產生怎麼的感情！雖然不能說是完全知道。」

「你有自信？」

「我有自信。」

鶴屋看着加代。

「讓我不懂的，倒是她的母親。」

「我只是一個單純的女人啊！」

「我就是不懂單純的女人。」

正當說着時，忽然聽見司機厲聲叱罵，抬頭一看，說時遲那時快，計程車和一輛斜刺裏衝過來的怪物般的大型裝卸車撞個正着。

——完蛋了！世界末日了！

由於不偏不倚從正面撞過去，鶴田已經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在他昏迷着的意識中，彷彿自己面臨了世界末日。

他喪失的意識，終於在一陣劇痛之下甦醒過來。

——生命算是保住了！

這是他在甦醒之後的第一個感覺。

他覺得全身被層層捲裹着似的。並且聞到醫院的氣味。

——我還有手脚嗎？

鶴屋痛得咬緊牙關，想動一動手脚。

——還有！還沒有失掉。

然後他就朦朧地半睜着眼睛。

「啊！恢復知覺了！」

在旁邊守護着他的，是「文學春秋」的總編輯，見他睜眼，這樣喊着。然後又對他說道：

「先生（日人對學有專長者及其他特定人物之敬稱，此處無相對之譯詞——熙），不礙事了！傷勢馬上就可以痊癒……當時我的車子正好緊跟在您的車子後面。」

「加籐兄——」

鶴屋發覺只有自己一人躺在這間單人病房，問道：

「跟我同車的那位女士怎麼樣？」

「她在那邊的病房……」

「重傷？」

「唔——」

「情形怎麼樣？」

「傷勢好像很重……我去看一下回來——」

那位總編輯說罷離去。

鶴屋左等右等都不見他回來，焦急萬分，一生一死乃見眞情，這時他在想：

——我是愛她的，我必須和她生活在一起，那怕她斷了一隻手，或缺了一雙腿！

那位總編輯回來了，臉上帶着一付非常凝重的表情。

鶴屋一看他的表情，心知不妙，惴惴不安地審視着他。而他好像要避開他的視線似地，把頭偏向一邊，用低沉的聲音告訴鶴屋：

「眞是不幸。」

——死了!?

——加代死了!?

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自己活着，而加代死了，這不是太不公平嗎?!

鶴屋感到憤怒塡膺。

銀座繁華依舊

番巴在床上熟睡如泥。

一如黑邊修太郎對她的臨別「贈言」，爲了忘懷一切，她特地買了强力的安眠藥，上床之前，超量服下。

一陣砰砰嘭嘭的敲門聲，雖然把她從沉睡中吵醒了，但要起床，却整個人像被强力的磁石吸住了似的。

「番巴小姐！外頭有客人，快起床！好像有非常緊急的事！」

鹿子木修平這麼一喊，番巴好容易掙扎着爬起身來，打了一個大呵欠。

「客人在我的畫室！」

鹿子木修平又這樣補充了一句，就轉身下樓去了。

番巴打開窗子，做了一個深呼吸之後連喊三聲：

「混蛋！混蛋！番巴混蛋！」

她這樣發洩一陣了後，就去換衣服，穿的是毛線衫和長褲。

在畫室裏等候的，是「文學春秋」的總編輯加籐。

他雖然遞給她一張名片，但她搞不清楚他爲什麼要來訪問，只是木然地看着他。

「我來找妳是關於您那篇小說的事。」

加籐首先說明來意。

「我沒有在您的雜誌投過什麼小說呀！」

「不，是鶴屋壯一先生送來的。」

「……」

「坦白的說，那就像一顆剛剛發掘出來的鑽石……但是，鑽石是鑽石——我決定在下一期出刊的雜誌登載，看看反應怎麼樣。」

加籐當然是期待着番巴會高興得跳起來，但是大失所望，番巴不但不高興，相反地，臉上還泛起無法形容的痛苦表情。

「算了，那篇東西不登也罷。」

「這又是爲什麼？」

「那是一篇彆脚的東西，不把它丟到字紙簍去，我不會成爲作家。」

「是誰這麼說的？」

「是『文藝界』的總編輯這麼說的。」

「哦，他是會這麼說的……但是作品的內容價值是作品的內容價值，而作品也像人一樣，有它的命運！運氣不好的話，就算最好的作品，也變成不了鉛字，只有被埋沒，相反地，那怕是壞作品，也會轟動一時，得到輿論最高的評價。」

「我不想用那篇作品去贏得輿論的最高評價，更不想它能轟動！」

「轟不轟動那是後話。……我想跟妳打個賭，妳就由我全權處理好了。」

「我希望您退回給我，今後，我要化幾個月時間好好的寫，到時候再拿去找您。」

「那篇東西當然也要的。」

「眞的，我不想發表那篇東西！」

番巴把話說得近於尖叫。

加篠沉默了片刻，換了口氣說道：

「我還得跟鶴屋先生商量一下。」

「先生先生的，隨便您吧！」

「我來訪問妳，是因爲鶴屋先生說了要領妳到我那裏去，他現在住院。」

「生病了？」

「因爲車禍受了重傷。」

番巴緊張地從椅子上站起來。

三十分鐘之後，加篠領着番巴到了那家醫院。

走到病房門口，加篠對番巴說了聲「請——」就逕自轉身離去。

番巴推開門，看見病床上躺着頭部和手足纏裹着白布的鶴屋，覺得好生奇怪。她覺得鶴屋變成這付樣子，比她自己受重傷還不可能。在來醫院的途中，她曾經一再問過加篠。

當她躡足走到病床前面，證實繃帶纏裹中的那張臉確是鶴屋的，不禁嘆了一口氣。

閉着眼睛的鶴屋，原以爲是護士小姐進來了，一直保持着原來的不動姿勢，隨後半睜着眼睛，看出是番巴時，就仰視着她。

「鶴屋先生變成這付模樣，眞叫人生氣。」

番巴在喉嚨裡擠出這麼一句話。

「眞對不起。」

鶴屋先是用微弱的聲音致慊，然後繼續說道：

「多虧碰到這種事，讓我可以實話實說，向妳表示我的歉意。」

「好端端的，爲什麼要這樣說嘛——受點傷就完全變得不像鶴屋先生；變得那麼軟弱。」

「不，這不是軟弱。」

鶴屋閉目沉思了一會兒之後，突然說道：

「妳的母親，就睡在對面的房間。」

「唔？」

「妳應該知道笹田加代就是自己的母親……她在對面的房間永遠安眠了！」

「……」

番巴臉上的表情凍結了，兩隻眼睛睜得像燈籠似地。

「去向她告別一聲吧！」

鶴屋這樣命令她。

番巴按着他的吩咐出去了。

鶴屋有生以來，沒有比等着番巴回來的那三十多分鐘更嚴肅的了，連心情也是那麼嚴肅。

番巴終於回來了。

鶴屋楞楞地審視着番巴那張淚痕未乾的臉。

番巴不願接觸到他的目光，只垂下眼簾，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

「……這世界上，沒有比妳的母親更善良更不幸的女人了。我活着，而妳的母親死了，這實在太不公平。……是因爲我，纔會使妳的母親遭此不幸。」

「……」

「事已至此，我再也沒有資格說自己是妳的父親，也沒有那份心情。」

番巴愕錯地抬起頭來，回看着鶴屋。

「我是鶴屋壯一，而妳是番巴。在妳我之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骨肉關係。現在我才來揀個父親做，未免太自私了，我想妳也會覺得困惑吧……不過，在對面房間安息着的那個不幸的女人——」

「不要再說了！」

番巴尖叫着制止他說下去。

然後，她顫慄着走向窗邊，兀自茫然凝視一棵頹枝伸入陰霾的天空的銀杏。

當她突然轉過身來，就笑容可掬地說道：

「鶴屋先生，我『堅蜻蜓』給您看吧！」

「『堅蜻蜓』？」

「嗯，我很會『堅蜻蜓』，幾乎可以倒堅起來走鋼索——」

番巴這樣說了，突然雙手着地，兩脚往上一彈，就技巧地倒堅起來了。

這樣歪歪斜斜平行了太約一公尺之後，啪的一聲倒在地上。

「瞧妳這孩子！不要緊吧？」

鶴屋想掙起身來，但痛得緊蹙雙眉。

番巴裁倒之後，就像死掉一般，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她的臉頰緊貼着地面，一雙玻璃珠子似的眼珠茫然翻着，過了一會兒，只見她的眼淚簌簌而下。

月田五郎也不讓秘書室通報一聲，就直闖昭和商事株式會社的社長室，他告訴田河文五郎已經和妻子分居了。

田河並沒有大發雷霆，他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大發雷霆於事無補。再說，他不能因爲這件事，而把月田的職務免掉，因爲他是會社中絕對必要的人材。

「我知道了！你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我不管！」

田河只是在語氣中帶有幾分慍意。

這時，社長室又進來一個青年，當月田發現那位青年就是綠河貢時，只裝作沒看見，逕自出去了。

田河一時想不起這位貿然前來的青年到底是誰。

「你是什麼人？」

「貢。」

「貢？」

「從前伯伯還領我去逛過動物園吶。」

「你說從前的事，我還是想不起來。」

「我是杉本守之助的兒子。」

「噢——」

田河終於想起來了，再次端詳着綠河貢。

「唔，長得那麼高大了！怎麼搞的，看你這付樣子，好像不很得意——」

「的確不很得意。」

「成天就知道玩是嗎？所謂不肖子，就是指的你這樣的青年！」

「因此我來求老伯。」

「什麼事？」

「我想在老伯這裡工作，要不要試用一下？」

「你能做什麼？」

「要是英文的話，跟洋鬼子開開玩笑還不成問題。其他的嘛——其他就是滑雪啦、打高爾夫球啦、彈吉他啦、跳舞啦、賭博啦、駕駛啦、再有就是——」

「玩女人是嗎？」

「是的。」

「我不用你。」

「不行嗎？」

「不行，像杉本守之助那樣君子型的人，怎麼會生出這麼沒有出息的兒子?!」

「因爲我受母親血統的遺傳比較多！」

「看看你老子吧！他破產之後又站起來了，現在正要在瀨戶內海的海邊，建設一個東方最大的石油公司唷。」

「眞了不起！」

「別說口是心非的話！」

「喲，老伯，這個會社有一位叫津森華江的漂亮小姐。」

「怎麼？你又看上啦？」

「不，已經弄到手了。」

「弄到手？」

「嗯，我用十萬塊錢，買了她的貞操。」

「你這話可是眞的？」

「當然眞的。……但是我還沒有把那十萬塊錢付給她，是不是可以讓我見見她？」

「津森華江已經辭職了。」

「是老伯辭掉她？」

「她自己隨便辭職。」

這時，田河的腦海裡掠過一個念頭。

「喂，你有沒有意思要跟她結婚？」

「結婚——？」

「如果結婚，我可以給你一百萬塊錢！」

「這是爲什麼？」

「當然有理由。但是，告訴你也沒有用……快去找着她，然後跟她結婚吧，只有你們那兩張臉是一對很匹配的夫妻。」

「……」

綠河貢看看田河，歪着頸子在玩味田河的話。

「喂，我可不是要插手，不要誤會！」

田河取出支票簿，開了一張二十萬元的支票，交給綠河貢說道：

「這是尋人的費用。」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綠河貢堂而皇之接過那張支票，像拳擊選手得到獎品似的，把它高高擧起爲禮。

在鶴屋壯一的宅邸，擧行了一個奇妙的喪禮。

黑邊修太郎也來上香。

參加喪禮的，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但那些人中，誰也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何許人。

鶴屋無意向任何人發出訃聞，只打算父女倆在家裡悄悄擧行家祭。然而，他畢竟是個大名頂頂的作家，一擧一動都難瞞過新聞記者和友好，何況這是他的一樁「義擧」，那些到祭的記者和友好，都知道他在進行着一件傳爲美談的義擧，可不是嗎？一位大名頂頂的作家，親自爲一位同車喪生的孤獨的女性辦理喪事。

上香完畢，走出門外的黑邊，發覺後面有人跟着，回過頭去。

原來是番巴。

「好冷！」

黑邊說道。

番巴跟上幾步，和他並肩而行之後，帶着慍意說道：

「『文學春秋』要登我的作品。」

「別人我不敢說，加篠這個人嘛，他是可能買的。」

黑邊答道。

「如果得到好評，您要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我會祝福妳。」

「您會輕視我吧？」

「那怎麼會呢？內容和好評本來就是兩回事。」

「加篠先生也是這麼說的。……我不想發表那篇東西！縱然得到好評。如果讓黑邊先生冷笑的話，我會渾身打顫。」

「哈哈哈，大可不必躭心。老實說，那時我雖然很不給妳留面子，但是事後就逐漸懷疑自己的看法是否錯了。那篇作品有它的缺憾美。隨個人興之所至，信筆寫來，反而更見效果是嗎？」

「可是黑邊先生說它不會讓人產生共鳴。」

「我是說過這話，那是對我而言。對其他的人，特別是像妳這般年紀的青年人，也許會起共鳴。」

「我眞胡鬧！」

番巴嘟噥着。

「什麼胡鬧?」

「那篇東西已經被拿走了，成了一個被父母丟掉的孩子，隨它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別談這個吧，對我來說，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

「什麼事那麼重要?」

但是番巴無法即時回答。

番巴跟着到了黑邊的家。

黑邊的女兒小康納因爲身體不舒服，乏人照料，已經被送到她亡母家裡——外婆家去了。

在靜悄悄的屋子裡，番巴和黑邊略談數語之後，就站起來，開始爲黑邊打掃屋子，雖然黑邊受寵若驚地勸阻她，但她根本不予理會。

打掃完了，就拿起菜籃往外走。

當黑邊坐上餐桌時，對於番巴的烹調技術之精，不禁感到意外的驚異。

「妳是在那裡學的?」

「別忘了，番巴也是女人呀!」

番巴俏皮地答道。

喫完飯，黑邊毅然決然說道：

「去睡吧?」

番巴先是躊躇了一會兒，隨後就默默地點頭。

黑邊先進了浴室，輪到番巴入浴的時候，他悄悄地把亡妻的睡袍擺在浴室裡，回到寢室。

他在翻着雜誌，但却隱約聽見遠處傳來浴室裡的水聲，對自己的不够鎮靜，不禁感到好笑，他的確是苦笑了一下。

——或許我會和番巴成爲一對恩愛夫妻吧。

他這樣想着。

打開隔扇，躡足走進寢室的番巴，並沒有穿着睡袍，只是用浴巾包裹着身體。

黑邊只是默默地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

番巴一下就鑽進了隣舖，然後就毫無動靜地睡在床上。

黑邊把枱燈捻熄了。

幽暗的寢室裡，有着一陣很長的沉默。

「妳在想什麼?」

黑邊不甘寂寞地問道。

「我在祈禱。」

番巴回答道。

「祈禱什麼?」

「向我死去的母親表示歉意。」

原來番巴正在自責，責備自己不該在喪禮進行中溜出來而不回去，更不該住在這個家裡。她爲自己做了母親的不孝女兒，深感內疚。

「祈禱完了嗎？」

「嗯——」

「那麼——」

黑邊這樣說道。但番巴一直沒有回答他，似乎在猶豫着。

「要是不願意就算了……睡吧！」

黑邊正絕望地說着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候，番巴用了非常敏捷的動作，裸着身子，鑽進了黑邊的被窩。

黑邊摟緊着她。

當她濕冷的頭髮，接觸到黑邊的胸膛時，她喃喃地幽幽地說道：

「我已經不是處女——」

黑邊沒有表示什麼，只是把她的下顎撥仰起來，用嘴唇堵住了她那張說話的嘴。

翌日，黑邊還在沉睡中，番巴就悄然而去了。

華江兀立在川奈旅館三樓一室的窗邊。

黃昏的高爾夫球場，已經再也見不到人影，只有矗立在那裡的松樹，形成黑壓壓的一片。消失了燦爛光芒的海上，有似靜非靜的船影，船燈也點點亮起。

這是充滿了靜和美感的遠眺。

從瀨戶內海的歸程中，順便到熱海走走，在熱海下了車，轉車到這裡來，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

旅館的人，對於一個單身女人成天躲在一間房間裡，似乎感到怪異。

華江告訴僕歐，說自己是因爲身體不好，特地來靜養的。那位僕歐好像認爲她是那一家有錢人的千金小姐。

華江之所以這樣做，是爲了實現她的一個夢；她曾經夢想能有一天不受金錢的限制悠哉優哉地住在川奈旅館。

華江已經有了一百萬，就算住它一個月，也不會爲金錢感到不安。她覺得把那一百萬元住掉也無所謂。

杉本守之助曾經把回東京的華江一直送到車站，還在車站有所期許，他說：

「能够寄錢給妳，讓妳過愉快的生活，也是我的愉快，我只希望得到妳來信的報酬，常常來信告訴我妳的生活情形。」

對於一個一心要錢，五年來就只抱着一個存錢的目的的女孩子來說，這應該是一個無上幸福的承諾。

華江是因爲自己愛着杉本，纔千里迢迢去找他的，結果她所找到的不是愛人，而是一位財神。黑邊曾經諄諄言之的是：

「妳必須回東京去，找尋那還不成熟的，還帶腥味的，但有着滿懷熱情的青年人。」

像自己這樣幸運的女孩子，任何理想的青年，都一定會拜倒石榴裙下——男人們不知道這裡有一個這麼幸運的女人

華江眺望着夜幕籠罩中的海，那樣喃喃自語。

就在這時，響起敲門的聲音，僕歐站在門口說了一聲「有客人」。

當華江發現跟在僕歐後面進來的男子，不禁愕然。

其人原來是綠河貢。

他雖然還是帥勁十足，但華江總覺得他和以前有點不同；不但在眉目之間有點陰翳，連服裝也沒有那樣考究了，但她覺得這樣反而有着一份親切感。

「終於讓我找着了！」

綠河貢這樣說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然後取出一支煙叼在嘴裡。

「你是怎麼樣打聽出我的行踪的？」

華江一面在綠河貢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面這樣說道。內心無法抑制歡迎這位不速之客的喜悅，一週來的孤獨生活，畢竟還是寂寞的。

她的眼睛注視着綠河，心裡却忽然起了一絲漣漪，覺得這次重逢是命運的安排

「妳在這裡寄了一張明信片給鹿子木先生是嗎？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一知道妳的消息，我就飛到妳的身邊來了，哦，還有一件事——」

綠河貢說着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白色封套擺在桌上。

「這是十萬塊錢。」

「……」

「我有支付這筆錢的義務，請收下吧！」

「我已經從另外一個人那裡拿了十萬塊錢了。」

華江用冷漠的聲調答道。

「另外一個人？是誰？」

「你的父親。」

「我的父親給妳十萬塊錢？妳認識他？」

「嗯。」

「這眞奇怪！」

「我是你父親從前所愛的一位藝妓的女兒。」

「……」

華江簡扼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隨後又把如何如何地到瀨戶內海海邊去找杉本守之助，也一五一十的說了。

「這眞是做得漂亮！」

綠河貢笑着搖搖頭。

「……我父親對妳說，要妳找尋那還不成熟的，帶腥味的，還有什麼來的……？」

「還有『滿懷熱情的』——」

「對！那個青年不就是我嗎？」

「別臭美！」

華江微笑道。

她發覺自己在無意之間對這位愛情騙子採取了言歸於好的態度，但也發覺這是無法抵抗的。

「我有一件事必須坦白告訴妳。妳從前工作的『昭和商事』的社長對我說，如果我和妳結婚，他就給我一百萬塊錢。他沒有說明理由，妳猜得出他是什麼意思吧？」

「當然猜得出。」

華江覺得好愉快，彷彿那些花花綠綠的萬元大鈔，就像從飛機上撒下的傳單，紛紛飄落到自己的頭上。

「怎麼樣，不要跟我結婚嗎？」

綠河貢乾脆地問道，乾脆得就像問對方要不要喝杯茶似的。

「嗯——」

華江也不自覺地乾脆地點點頭，表示首肯，但點頭之後，就不禁愕然。不過她告訴自己這是命運。

杉本守之助如果知道自己兒子結婚的對象就是我華江，也會放心吧？誰說不是，把錢送給兒媳婦，豈不比無緣無故送一個不相干的華江，要讓他愉快得多？

華江儘可能作適合於自己的解釋。

「就這麼決定了！……我們在這裡過新婚的第一夜。」

綠河貢驀地站起，走過去擁抱華江。

「不行！」

華江搖頭拒絕。

「爲什麼？」

「沒有行過婚禮的話，不行！」

「好！那麼，我們馬上就回東京去吧！我開了一輛小跑車來。兩小時就可以回到東京了，回到東京，我們就到我熟悉的那個教堂舉行婚禮！」

綠河貢興匆匆地說道。他的心內是否也同樣高興，就不得而知了。

這個婚姻是有點不自然的，在他／她們彼此的潛意識中也可能會有所感覺，但他／她們誰也不願去碰觸它，就像不願伸手去碰觸外觀漂亮的爛蘋果。

一小時之後，他／她們乘上了那輛小跑車。

當車子駛過伊東，在懸崖之上的崎嶇道路疾馳的時候，華江悄然說道：

「我成了有錢階級了！」

「人沒有錢，一切都行不通，是錢在支配着這個地球啊！」

隨意這樣說着的綠河貢，吹了一聲尖銳的口哨，沒有減速，就順勢來了一個急轉彎。誰知在轉彎的地點，正停了一輛引擎發生故障的卡車，當綠河貢頓時發現情況不妙就想來個急剎車，但已經來不及了。只見那輛紅色的小跑車，像電影中的特寫鏡頭，車頭朝下，墜落海裡去了，懸崖之上只留下華江的一聲慘叫。

櫻花飄落的時節，佐分利謙吉和守屋郁子，在丸之內的帝都酒店，舉行了豪華的婚禮。

謙吉的父親對雍容秀麗的新娘，也似乎感到非常滿意。

從來就不喜歡參加別人婚禮的鹿子木修平，這天也破例地參加了，爲新郎和新娘帶來衷心的祝福。

當新郎新娘在一陣掌聲中離開禮堂，開始了他／她們的新婚旅行，修平也出了酒店。

星期六午後的街頭，人潮洶湧。

晃晃蕩蕩來到銀座鬧區的修平，經過一家書店時，忽然被書店櫥窗裡的一幀照片引住了，因爲那是一幀很大的照片，而且又是自己所熟悉的番巴的，只見番巴咧着嘴作微笑狀。

「文學春秋」所刊載的「野獸的舞蹈」，不僅轟動文壇，一般社會大衆也有口皆碑，使得番巴在傳播界成了風頭奇健的人物。

「野獸的舞蹈」剛出版，就暢銷得很，一版再版，倏忽之間，就銷售了十多萬册，現在也還在暢銷中。

番巴繼「野獸的舞蹈」之後，已經又發表了好幾篇，每篇也都同樣地佳評如潮。

修平總覺得心裡不是滋味，搖搖頭走開了。

當他又晃蕩着走到尾張町的街角時，他突然覺得在那些裝扮入時紅男綠女的人流中，不該缺

中華民國64年8月1日初版

紅色・藍色・茶色

定價 元

譯　　者：李　學　熙
出 版 者：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臺北永和中和路333巷19弄20號2樓
電話：9218279
郵政劃撥帳戶17944號
本公司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臺業字第零柒柒玖號
發 行 人：朱　寶　龍
印 刷 者：中興印刷廠
臺北市雅江街26號
電話：3316611・3610089
第一門市部：中國書城
臺北市成都路一號(地下層)
電話：3814168
第二門市部：中華書城
臺北市武昌街一段77號2樓
電話：3113916
經 銷 處：全省347家大書局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No. R4

本公司聘鄭斌濟大律師爲常年法律顧問如有侵害本公司之出版權、著作權、譯著權者將依法追究到底決不和解

少一個華江。在五彩繽紛的銀座，怎麼能缺少她！有誰能比美麗而多姿的華江更適宜於出現在銀座的金粉世界呢！

修平彷彿見到華江正風姿綽約地越過交叉點而來。不，他覺得華江該像夢一般的盛裝，坐在一輛正排開人潮向前滑行的豪華的轎車裡。

守屋郁子希望做一位賢妻良母，她今天終於走進了結婚禮堂。

番巴數年來只緊緊摟着稿紙，她也終於成了新聞人物。飲譽一時。

當然，華江也應該會達成她的目的，而成爲一個了不起的有錢人的。

然而，只有華江橫屍在伊豆的懸崖之下，未免太悽慘了。

修平茫然兀立在那裡好一會兒，但由於後面的人潮一波接一波地衝擊着他，不得不被推着走過交差點。

他一邊邁步通過交叉點，一邊無限感慨地：

——在這芸芸衆生之中，每個人都有着一個什麼樣的希望和目的，並且爲着自己的希望和目的而生存，但眞能實現希望達成目的的，能有幾人?!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ORATION

最新出版目錄

浪漫文集 ROMANCE BOOK
精密叢書 MICRO BOOK
精緻文庫 SPECULAR SERIES
暢銷叢書 BESTSELLER SERIES
青春叢書 LASSIE BOOK

公司地址：臺北市臨江街296號
電　　話：731-1435　781-6347
郵撥帳號：17944
第一門市部：中國書城
地址：臺北市成都路一號地下層
電話：381-4168
第二門市部：中華書城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段77號二樓
電話：311-3916

忌，它則像一芬芳的香茗，很適合我們東方人的胃口，日本人首先歡迎它，它的日譯本「純情記」在兩個月內，發行了八十三版之多，改編的電視劇「冬之貝殼」，也到達了空前的收視率，作者克朗寧（A. J. Cronin）是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有現代狄更斯與巴爾札克再世之譽。

④紅色 藍色 茶色 （日）柴田錬三郎著 李學熙譯 元

本書著者曾任「日本讀書新聞」及「書評」等雜誌編輯，一九五一年以「耶穌的後裔」一書獲日本文壇殊榮「直木賞」（爲紀念日本小說家直木三十五而設之文學獎，始於一九三五年），隨後即享譽日本文藝界，並又以「眠狂四郎無賴控」一書，一躍而成爲日本最著名小說家之一。「紅色藍色茶色」爲其近年突出之著作，在日本已發行廿五版，是描敍三個年青女孩子的理想與遭遇，壓迫感很强爲其特色。

浪漫文集 ROMANCEBOOK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這一套文集是精選國內外著名及暢銷的浪漫文藝作品，供給高級知識份子及愛好新派文學的讀者們品嘗，無論內容、編排、設計、紙張都是第一流的。

①灼灼的愛 （法）莎岡著 李學熙譯 40元

這是莎岡的第六部著作，原書名「LA CHAMADE」法文意謂戰敗時的鼓聲，內容描述一對青年男女由狂戀而分手的一段綺麗時光。莎岡的文章在這部小說中表現出從未有的成熟，法國文學評論家們讚爲「意味深遠，回味無窮」，法國兩家著名報紙「康巴報」和「費加羅報」也予以不屬錦上添花的好評；該書成爲法國哄動一時的暢銷書決非僥倖。

②女神出奔 （日）曾野綾子著 李學熙譯 45元

「閨秀派」作家曾野綾子以描寫愛情心理細膩而聞名東瀛文壇，筆調清新而不循舊途，對人物刻畫尤其鮮活玲瓏，書中愛情的色彩絮飛，不失俐落，曾野綾子的意境由此書而表現出另一刻度，尤其是成熟的社會青年男女品味其含意，更覺深思難忘。

③愛與傲慢 （英）克朗寧著 李學熙譯 45元

這是一部以醫院爲背景、以一對姊妹花護士的愛情故事爲主軸，描寫醫生與護士之戀的浪漫小說，從書裏我們可以嗅出濃重的藥味，看到明幌幌的解剖刀，也可以體會到情濤，書中描寫的愛情是內斂而含蓄，如果狂熱的柔情似一杯濃烈的威士

③人相學　（第16版）陳秋帆譯　50元

在中國人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在一生中必會找人看一次「相」，但是由於「看相」的「本領」有高低，所得的結果往往「不準」。如果能自己研究一下相學，不但能了解自己的命運，而且從別人的「長相」上，也略知其爲人處世。在交友、共事、求職、結婚等方面，做一種參考或選擇。

④巴比倫占星學　（初版）林耕羣譯　50元

西洋占星學到底是怎麼回事，中文書中甚少有一本完整而周詳的書。本書以分析態度，來介紹占星學與人類的關係，書中除太陽、月亮對人出生時刻的影響之外，尙包括金木水火土星及天王、海王、冥王星球與十二星座的關係。原著者 Joan Quiqley曾多年鑽研占星學的基礎原理及數理計算法則，書中涉及人的個性、命運、事業、愛情、健康、金錢等各方面，並列舉世界各國名人出生的星座。

⑤愛神占星學　（新書）　林耕羣譯　50元

每一個星座出生下的人，都各擁有該星座的基本個性，而某星座與某星座的兩性配合來加以研究，我們可以估計出這兩個人之間能相互「適合」的可能性有多大，無論是同一星座的兩個人或者是不同的兩個星座，都可以預測彼此的「適應性」和「感受性」。

性、愛、婚姻爲人類最基本而原始的慾望，也是人際關係的基點，雖然占星學並不能像化學成份的配合而一定產生某種反應那樣準確，但對尋求幸福的兩性生活却相當具有「科學性」，正如一句名言：「天象有促成的力量，却不是決定性的。」

精密叢書

MICRO BOOK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①體相學　（第8版）陳秋帆譯　元

「體相學」曾在日本「婦女雜誌」及電視節目中連續刊播數月之久，作者淺野八郎亦因此而名氣大盛。

什麼是「體相學」？它是從你的一舉一動，坐態睡姿，服飾化粧等，各種生活的小動作方面，去觀察人的性格、喜好、習慣、心情以及當時內心的情況等。

目前心理學領域中的「體態語言學」(Body Language)非常受人重視，而「體相學」就是實用體態語言學。本書着重於實際應用，減少理論的研討，適合社會人士及青年男女們在交友、做人、處世、結婚的參考。

②心相學　（第4版）陳秋帆譯　元

本書在於揭露人類內心的秘密，以心理學法則來分析人的言行和動態——也就是大腦中所眞正企求的目的及慾望。對於許多人的言行不一致，僞善面目及政治手腕可以明察秋毫而不致於上當吃虧，尤其對初涉社會的青年男女，可提供「察言觀色」的顯著效果。本書與「體相學」爲同一著者，亦可謂爲姊妹作。

經研究結果，指紋一共可分爲七大類。而五個手指頭又各「掌握」住每個人的職業、錢財、健康、愛情和婚姻的前途，本書著者曾公開在電視臺、百貨公司爲各色各樣的人「看指紋」，而當衆推斷出來的結果又「奇準」，因此在報紙的支持下而出版此書，書中有系統的分列每個手指頭的各種紋路會產生什麼命運，並舉出在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的實例，內容淺白易懂對青年男女裨益更大。

⑪從筆跡看性格　（第6版）許鼎樵著　30元

筆跡學是目前科學界研究的一項熱門學問，根據實用心理學的原則來分析人格與人性的表現現象。筆跡可說是人類神經波動的一項表現，因而可從一個人的筆跡去評定人的個性、心理傾向、情緒變化以及健康狀況等。此外；創造力之强弱、智慧之優劣，教育程度之高低等方面，亦每每流露在字裏行間。

⑫秘術奇門遁甲　（新書）　林宜學譯　50元

奇門遁甲乃中國古代之一門絕學，林宜學自「中國占卜奧秘」和「中國預言之謎」兩本著作推出以來，極受讀者喜愛，本書爲林宜學從日文書中翻譯過來，日人對中國的奇門遁甲鑽研多年，本書精選日文書中最完善的一本。

⑬中國占卜奧秘　（第6版）林宜學著　40元

占卜並非神仙之術，它是一種法則，網羅了數理學、化學、物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方式，整理出一種統一的「原則」，實際上它非常科學化。這一類書以往都用晦隱難懂的文言字句寫的，使許多好學之士望而却步，本書用白話寫出，利用現代科學常識將占卜方法、原理和理論基礎，加以深入淺出解說和整理，實具學說探討與研究價值。

⑧從血型看性格　（第23版）陳秋帆譯　40元

本書著者能見正比古花費三十多年心血，收集數千份實際資料才整理出這本極具價值的書籍，此書將使你完全了解血型與人性的深刻關係，什麼血型的人即會表現出什麼個性，對教育子女、立身處世、企業機構之人事關係、男女婚姻的選擇以及社交應酬等各方面，都有絕對的參考價值。

⑦談血型與氣質　（第15版）陳秋帆譯　45元

這是「從血型看性格」的續作，內容較更爲深入討論血型與氣質的密切關聯，對心理學及性格學方面貢獻極大。本書尋出一個可以統一說出心的動向或人的氣質，自發現血型半個世紀以來，諸多困難而又微妙的問題一直癥結着而甚少發展，本書能突破各項困難以歸納方法，準確說出它的價值，對於家庭、職業場所、營業方針、集團管理等方面的應用極具功效。

⑧談兩性說血型　（新書）　陳秋帆譯　45元

這是能見正比古有關血型的第三部著作，這次所討論的主題是專注血型與男女兩性的配合，對於婚姻、愛情，有著極詳盡而深入的調查，使兩性的和諧，性生活的融洽以及家庭生活的幸福方面，具有權威性與說服性。

⑨從手相看個性　（第11版）陳秋帆譯　35元

手相不僅遠在三千多年以前即爲周朝開始研究，在西方紀元前507～582年，古希臘大哲學家皮德哥拉斯曾遠赴印度研究東方的相術。亞理斯多德亦曾編成一本手相術，迄今存放英國國立圖書館內。本書將手掌分爲七種型，即實際、藝術、活動、哲學、幻想、混合等型，來說明手與人的種種關係。

⑩從指紋看命運　（第4版）陳秋帆譯　35元

精緻文庫 SPECULAR SERIES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①創造智慧的結晶 （第7版）陳秋帆譯 40元

一個人的態度是積極或消極的，對人生成敗是一大關鍵。就兩位著者拿破崙希爾和克萊門史東在本書力竭聲嘶地喚醒大家，萬事如果以 PMA 的精神和態度去處理，成功往往近在咫尺。

書中摘錄出一些，「我們所以窮，跟老天爺無關。」「愛迪生發明燈泡曾做個一萬次以上的實驗。」「在賴特兄弟以前就只差一步就發明飛機的人實在很多。」「凡是那些值得購買的書，應該毫不猶豫地買下來。」「有困難才是好事。」「心情決定工作成果。」……給你一個觀念，那就是眞正邁向成功的捷徑。

②萬無一失的藝術 （初版）張時坤譯 40元

生命之外你最希望什麼？名望？金錢？健康？幸福？愛情？如果你願步隨一些簡單規則和弄出一套革命性新理論，所有這些或者更多的，都可屬於你的。

本書著者克萊門史東說出歷史上許多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非由於超然的智力，而是他們善用本身的潛伏力而達到頂峯狀態，而你也同樣能辦到。本書陳述達到一種人人羨慕的境界——隨心所欲。

③立體思考法 （第6版）左秀靈譯 40元

早稻田大學心理學教授本明寬說：「這本書蒐錄了很多心

⑭中國預言之謎 （再版）林宜學著 50元

「推背圖」與「燒餅歌」之透視

中國數千年來兩大預言家（唐代）李淳風、袁天罡及（明代）劉伯溫對各朝代的興衰測出精闢的含意，今由林宜學君以白話文將之道出，並將清代金聖嘆的批註加以解釋和補餘。

⑮超越時空感應 （第15版）陳秋帆譯 35元

心理學極度推展的今天，已經對人類許多無法解釋的能力做更深切的研究，諸如有關預感、先知、直覺和第六感等特殊感應。此外能控制本身的知覺、味覺、痛覺和思考的腦波研究，亦不斷地被發現。這些超越時空的感覺，實有助於發掘宇宙與生命的種種奧秘。

⑯幻覺與夢行爲 （第14版）陳秋帆譯 30元

人生的四分之一是在睡眠當中渡過，而幻覺與夢行爲亦爲人生的一部份，後者幾乎是每個人必然發生的。佛洛依德說：「夢是不曾獲得滿足的願望」。夢與心理學有着密切的關聯，夢的原因以及幻覺的構造與人的影響，現代人類應有所瞭解與研究。

⑰地球文明的預言 （新書）呂應鐘譯 35元

人類對未來情況的預知一向發生極大興趣，目前的中東局勢、歐洲共同市場，世界霸權的出現、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何時發生？這種跡象都不是世界局勢所逐漸形成的，這些跡象早在聖經的預言裡已說得非常清楚。

⑥國際女間諜　（第5版）李學熙譯　30元

這是一本揭露東西方國家情報戰之最高機密！儘管世界各國化費在間諜與反間諜上面的實際費用，年達數十億美元之多，但是各國政府對於此筆開銷却「非常捨得」。於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像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香港、曼谷、新加坡等地，均紛紛出現一批從事間諜這門行業的人士，數目之多令人咋舌。倘若你是一位重要人物，很可能你的前後左右都是間諜，他們雖是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對你的興趣倒是一致的。

⑦西德情報局　（再　版）洪國强譯　45元

本書描述二十世紀西德情報局長格林的一生傳奇事蹟，他曾爲三位主人——希特勒，美國中央情報局，西德聯邦共和國效力。二次大戰後西德情報局（BND）可以說是由他一手建立起來的，在東西方冷戰期間發揮了莫大的效力。他的支持者稱他爲「天才間諜。」他的敵人說他是「歐洲最危險的人物。」這本書是他的自傳，也就是西德情報局的發展史。

⑧星洲日軍暴行錄　（初　版）羅新桂譯　40元

這是由一日本人在新加坡親身經歷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對占領地居民，尤其對華僑的各種殘酷暴行始末，予以毫無顧忌的公諸世人，讀後深覺華僑受異族欺壓以及他們忠愛祖國的氣慨，令人肅然警悟。

⑨日本少年自述　（第3版）　羅新桂精譯　30元

本書爲原著者童年的「中國遭遇」，書內包含中日兩國的民族特性，以富感情而生動筆法陳述中日抗戰期間著者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當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時，著者曾到會場晉見現今的嚴家淦總統，希望能因此而尋求到當年的救命恩人揚先生。

理學上有名、實用且極富趣味的測驗，讀者可藉此知人知己鍛鍊創造事業的能力。」田邊經營社長田邊昇一說：「本書可助你發現自己的特有個性及朋友的個性，因而可知道彼此適合和成功的條件，同時也是交友的先決條件——互相了解。」商工巨子坂井泰子說：「如果熟讀此書，相信在人事管理、廣告傳播之技術，及如何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都會獲得驚人的啓示。」

④猶太人思考法　（第14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艾森豪、貝多芬、歐本海默（原子彈之父）愛因斯坦、季辛吉、包可華、耶穌基督、馬克思（共黨理論家）等都是猶太人，爲什麼猶太人在世界各國均爲出類拔萃的人物？本書將猶太人的思想、文化、智慧等詳盡的陳述出來。

⑤白色的日本人　（第6版）李學熙譯　35元

曾被法國戴高樂總統譏爲「經濟的動物」的日本，今天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這本書比「日本人眞面目」和「醜陋的日本人」更具價值和挑戰性，著者會田次雄博士爲日本人文學家，爲文具體入微，尖刻中不失仁厚。

今天的日本人是盲目崇洋的，心情是麻醉夾雜着自大，沉溺式的興奮和「矮小化」的精神。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是美國式、法國化、西德制度和丹麥觀念，眞正日本精神已蕩然無存。

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在法國訪問時，被戴高樂譏爲「電晶體推銷商」和「經濟的動物」，是怎麼回事？今天的日本也就是明天的我們，高度經濟發展並一味追求歐美式的物質生活，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深深值得國人之警惕。

電影並獲奧士卡金像獎的「二〇〇一年太空之旅」。本書對未來世紀的太空情況及地球上人類的發展予以科學性的推測，對人類未來極具建設性。

⑭自然與文明的起源 （新書）洪國譯 35元

自然界與人類文明的經歷中，存在着許多驚奇與不忘的事蹟，在這本書中收集數百張珍貴的彩色和黑白圖片陪襯着詳盡的文字說明，使你了解許多事物的起源，開拓思想上的新領域。

⑩波盧塔克英雄傳 （初 版）馮作民譯 35元

這是一部以趣味性爲主的英雄傳記。因此兩千多年來均受舉世的重視和極高的評價，即在今天仍在全世界擁有廣大的讀者。拿破崙少年時代最喜歡讀的書，就是「波盧塔克英雄傳」，他用古英雄的偉大事蹟來激勵自己，因而成爲曠古未有雄霸歐洲的大英雄。墨索里尼更因讀了此書而激起他重建羅馬帝國的雄心壯志。此外林肯、歌德、托爾斯泰、喀萊爾，以及發明家愛廸生……也都是「波盧塔克英雄傳」的忠實讀者。

⑪神秘的吉普賽民族 （初 版）李學熙譯 35元

吉普賽人像一簇漂泊的浮萍，像一首悲愴的小詩，也像一則費解的啞謎。這是大家非常熟悉而實際確不甚明瞭的神秘民族。它的起源、民族的特性、風俗習慣等等常爲人所樂道，但眞正深入了解這個民族的專書却無人著述，本書有猶太人的趣味，但却更富神秘性，讀之將引您入勝。

⑫奇特的戀愛法典 （新 書）陳秋帆譯 35元

談戀愛需要根據法典，似乎未曾聽說過，但在歐洲中世紀當時却要嚴守「戀愛規則」，如經違背則依「戀愛法典」制裁，書中指出何種情況才符合「戀愛精神」。並有若干判例以及指導男女的「戀愛術」，內容趣味盎然，並對研究社會學人士提供最佳參考。

本書爲法國名社會學家拉菲赫塞 J. Lafitte-Houssat 所著。

⑬飄浮在喜馬拉雅山羣峯間 （新 書）張時坤譯 35元

本書著者亞瑟克拉克 Authur C. Clark 曾任職「抽象科學」雜誌，他寫過不下四十本科學小說，其中包括曾被拍攝成

④海外中國人　（已發行第5版）　李學熙精譯　35元

中國人的「白手起家」秘訣和商業才能，令他國人士欽佩和羨妬，在東南亞及中南美等地，中國人對當地社會建設及工商業的繁榮均有極大的貢獻。一位澳洲的國會議員曾私下說：若不是採取「白澳政策」，澳洲早已是中國人的天下。

⑤怪傑經商妙法　（已發行第16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這是一位年齡不足三十歲的日本青年企業家在商場奮鬪的經過，有血、有淚也有歡笑。內容脫俗而極具震撼力，是一本實際行動的書，可以挑起你奮鬪的雄心，激起你致富的鬪志，本書日文版已突破二百萬册大關。

⑥游擊經商奇術　（已發行第8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一般經商人士對「超級强國」型巨大企業，總懷有恐懼心理而不敢與他們競爭，本書主旨在於以「游擊戰法」來應付商場的瞬變情況，對大企業的「死角」採取集中式的爭取，這正是中小企業靈活運用及發展的絕佳機會。

⑦億萬富豪頭腦　（已發行第8版）　左秀靈精譯　35元

生意與事業之區分是在於前者以生活爲目的，而後者加上理想及抱負，一個億萬富豪，其眞正目的並不是光想賺錢，往往是不斷而持久的衝動，促使他奮鬪再奮鬪，其結果帶來畢生享用不盡的巨額財富。

⑧登龍術絕招　（已發行第9版）　左秀靈精譯　35元

每一個人都想在事業上獲最大之成就，但往往不如己意，問題癥結在那裡？在今日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想出人頭地，必須重新計算自己估量別人，本書道出許多聰明人所忽略的小地方，看似小節實乃大忌，也是成功的最大絆脚石。

❀❀❀暢銷叢書❀❀❀

BESTSELLER SERIES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①猶太人賺錢絕招　（已發行第18版）　左秀靈等譯　40元

讀書人對金錢往往缺乏正確觀念，在潛意識中甚至對賺錢採取不屑的態度，但又明知在實際生活及完成各種理想事業中是決不可或缺的工具，這種矛盾心理一方面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另一方面是缺少一些指引或一點靈機，因而錯失許多賺錢的機會，許多抱負也就無法完成。本書將全世界最會賺錢的民族——猶太人對金錢的看法、賺錢的各項法則完全陳述出來，給人一種新的金錢觀念。

②中國人經商法　（已發行第11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在這本書中談論我們中國人的各種經商手法，都是由外國人口中說出來的，因此既客觀又可以從各種角度來研討我們的經商作風，目前我國經濟成長率已高居世界之首，應該把握這個時機，努力開拓國內及國外市場。

③華僑賺錢法寶　（已發行第12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全球各地華僑達三千多萬，這比全世界一半以上國家的全體國民人口還要多。華僑在僑居國多半經商，其經營手法及作風也與他國民族迥然不同，現在外國人也開始注意他們的成功因素，而國人更應了解華僑的等等賺錢法則。

所經營的股票，比起邱永漢所經營的要大上幾百倍甚至幾千倍。

1973年的香港股市漲落是誰操縱的？你知不知道？

那就是猶太集團所玩的手法，大量買進，大量拋售，結果他們滿載而歸，却使香港許多人蒙受損失，如果你是小「做做」你應該怎麼辦？如果你想「大做一下」你又該怎麼辦？

「股票投資訣竅」一書中可以告訴你應該怎麼辦。

⑬你就是推銷員　（已發行第4版）　賴永松譯　35元

這不是單單指外務員推銷一些成品而言，內容重點是告訴所有從事商業的俊傑人士，了解企業的命脈是什麼？怎樣才能把產品作大量的推銷。本書由美國200家大中小企業聯合提供資料，芝加哥推銷協會，全美推銷訓練協會和全美推銷執行委員會編著。

⑭向國際市場挑戰　（已發行第7版）　左秀靈譯　45元

這是日本開拓海外市場的一部經驗書，由日本海外研究會所著（相當於我們的國貿局和生產力中心）內容都是日本近十年來爭取到國際間廣大市場的技巧和方法，目前臺灣的經濟結構正與七八年前的日本情況相同，我們要開拓海外市場，這是一本最值得借鏡的好書。

⑮怎樣做女秘書　（已發行第3版）　洪國强譯　35元

由美國著名商業藝術學校執行秘書葆玲英格積卅年的秘書訓練經驗所著，該書指導女秘書應具備的條件和認識職責之外，同時教導如何處理海外業務，老闆的習性和要求，老闆與職員間的溝通，甚至連衣著裝飾，待客應酬和簽訂合約時的處理均有詳盡說明，可說是目前女秘書所最需要的隨身手册。

⑯商業英文書信　（已發行第6版）　陳邁之著　35元

⑨吝嗇致富論　（已發行第5版）　李學熙精譯　30元

世上强盛民族多半具有「吝嗇」氣質，像猶太人是吝嗇聞名於世，此外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都是靠吝嗇起「國」的。人不吝嗇不富、國不吝嗇不强，但吝嗇與守財奴在基本意義上是完全不同的，著者一再强調這一點值得深思。

⑩吝嗇百態趣談　（已發行第7版）　李學熙精譯　35元

在急速變化的現代社會，許多事物觀點均需做重新估價，像「吝嗇」兩個字，一般均認爲是壞字眼是罵人的話，就是自己眞吝嗇也絕不承認，著者以另一個角度帶你去觀察吝嗇的可愛一面，希望能善用「吝嗇」之長處而不淪爲「吝嗇鬼」。

⑪奇蹟法賺錢學　（已發行第10版）　洪國强精譯　35元

慾望（Desire）與行動（Action）乃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原動力，也是成功途徑的踏脚石，本書禪明此點，指你一條成功致富的捷徑，教你如何創造一個勝利者的形相，而財富就如同洛克斐勒一樣任你支配任你運用。

⑫股票投資訣竅　（已發行第8版）　賴永松譯　40元

你經營股票嗎？賺了錢沒有？賺大錢了沒有？

要不要看看美國華爾街股票王國的經營手法？

邱永漢在東京有一個事務所，許多人排隊在那兒等待着和他談一席話，希望能獲知一點股票行情及經營方法，但却需付出數千臺幣之多的——「談話費」。

在這裏；你只要跑一趟書店，就可以和「玩股票的老手們」在一起討論討論，他們會告訴你五種想不到的經營妙法。

有人願意化數千元和邱永漢談股票，但你只要化40元就可以向操縱全世界股票市場的那些猶太大亨們學習，這些大亨們

❀❀❀ 青春叢書 ❀❀❀

LASSIE BOOK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①幽默愛情妙論　（已發行第６版）　洪國强精譯　30元

本書由好來塢名女人莎莎嘉寶所撰述，內容大都是她自己的愛情和婚姻經驗談，其中許多奇妙論調有如欣賞一部幽默喜劇，令人發出會心微笑，在性與愛的話題上，莎莎式的妙論更是令人咋舌也令人忍俊不止。

②愛的體驗　（已發行第３版）　余阿勳精譯　30元

妳希望邂逅怎樣的愛情？曾野綾子在愛與被愛的親身體驗之下寫出這本書來。她的文筆有淡淡鬱香也有飄忽的哀思，這與一般所謂「强烈愛」的滋味是迴然不相同的，當你或妳眞心去愛一個人之時，會對這本書有深刻的感受。

③美國式戀愛　（已發行第５版）　左秀靈等譯　30元

美國人談戀愛最有趣，他們最能把握時機，隨時隨地均可談，未婚、已婚、離婚、寡婦等都是個中能手，戀愛是旣乾脆又講時效，當你看到一對男女在卿卿我我之際，可能五分鐘前才認識。怎樣談戀愛才有情趣，這本幽默的書可提供參考。

④新日本女性秘錄　（已發行第７版）　李學熙精譯　40元

日本戰後經濟蕭條，加以盟軍佔領日本，爲着應付龐大的外國軍人的性問題，日本政府乃徵召史無前例的「政治妓女」以「日本女性防波堤」爲號召，解決盟軍的性生活，文時眞有「妓女大國」之稱號，本書爲揭露這一段史實的眞實「秘錄」。

國際間商業往來，總離不開英文書信，而商業文件與一般文學、科學文件不同，它是講求簡單、明瞭、省時、省事。本書包括書信寫法、會計帳表、滙兌單據、出入口文件、船務等，並列入簡單的商業會話及公司會議事項。

⑰最新企業管理法　（已發行第７版）　左秀靈譯　35元

企業管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現代企業組織是愈見龐大人員衆多，如何能應用科學管理使各部門的人員能有效發揮優點長處，需要愼密的處理，本書作者不但以學術性介紹企業管理，並以實際調查的範例，證明一個機構中的妥善管理，是成功的必備條件。

⑱怎樣搞公共關係　（已發行第６版）　黃中信著　30元

常聽人說：這傢伙又在搞公共關係，這公共關係是怎樣地一個「搞」法，許多人都一知半解，不是會錯意，就是亂借用一通，把原來的眞正含義都完全抹殺，甚至於不正確的含義反比眞義更能爲人們所接受。本書將公共關係的重要逐一詳盡而明白交待出來，非常有實用價值。

⑲日語觀光會話　左秀靈編譯　30元

本書內容偏重於日語會話中的；交通、住宿、飲食、數字（例如班機時間、貨品價格、路程及距離等）適合赴日觀光旅行人士在短期中能够應用，或做導遊接待日本觀光客時派上用場，以精簡實用爲主。

浪漫文集②　女神出奔　（日）曾野綾子著　李學熙譯　定價45元

與「冰點」著者三蒲綾子同享東瀛文壇的曾野綾子，以刻劃人性與心理著稱，對事物的形繪常取用新筆調，令人清新而回味無窮，曾野綾子每有新著出版均在日本暢銷一時，而「女神出奔」爲其最爲得意的一部，在該書中對人物的安排常有出人意外之感，尤其是故事的曲折而不荒唐，男女主角的內心變化起伏之際，把握得恰如身份，卻屬難得。

⑤青春的秘密　（已發行第10版）　左秀靈精譯　40元

身爲女性最可貴的就是青春，如何保持青春的長久更是女性最關切之事，本書對女性飲食營養的攝取和節制，性生活方面的調和以及生理現象的變化等，提供合乎醫學的正確觀念，是女性生活的手册，尋求美滿伴侶的藍本。

⑥寧靜的快感　（已發行第2版）　羅新桂著作　30元

從寧靜之中尋求生活上的快感，是許多人所嚮往的，著者多年來所獲得的人生經驗及感觸，日積月累下而撰寫出這本精鍊而成熟的文集，閱讀此書有與著者同享往事之樂趣。

⑦生活在生活中　（初版）　杜麗夫人著　35元

本書所談爲青年男女問題、兩代問題、家庭問題以及性觀念，提供正確的戀愛觀、健全的心理、處世的哲學使青年們有一健康的人生，使過多的精力有適當的發洩，使生活有義意、有情趣、有目標也有希望。

⑧要認識您自己（已發行第6版）　楊德馨編　20元

人與人之間，由於性格上的差異，往往彼此無法融洽，人的劣根性是專挑別人的毛病而原諒自己的錯失，這些問題均涉及到一個人的修養問題，本書告訴你如何先從自己的個性、修養、培養起一種責任感，令你立身社會，成爲一個成功者的形相。

⑨家庭生活指南　（初　版）　耿承光編譯　30元

我們都希望能過着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不浪費時間和空間，更不做無用多餘的事，每天都能够充滿着朝氣，幹勁十足的來創造輝煌的人生，本書提供你解決日常家庭瑣碎的事務，共有463項，都是每天遭遇的實際生活問題。